

醒世小說

續圖九尾龜全集

尚友山房印行



醒世小說 九尾龜第九集目錄

- |         |          |          |
|---------|----------|----------|
| 第一百二十九回 | 假漂賬嫖客行權  | 真索債信人受騙  |
| 第一百三十回  | 享溫柔誤入銷金窟 | 敲竹槓偏遇守財奴 |
| 第一百三十一回 | 聚家庭天倫全樂事 | 度殘年骨肉慶團圓 |
| 第一百三十二回 | 設華筵良朋守歲  | 兜喜神名妓迎春  |
| 第一百三十三回 | 讓房間安心慢客  | 受譏評當面坍塌  |
| 第一百三十四回 | 忍惡氣冤桶無顏  | 遭白眼瘟生致病  |
| 第一百三十五回 | 發電信開函驚老母 | 抱不平療病出奇方 |
| 第一百三十六回 | 抱沈疴三宵占勿藥 | 起鄉心千里整歸裝 |
| 第一百三十七回 | 講嫖經名士高談  | 打茶園瘟生吃醋  |
| 第一百三十八回 | 洪素卿昧良施巧計 | 阜秋谷談笑被奸謀 |
| 第一百三十九回 | 闖房間痛罵滑頭  | 驅恩客難爲名妓  |
| 第一百四十回  | 感良朋深交銘肺腑 | 論時艱極目痛山河 |
| 第一百四十一回 | 恨天涯深閨揮別淚 | 折將離南浦送檀郎 |
| 第一百四十二回 | 出吳淞離懷隨逝水 | 走津沽壯志破長風 |
| 第一百四十三回 | 金觀察夜走寶華班 |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



醒世小說九尾龜九集 目錄

第一百四十四回 舞衫歌扇清夜無愁

大道青樓良宵載酒

二





醒世小說 九尾龜第九集

第一百二十九回 假漂賬嫖客行權 真索債信人受騙

上集書中正說到章秋谷把家眷接到上海。就在上海過年。到了除夕的那一天下午。章秋谷忽然想起。有幾處局賬還沒有開發。便先到陸麗娟院中。故意要試試陸麗娟和自己的交情。究竟怎麼樣。假意只說今年的局賬來不及。要等到明年再付。要看陸麗娟聽着這個話兒。怎生回答。不想麗娟聽了。沒有一些兒勉強。竟自一口答應。秋谷心上。自是十分歡喜。當下對着陸麗娟。哈哈一笑。麗娟摸不着頭腦。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呆呆的對着秋谷。道。倘格事體耐實梗好。笑呀。秋谷也不開口。在衣袋裏頭。取出一卷鈔票。放在棹上。對着麗娟。笑道。今天還好。居然竟沒有坍臺。總算我們兩個人的交情不錯。陸麗娟聽了。起先還不知是什麼原故。想了一想方才恍然大悟。口中說道。怪勿得倪原說耐格位二少爺勿糙。至於實梗樣式。碗倪曉得耐格閒話。靠勿住。故歇到底。那亭秋谷一面笑着。一面在那一捲鈔票裏頭。揀出六張五十塊。一張的遞在陸麗娟手內。道。手巾和送禮的錢。前幾天已經開銷的了。我的酒賬局賬。通共二百七十幾塊錢。多的二十幾塊錢。就給了你房間裏頭的人。罷。陸麗娟把鈔票接在手內。看也不看。便放在棹子上。口中說道。耐格賬一場刮仔。二百七十幾塊洋鈔。付仔二百八十洋鈔。好哉。房間裏人。末有下脚拆格碗撥俚篤。做啥耐。就是撥仔俚篤。也勿見得見耐格情。碗秋谷道。這班人都。是小人格外賞他們幾個錢也好。叫他高興一點。陸麗娟不肯道。耐末總是實梗格號銅。出俚做啥。真正到仔。要用格辰光。阿怕倪勿曉得。故歇耐歸是實梗媽媽虎。俚篤拿仔耐格洋鈔。再要當耐。生啥犯着呀。秋谷聽了。覺得這幾句說話。委實不差。便對麗娟道。你的說話自然不差。但是我在你面上。用幾個錢。就是多花了些。



我也沒有什麼不願你怕他們拿了我的錢還要當我瘋生不是我在你面前說句大話我章秋谷在嫖界裏頭閱歷了五六年別的不敢說只這瘋生的兩個字兒大約自問還可以免得料想你們堂子裏頭的人也沒有把我當作瘋生的在我的意思想起來我們兩個人總算是狠要好的房間裏頭的人也沒有不知道如今我多出幾個錢總算是給他們的賞錢在你面上也覺得好看些兒況且我雖然不是個有錢的人這幾個錢也還不算什麼又何必一定要省這幾十塊錢呢陸麗娟聽了想了一想方才點一點頭又問着秋谷道耐今朝到倪搭來吃年夜飯阿好秋谷隨口答應坐了一回正起身要走陸麗娟忽然說道耐格個人倒來得挖指篤碗秋谷笑道怎麼你想了半天沒頭沒腦的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陸麗娟聽了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一面笑着一面又道倪故歇想起來耐來浪對仔倪瞎說一泡啥格嘸撥洋鈿咳是啥格今年來勿及區得倪勿是格號只認得銅鈿勿認得人格人答應仔耐嚙啥閒話說勿然是耐故歇搭倪跳得來好白相煞哉倪倒今朝問問耐倪勒浪耐面浪阿會有啥推扳耐要搭倪實梗樣式耐倒自家想想看阿有格號道理秋谷見麗娟星眸斂恨寶鬢微紅覺得另有一種丰韻便連忙笑道你不要生氣你要曉得不是我這樣一來那裏試得出你的心迹你不謝我也還罷了倒反要怪我起來麗娟嗤的一笑道索性越說越好聽哉啥人來聽耐呀口中雖然這般說法心上却甚是喜歡拉着秋谷在炕牀上並肩坐下又密密切切的講了一回叮囑他晚上早來秋谷便出了久安里從大新街直穿過迎春坊來到了梁綠珠院中走上樓去梁綠珠正和一個小大姐拿着一付骨牌在那裏打天九頑見了章秋谷滿臉上堆下笑來喜孜孜的叫了一聲二少連忙和秋谷寬了馬褂推着秋谷坐下那相待的樣兒甚是親熱秋谷趁勢說道像我這樣的漂賬客人你何必這般客氣梁綠珠聽了不懂秋谷的意思便道勿要來浪瞎三話四啥人是漂賬客人呀漂啥人格賬呀秋谷不慌不忙把一個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道漂賬客



人。就。是。我。漂。的。就。是。你。這。裏。的。賬。梁。綠。珠。聽。了。越。發。不。知。道。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只。呆。呆。的。看。着。秋。谷。的。臉。秋。谷。笑。道。你。不。要。在。這。裏。裝。糊。塗。我。要。漂。你。的。局。賬。你。答。應。不。答。應。梁。綠。珠。那。裏。肯。信。口。中。說。道。阿。是。耐。要。漂。倪。格。賬。說。得。阿。要。像。點。像。耐。二。少。爺。實。梗。格。客。人。要。漂。倪。格。賬。末。上。海。灘。浪。一。塚。刮。仔。才。變。仔。漂。賬。客。人。哉。秋。谷。聽。了。梁。綠。珠。的。口。氣。又。是。一。種。和。陸。麗。娟。不。同。便。也。不。去。和。他。多。話。只。微。微。一。笑。立。起。身。來。做。個。要。走。的。樣。子。梁。綠。珠。連。忙。拉。住。問。道。啥。實。梗。要。緊。去。介。晏。歇。點。阿。來。秋。谷。故。意。搖。一。搖。頭。道。今。天。除。夕。我。家。裏。頭。還。有。事。情。等。會。兒。未。見。得。有。工。夫。再。來。我。們。明。年。再。見。罷。說。着。往。外。要。走。梁。綠。珠。連。忙。緊。緊。的。拉。住。了。秋。谷。的。衣。服。不。肯。放。手。口。中。只。說。耐。慢。慢。交。去。倪。有。閒。話。搭。耐。說。秋。谷。聽。了。便。回。身。坐。下。對。着。梁。綠。珠。道。你。有。什。麼。話。只。顧。講。就。是。了。梁。綠。珠。支。吾。吾。的。又。一。時。說。不。出。來。只。說。道。耐。啥。格。事。體。實。梗。要。緊。倪。搭。嚙。撥。啥。格。老。虎。勒。浪。勿。見。得。吃。脫。仔。耐。格。耐。放。心。未。哉。秋。谷。笑。道。我。要。走。你。又。不。叫。我。走。說。有。話。說。如。今。我。問。你。什。麼。話。兒。你。又。不。說。這。是。個。什。麼。原。故。呢。梁。綠。珠。沒。有。話。說。只。得。把。金。蓮。在。地。下。一。頓。道。倪。勿。要。耐。搭。倪。坐。來。浪。秋。谷。忽。然。大。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梁。綠。珠。也。笑。道。啥。格。明。白。勿。明。白。啥。人。來。搭。耐。唱。三。娘。教。子。呀。耐。明。白。啥。物。事。倒。說。撥。倪。聽。聽。看。秋。谷。笑。着。說。道。實。不。相。瞞。今。天。我。原。是。出。來。還。賬。的。不。料。到。了。你。這。裏。坐。了。一。回。把。還。賬。的。這。件。事。兒。忘。了。怪。不。得。我。要。走。你。不。叫。我。走。說。有。什。麼。話。和。我。說。一。定。就。是。這。件。事。情。了。你。何。不。早。些。知。我。講。個。明。白。却。這。樣。吞。吞。吐。吐。的。不。說。出。來。難。道。還。怕。不。好。意。思。不。成。說。着。便。取。出。三。張。五。十。塊。錢。的。鈔。票。遞。給。梁。綠。珠。梁。綠。珠。被。章。秋。谷。一。席。話。兒。說。中。了。他。的。心。病。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一。時。間。頰。泛。桃。紅。臉。生。春。色。見。秋。谷。手。內。拿。着。幾。張。鈔。票。要。遞。給。他。便。縮。着。手。不。肯。接。口。中。說。道。慢。慢。交。耐。放。勒。浪。仔。看。啥。格。倪。要。搭。耐。說。句。閒。話。耐。倒。說。倪。問。耐。討。賬。勿。肯。放。耐。格。兩。聲。閒。話。倒。要。搭。耐。弄。弄。明。白。篤。秋。谷。含。笑。說。道。你。先。收。了。錢。再。說。話。也。還。不。遲。梁。綠。珠。嗔。道。倪。勿。要。秋。谷。道。依。着。你。的。意。思。要。怎。麼。



樣呢。梁綠珠道：「倪也。嚙。捨別樣。只要問聲耐倪好好裏。叫耐坐歇。再去耐倒說倪要問耐討賬。耐勒浪倪搭做仔。一年多點哉。幾時問耐討過歇。哈格賬耐倒搭倪說說看。秋谷道：「既然如此。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又爲什麼支吾吾的講不出來呢。」梁綠珠被秋谷逼住了一時。造不出什麼話。只得隨口說道：「倪要問問耐格兩日。阿是一。逕勒浪。陸麗娟搭哈洛倪搭一逕勿來。哈格討賬勿討賬。介秋谷聽了。知道他有心掩飾。待要再駁他幾句。却看着他的樣兒。已經面紅頭脹的。狠有些兒發急。恐怕他理屈詞窮。老羞成怒。那時倒覺得沒有味兒。便也微微一笑。不去駁他。只對他說道：「既是。你這般說法。就算我講錯了。何如。但是這個局賬。是我本來要付的。不過我一時忘了。所以遲了幾天。同這件事情。毫不相干的。爲什麼你又不肯收呢。」說着。便又把方才的三張鈔票遞過去。放在綠珠手內。綠珠口中還說：「放勒浪末哉。用勿着實梗。要緊。喉口內這般說着。却不知不覺的。已經伸手過去。接了過來。秋谷笑道：「今天已經。是十二月三十。你還說用不着。這般要緊。那就真要漂賬過年的了。」梁綠珠也不覺一笑。秋谷又略略坐了一回。臨走的時候。梁綠珠要留他吃年夜飯。秋谷搖一搖頭道：「年夜飯是沒有工夫來吃的了。明年來吃開檯酒罷。」說着。便走下樓梯。剛剛走出大門。忽然一個人劈面走來。一把拉着秋谷道：「我找了你半天。居然給我找着了。」秋谷抬頭看時。原來是自己的一個遠房表叔。姓馬。號山甫。家裏頭狠有幾個錢。捐了一個戶部郎中。如今丁了外艱。便在上海合了幾個人。在新開地方開了機器公司。這個馬山甫還有一位老太太。也是住在常熟的。平常的時候。都是在上海常熟兩處來來往往。差不多一年裏頭。也有半年住在上海。這個時候。剛剛馬山甫的老太太打發馬山甫到上海來。結算公司裏頭的賬目。馬山甫來的時候。原打算趕回去過年的。不料到了上海。做了一個官人。叫做陸韻仙。住在清和坊一弄。這位馬山甫本來是個嫖客裏頭的瘟生。陸韻仙又是個煙花隊中的老將。兩個人自從有了相好之後。如魚得水。如漆投膠。一刻也離不開來。馬山甫雖然家



裏頭狠有幾個錢。却生得性情。嗇刻。那怕用一個大錢。也要心裏掂一掂。輕重。方才肯拿出去。陸韻仙放了他幾回。差馬山甫都含含糊糊的不肯答應。陸韻仙只認他還沒有死心塌地。所以不肯花錢。要想個籠絡他的法兒。便索性勸馬山甫把行李搬到他院中去住。馬山甫也不想。一該應怎麼的一個價值。還只說陸韻仙和自己要好。方才要他搬去。心上二十四分的歡喜。冒冒失失的帶着一個家人。竟搬到清和坊來。陸韻仙的房間。本來很多。便騰出一間房間來。給他住了。應酬得十分周到。供給又甚是豐盈。連馬山甫的零用。都是陸韻仙代出。不要他花一個錢。預備着到了年底的時候。好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槓。料想他一定不好意思推却。馬山甫那裏知道。正是銀環金枕。丁娘十索之歌。雨散雲飛。宋玉三年之恨。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回 享溫柔誤入銷金窟 敲竹槓偏遇守財奴

且說陸韻仙把馬山甫留到自己院中來住。韻仙自己提着全付的精神來應酬他。連他的零用。都和他代付。不叫他出一個錢。照應得十分周到。原想等到年終。要問馬山甫借幾百塊錢。敲他一下竹槓。料想馬山甫一定不好意思不答應的。這個過年的盤纏。就要想出在馬山甫身上。可憐馬山甫那裏知道。好像在那裏做夢的一般。心上還只在那裏算計。住了陸韻仙的房子。又享受了他的供給。這裏頭倒好。省幾個錢。又怕陸韻仙要和他糾纏。便不等年底。預先早早的叫陸韻仙抄出賬來。和他算得清清楚楚。自己想着這件事情。做得十分乾淨。不料陸韻仙到了十二月二十七那天的晚上。一個人悄悄對他說。要問他借五百塊洋錢。馬山甫聽了。吃了一驚。一時問回答不出。只得含含糊糊的答應一聲道。幾百塊錢的事情。也是小事。你不要性急。明天再說就是了。陸韻仙的心上。以為自己特地空了一個房間。給他住着。別的客人都不放進來。更兼供給他主僕兩個人的火食。馬山甫又是個公子哥兒的脾氣。在他一個人身上。瑣瑣屑屑的。今天要這樣。明天要那樣。不肯將就些兒。



這半個月之內。用在馬山甫身上的錢。已經差不多有一百塊錢。再加上過年的費用。新年的開銷。合算起來。也要二百塊錢的光景。如今問他借五百塊錢。拿定他一口應承。斷沒有不答應的道理。那裏曉得馬山甫聽了他的說話。臉上就是一呆。回答他的話兒。又覺得狠有些兒勉強。支支吾吾的。露出些不願意的樣兒。堂子裏頭的人。何等狡猾。陸韻仙看了馬山甫的樣兒。心上已經有些明白。看着他那種半吞半吐的神情。却又不明白馬山甫的意思。只認着馬山甫見他一開口。就要借五百塊錢。嫌他獅子大開口。要得太多。所以這樣的躊躇不決。或者想要打他一個折扣。多則四百塊錢。少則三百塊錢。這件事情也就過去了。陸韻仙一面想着一面在肚子裏頭暗笑。只見馬山甫沈吟了一回。開口問道。你要借五百塊錢。有什麼用處。難道像你這般生意。年底的開銷。還不敷麼。陸韻仙聽了。滿肚子的不願意。却又不好發作出來。只得冷冷的答道。故歇堂子裏向格生意。格末叫難做。看看面子。浪生意。蠻好像熬。熬到仔節。浪向搭仔。年底下。劃算起來。總歸是格勿靈。耐放心末哉。倪總勿見得來。敲耐。格竹槓。耐勿要勒浪。發極。車實搭。耐說仔。罷今年。倪搭開銷。剛剛再少一千洋。鈿耐搭借仔五百。再有五百。勿着扛倪也。只好到仔歸格辰光。再講格哉。馬山甫聽了。心上有些半疑半信的。停了一回。方才說道。你要借錢。你又不早和我說。前幾天我把這裏的幾千銀子。一古腦兒都匯到常熟去了。留在我自己身邊的。不過幾百塊錢。還要預備過年的零用。如今你要問我借錢。只好等我明天出去。到朋友那裏去托他們和我轉借。就是了。陸韻仙聽了。心上自然狠有些不像意。微微的笑了一笑。口中說道。實梗說起來。倒費仔耐格心。謝謝耐對勿住。馬山甫也不知道這幾句話兒。是陸韻仙有意反激他的一些兒。也不覺得歡歡喜喜的。過了一夜。到了二十八早上。馬山甫故意出去。打了一個轉身。回到陸韻仙院中。假意蹙着眉頭。對陸韻仙道。事情不成功。這便怎麼樣呢。陸韻仙聽他竟自爽爽快快的回報出來。覺得甚是詫異。便說道。阿唷。耐勿要來騙倪。像耐實梗一個蠻。



闊。蠻。大。格。馬。大。少。要。借。五。百。洋。鈔。才。嘸。借。處。耐。勒。浪。騙。俗。人。介。馬。山。甫。連。忙。說。道。並。不。是。我。騙。你。實。在。這。個。時。候。已。經。年。底。大。家。都。不。肯。通。融。我。雖。然。有。幾。處。來。往。的。錢。莊。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只。有。歸。賬。那。裏。還。肯。放。出。若。在。平。日。之。間。不。要。說。五。百。就。是。五。千。我。姓。馬。的。也。還。拖。欠。得。動。如。今。剛。剛。碰。着。年。底。實。在。想。不。出。什。麼。法。兒。這。件。事。情。却。要。怪。你。自。家。不。好。爲。什。麼。一。向。不。肯。開。口。直。到。這。個。時。候。方。才。講。出。來。這。是。個。什。麼。原。故。陸。韻。仙。聽。了。一。言。不。發。停。了。一。回。方。才。冷。笑。道。耐。勿。要。勒。浪。搭。倪。瞎。三。話。四。耐。肯。借。未。借。仔。勿。肯。借。未。也。嘸。俗。希。奇。老。老。實。實。搭。倪。說。未。哉。哈。格。實。梗。陰。陽。怪。氣。假。癡。假。呆。阿。要。氣。數。馬。山。甫。到。了。這。個。時。候。還。沒。有。聽。出。陸。韻。仙。的。意。思。來。連。忙。分。辨。道。你。不。要。動。氣。我。實。在。是。沒。有。法。兒。若。是。有。了。法。兒。不。肯。借。給。你。憑。你。怎。麼。樣。罰。我。就。是。了。陸。韻。仙。道。倪。是。嘸。啥。那。哼。只。要。耐。自。家。心。浪。去。想。想。好。哉。馬。山。甫。聽。了。糊。糊。塗。塗。的。想。不。出。什。麼。來。只。說。道。我。想。不。出。什。麼。你。叫。我。想。什。麼。呢。陸。韻。仙。見。馬。山。甫。糊。塗。到。這。般。田。地。又。不。好。明。說。出。來。心。上。又。好。氣。又。好。笑。只。得。走。過。去。坐。在。馬。山。甫。身。旁。伸。出。纖。手。來。緊。緊。的。拉。住。了。馬。山。甫。的。手。大。聲。說。道。倪。勿。要。耐。勿。要。勒。浪。假。癡。假。呆。搭。倪。去。借。得。來。別。人。家。信。人。搭。客。人。有。仔。相。好。送。格。一。千。搭。仔。八。百。洋。鈔。撥。官。人。過。年。也。勿。算。啥。希。奇。只。有。耐。格。個。人。未。真。真。蘇。州。人。攀。談。拔。出。仔。陸。韻。仙。說。到。這。裏。說。不。下。去。面。上。一。紅。不。覺。看。着。馬。山。甫。一。笑。停。了。一。停。陸。韻。仙。又。道。別。人。家。信。人。敲。客。人。竹。槓。格。蠻。多。來。浪。耐。倒。自。家。想。想。天。理。良。心。倪。阿。曾。敲。過。歌。耐。哈。竹。槓。聽。見。耐。到。仔。上。海。常。恐。耐。住。來。浪。公。司。裏。向。勿。舒。齊。趕。緊。叫。耐。到。自。家。屋。裏。向。來。住。一。塌。刮。仔。才。是。倪。一。幹。仔。搭。耐。開。銷。勿。要。耐。出。一。個。銅。鈔。耐。想。想。別。人。家。格。信。人。阿。有。實。梗。樣。式。故。歇。倪。一。塌。刮。仔。不。過。問。耐。借。得。五。百。洋。鈔。耐。就。是。實。梗。格。瞎。三。話。四。假。癡。假。呆。耐。去。問。問。看。勿。要。說。上。海。灘。浪。世。界。路。浪。阿。有。格。號。道。理。馬。山。甫。聽。了。雖。然。覺。得。陸。韻。仙。的。意。思。狠。有。些。兒。不。高。興。但。是。這。一。點。兒。後。天。長。出。的。情。苗。那。裏。抵。得。過。先。天。帶。來。的。貪。念。想。了。一。想。便。立。起。身。來。朝。着。陸。韻。仙。深。深。的。打。



一個恭口中說道承你的情留我住在這裏一切都費你的心我心上感激得狠看官且住這個打恭作揖雖然是一個男子在女人面上陪小心拉交情的一件利器但是只可以用在大家口角爭論的時候借着他作個和事老人或者用在彼此有些情愫的當兒借着他作個天然媒妁若要把他當實實在在的一件東西那世界上天字第一號寶貴的金錢比較起來不要說是打恭作揖就是跪在地下磕破了頭皮也是不中用的你們諸位看官要是不相信在下的說話只消請你們諸位大家回去把自己的夫人試驗一下子問他還是願意天天給他幾個錢還是願意天天向他打幾個恭叩幾個頭就曉得在下做書的一番說話不是無稽之談了閒話休提只說陸韻仙見馬山甫雖然對他打恭作揖的十分客氣却依然不提借錢的事情不由得上更加不快若在平日之間陸韻仙見客人對着他這樣小心這般恭順自然心上喜歡恰恰的這個時候是爲着銀錢上的事兒非同小可看了馬山甫朝他打恭非但沒有一些兒喜歡的意思心上倒反覺得厭惡非常連眼睛都望着別處不去看他冷冷淡淡的說道勿要實梗哩撥俚篤進來看見仔算捨格樣式呀故歇用勿着捨格打恭作揖只要耐爽爽快搭倪說一聲到底那哼有未有嘸撥末也嘸捨希奇馬山甫朗然說道我已經和你說過了如今年底的時候實在沒有法兒難道我們兩個人這樣交情這點兒事情我都不肯出力不成我看還是這樣罷你不論什麼地方去通融幾百塊錢只要過了年底就有法想明年正月裏頭我來還他就是了陸韻仙冷笑道謝謝耐說得實梗好聽倪要緊要借洋鈔一場刮仔才是年底格開銷洛裏等得到開年等到仔開年是倪也勿要借哈格洋鈔哉像耐實梗格大少爺要借幾百洋鈔才嘸借處叫倪再到洛裏搭去借加二勿靈哉碗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番說話知道陸韻仙心上着實不快假意說道雖然如此但是你年底的開銷又怎麼樣呢我們兩個人這樣的交情馬山甫剛剛說到這裏早被陸韻仙接過去說道好哉好哉勿要說哉耐勿要提起倪兩家頭格



交情倒也罷。說起交情，勿交情，格句閒話，真正叫枉空哩。倪實梗格人，末阿好搭耐格馬大少爺攀。哈格交情，本底子也勿配。碗馬山甫被陸韻仙說了這番話，兒心上也覺得有些鶻突起來。暗想韻仙的待我，總算不差。如今年底的時候，要問我借幾百塊錢，也不好算什麼。敲竹槓想到這裏，心上便有了幾分活動，想給他三百塊錢。忽然心上又轉一個念頭，道三百塊錢的事情，不是頑的，只要我把臉皮老一老挨他幾句說話，使過去了，雖然受些冷淡，却究竟省了幾百塊錢。想着便坐在那裏，也不開口。陸韻仙見這樣的激他，他還是一個老不開口，只得又道：耐勿要當仔倪問耐借仔洋鈔，嚙撥還耐耐借仔五百洋鈔撥倪來浪倪開年格賬浪扣末哉。馬山甫聽了心中暗想：這句話，不過是隨口騙騙人罷了。那有堂子裏頭的信人問客人借了錢，肯在賬上扣算的道理。想着便老着臉道：你不要見怪，我並不是不肯和你出力，實在是力不從心。我向來不說謊話的。這件事兒委實的辦不到。陸韻仙聽了，嬌嗔滿面的說道：阿是真格嚙。借處馬山甫道：自然是真的。我爲什麼要騙你。難道在我臉上有什麼光彩麼。陸韻仙聽了，把身軀一扭，霍的立起身來，正是春風榆夾還飛買笑之錢，十斛珍珠不作纏頭之錦。未知陸韻仙說些什麼，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聚家庭天倫全樂事 度殘年骨肉慶團圓

却說陸韻仙聽了馬山甫回得這樣斬鋼截鉄料想是不肯借的了。一時間由不得心中大怒，蛾眉倒豎，俊眼橫。暇把身軀一扭，忽然立起身來，一言不發往外便走。馬山甫見了陸韻仙這般模樣，知道他心上在那裏生氣，自己心中暗想：虧得我做事老到老一老臉皮省掉了三百塊錢，像這樣的錢，就是雙手捧着送給他，他也不見得見我的情，只怕拿了我的錢，還要說我是個瘟生，也是保不定的。正想着，只見門簾一起，陸韻仙慢慢的走了進來，手中拿着一篇紅紙帳單，遞在馬山甫手內，口中說道：馬大少請耐看看，勿得知俚篤阿曾開錯。馬山甫見了。



心上甚是疑惑。只說我的局賬已經算清的了。說又是什麼東西。說着接了過來。舉目看時。只見那篇賬單上。第一行就開的馬。大小房租洋八十元。馬山甫見了。吃了一驚。連忙問道。什麼房租。難道我住在你們這裏。馬山甫說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句話兒有些礙口。便不由頓了一頓。陸韻仙早含笑說道。倪格間房間。四十洋錢一月。耐住來。浪倪搭住到開年。過仔正月半。動身剛剛兩個月。租鈿馬山甫聽了。說不出什麼別的話兒。只口中咕嚕一句道。怎麼這裏的房租。貴到這般田地。陸韻仙笑道。馬大小耐放心。末哉耐真格勿放心。末只顧到經紀賬房裏。向去問聲看倪河會賺耐格銅鈿。馬山甫聽了。沒奈何。只得再看下去。只見開得亂七八糟的。又是什麼伙食。又是什麼零用。賞錢。一篇賬上合起來。差不多要三百塊錢。馬山甫看了。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陸韻仙笑迷迷的對着馬山甫道。馬大小耐勿要動氣。倪老實搭耐說。仔能上海灘浪格事體。洛裏一樣。勿是銅鈿耐仔個二爺兩家頭。住仔一間房間。耐自家算算房錢伙食零用。一場刮仔算起來。要幾化開銷。叫倪洛裏調頭得轉。依仔倪格心。浪問耐借仔五百洋。鈿開銷脫仔。到仔開年。再說格篇細賬。放來浪倪搭勿撥耐看。省得耐仔心。浪勿舒齊。勿壳張耐格位。大小爺洋錢。末勿借一根毛。才勿肯拔。難末倪僵哉。碗再加仔格個斷命。本家總說耐一幹仔。占仔一間房間。別格客人。勿好進來。心浪一逕來浪。勿舒齊。加二逼得起勁。點馬大小耐想想看。叫倪阿有啥法子。說罷。故意嘆了一口氣。別轉頭去。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格幾個銅鈿。豪燥點撥仔。俚篤省得。俚篤一逕來浪。板面孔。馬山甫聽了。陸韻仙的這番說話。覺得甚是有理。要找句話兒去駁他。一時那裏找得出來。自己心中暗想。這件事情。畢竟是我自家不好。住在這裏。要想占他們的便宜。要想他們的錢。是從那裏來的。只有算進。沒有算出。那裏占得着他們的便宜。如今便宜沒有占着。倒反吃了一個大虧。平空的要拿出二百幾十塊錢去。心上自然十分捨不得。却又沒有法兒。想來想去。料想這一筆錢。是一定要給他的了。正要開口。忽然心上又轉。



一個念頭道。他這個賬上。算我兩個月的房租。我樂得住到明年再說。想着。便賭氣在身上掏出幾張鈔票。湊滿三百塊錢。遞在陸韻仙手內。陸韻仙竟不客氣。老老實實的接了過來。隨手交給娘姨阿五。叫他送到樓下賬房裏去。却對着馬山甫說道。剛剛今年生意勿好。指指做格開銷。勿然是就算仔倪格也。嚙。希奇。晏歇點撥別人。家說起來。再要說倪。做仔耐。裕竹。槓。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兩句話兒。那裏知道。陸韻仙是有心輕薄他。只說陸韻仙待他。究竟不差。總算有些良心。雖然花掉了三百塊錢。心上有些心痛。究竟馬山甫家裏有錢。幾百塊錢的事情。不算什麼。使依然還是高高興興的。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陸韻仙自從砍了這下斧頭之後。摸着了馬山甫的脾氣。平常時候。是不肯拿出錢來。的一定要硬逼着他。方才肯拿出錢來。便換了一付樣兒。看待他。絕不像那以前。嬌旎溫和的模樣。馬山甫一些兒也不知道。還在那裏打算。到了明年。要想娶他回去。過了一天。已是除夕。馬山甫忽然要請起客來。高高興興的。和陸韻仙說了。叫他預備一個雙檯。那知請客條子。發了出去。請的客人。倒有大半不來。相幫跑了半天。只請到了三位客人。其餘的影都不見。馬山甫見連着自己。只有四個人。四個人吃一個雙檯。面子上。下不過去。只得自己跑出來。要請幾個同鄉。恰恰遇見了章秋谷。馬山甫見了大喜。一把拉住了。那裏肯放。章秋谷被他拉着。打一個轉兒。又請了三個客人。馬山甫大喜道。好了。好了。今天這個雙檯。吃得成了。說着。不由分說。把他們拉到清和坊陸韻仙院中。大家坐下。立刻擺起檯面來。秋谷的意思。本來狠不願意來吃酒。只說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事情。怎麼到了除夕。還在堂子裏頭吃酒。又不算年夜飯。又不算辭年酒。這算個什麼路道。無奈馬山甫死拖活拉的。不肯放手。只得勉強強跟了來。又見陸韻仙對着馬山甫。不歡不保的。滿面露着不願意的樣兒。不由得心上添了幾分不快。章秋谷看了多時。使對着陸韻仙。微微冷笑。道。今天我們這幾個人。裏頭那一個得罪了。你請你講給我聽聽。我看你今天滿身滿臉。都是一付不高興的樣。



兒。這。是。什。麼。道。理。陸。韻。仙。聽。得。秋。谷。挑。他。的。眼。便。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覺。得。這。個。人。丰。儀。照。眼。華。彩。凌。雲。嫵。客。裏。頭。難。得。遇。着。這。般。人。物。不。由。得。把。頭。一。低。大。寬。轉。的。飛。了。一。個。眼。色。一。面。微。微。的。笑。道。章。大。少。阿。好。請。耐。勿。要。扳。倪。格。差。頭。倪。有。啥。怠。慢。裕。場。化。請。耐。包。涵。點。說。着。便。立。起。身。來。自。己。去。斟。了。一。碗。茶。走。過。來。遞。給。秋。谷。嘴。脣。一。動。眼。睛。一。飄。低。低。的。笑。道。章。大。少。請。用。茶。秋。谷。見。了。自。然。心。中。言。意。便。也。對。着。他。把。頭。略。略。的。搖。了。一。搖。口。中。打。着。蘇。曰。說。道。元。生。勿。要。客。氣。謝。耐。對。勿。住。陸。韻。仙。見。了。也。不。開。口。只。把。嘴。披。了。一。披。扭。過。身。軀。回。身。就。走。陸。麗。娟。坐。在。秋。谷。背。後。看。得。明。白。忍。不。住。格。的。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只。把。一。個。陸。韻。仙。笑。得。連。耳。根。帶。額。子。都。扯。得。通。紅。瞅。了。陸。麗。娟。一。個。白。眼。賭。氣。仍。舊。跑。到。馬。山。甫。背。後。坐。下。馬。山。甫。眼。睜。睜。看。着。他。們。摸。不。着。一。些。頭。腦。這。一。席。酒。雖。然。馬。山。甫。做。了。主。人。殷。勤。相。勸。却。是。已。經。到。了。這。般。時。候。一。班。客。人。大。家。都。未。免。有。些。瑣。瑣。屑。屑。的。事。情。便。不。等。終。席。一。個。個。告。辭。要。走。馬。山。甫。也。不。好。強。留。一。時。間。幾。個。客。人。都。走。了。只。有。章。秋。谷。一。個。人。還。坐。在。那。裏。見。大。家。都。走。了。便。也。立。起。身。來。道。謝。告。辭。却。悄。悄。的。和。馬。山。甫。說。道。我。看。這。個。陸。韻。仙。的。樣。兒。和。老。表。叔。不。見。得。怎。樣。的。要。好。老。表。叔。如。若。有。什。麼。事。兒。只。願。和。我。講。個。明。白。或。者。我。可。以。和。老。表。叔。幫。個。忙。兒。也。未。可。知。馬。山。甫。這。個。時。候。還。是。糊。裏。糊。塗。的。只。認。着。陸。韻。仙。待。他。不。差。這。一。筆。錢。是。本。家。敲。他。的。竹。槓。和。陸。韻。仙。不。相。干。便。隨。口。謝。了。秋。谷。幾。句。只。說。沒。有。什。麼。事。情。秋。谷。心。中。暗。笑。不。便。再。說。便。辭。了。馬。山。甫。一。逕。回。到。新。馬。路。公。館。裏。來。見。了。太。夫。人。也。沒。有。什。麼。話。說。只。說。了。幾。句。閒。話。便。退。出。來。只。見。他。那。位。夫。人。同。着。陳。文。仙。兩。個。人。正。在。那。裏。指。揮。着。鋪。設。炕。圍。椅。墊。秋。谷。也。畧。略。的。料。理。一。回。江。南。的。風。俗。到。了。除。夕。晚。上。一。定。要。接。什。麼。財。神。又。是。供。什。麼。佛。秋。谷。雖。然。不。信。這。些。事。情。却。是。老。母。在。堂。不。便。違。拗。自。然。也。要。依。樣。葫。蘆。的。忙。碌。一。番。一。會。兒。擺。上。家。宴。來。太。夫。人。坐。在。中。間。秋。谷。坐。在。上。首。他。夫。人。和。陳。文。仙。便。一。順。坐。在。下。面。大。家。說。說。笑。笑。的。十。分。高。興。差。不。多。吃。到。



十二點鐘光景。方才撤席。這個時候。大家都在那迎接竈神。只聽得一片的爆竹聲。喧。劈。劈。拍拍的。絡繹不絕。秋谷也胡亂跑到廚房裏面去。磕下幾個頭。便走出來。和老太太說道。要到朋友人家去辭年。恐怕有幾個知己些的人。要留着吃年夜飯。一時不得回來。太夫人不曉得上海的風俗。只說上海地方的人家。都是這個樣兒。便點一點頭。秋谷回到自己房裏頭去。換了一身衣服。正要走時。恰恰陳文仙走進房來。對着秋谷低鬟一笑。道。耐到底要到俗場化去。吃年夜飯。搭倪講明白。仔洛去。秋谷還沒有開口。他夫人接着說道。那裏是到什麼朋友那裏去辭年。只怕你這個朋友。是住在堂子裏頭的。秋谷聽了。對着他們兩個人一笑。又朝着他夫人搖一搖手。道。你不要這般不高興。等會兒我回來好好的和你辭一個年。總算我陪個不是。何如。他夫人聽了。不由得兩頰生紅。別轉頭去。啐了一口。道。不要這般混說。快些去和你的相好辭年罷。我是用不着的文仙在旁邊聽了。也不覺回頭一笑。對着秋谷把眼睛瞟了一瞟。秋谷哈哈的笑着。一路走下樓去。坐上包車。風馳電掣的到久安里來到了陸麗娟院中。只見辛修甫和王小屏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裏。秋谷見了大喜。不一回。陳海秋也走了進來。原來秋谷日間在久安里的時候。已經寫了條子。叫相幫送去。約他們十二點鐘在久安里吃年夜飯。這幾個人見是秋谷請的。知道不能不到。只得大家撥冗到來。陸麗娟問着秋谷道。阿再要去請俗客人。正是殘年風雪。誰開東閣之樽。良夜迢遙。應有高唐之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二回 設華筵良朋守歲 兜喜神名妓迎春

且說章秋谷聽了陸麗娟的話。便對他擺一擺手。道。沒有別的客人。你就叫他們擺罷。麗娟聽了。便指揮着一班娘姨大姐。七手八脚的排起來。秋谷便邀客入座。辛修甫等便也隨意坐下。秋谷看那桌子上的菜。時見齊齊整整的。排着十六個碟子。弄得十分精緻。堂子裏頭年夜飯的菜。本來原只得十二個碟子。四大四小。一個暖鍋。如



今陸麗娟格外要好。在例菜之外。又另外添了幾樣。一會兒相幫帶着紅纓帽。送上魚翅。秋谷見了。不覺把雙眉一繙。陸麗娟知道秋谷的性情。見他眉頭一繙。便對他笑道。耐勿要實梗。哩生來規矩。是實梗樣式。呀。秋谷一笑。也不開口。等了一回。又送上一個暖鍋。開了蓋看時。却是一鍋絕清的鷄湯。沒有一些兒渣滓。接着又送上幾個盤子。盤子裏頭。都裝着生片的山雞片。腰片。雞片。肉片。原來陸麗娟知道秋谷喜歡吃這個東西。特地爲他預備的。秋谷見了。心中大喜。無奈雖然愛吃。方才已經在家裏頭吃了一頓來的。肚子裏裝不下許多。只吃了幾口湯。燙了幾片山雞片吃了。就放下牙箸不吃。陸麗娟還在那裏儘着讓他。秋谷搖一搖頭道。方才吃飽了來的。不能多吃。難道在你這裏。我還和你客氣麼。麗娟聽着。方才罷了一回兒。大家散席立起身來。秋谷意思想要回去。麗娟攔住道。故歇辰光。差勿多天。亮快哉。耐搭仔俚篤三位。來浪倪搭坐歇。大家講章講章。晏歇點等天亮仔。大家一淘出去兜喜神方。阿好。秋谷還沒有答應。辛修甫先拍手道。好。陳海秋和王小屏聽了。也都十分高興。秋谷便聽了陸麗娟的話兒。回身坐下。麗娟叫娘姨泡上茶來。秋谷端起茶碗來。隨便喝了一口。覺得這個茶和方才的茶不同。滿口清醇。風生兩腋。連忙拿起來仔細看時。只見細葉浮香。螺芽蕩影。竟是色香味三者兼備的好茶。秋谷便問陸麗娟。你們這裏那裏來這樣的好茶。麗娟道。格個茶葉。是江西客人送撥倪格。倪也勿曉得俚好勿好。倪搭多煞來。浪耐要末拿兩瓶去。阿好。秋谷聽了大喜。連忙道謝。麗娟斜了秋谷一眼。笑道。耐搭倪客氣起來哉。阿是秋谷聽了。微微一笑。也不再說。不多一會。已經聽得遠遠的雞聲。唱曉。玻璃窗上。微微的透進曙光。陸麗娟忙忙碌碌的對着鏡子。洗了個臉。重勻粉面。再畫蛾眉。換了一身衣服。朝着秋谷笑道。難倪去罷。秋谷聽了。便同着辛修甫等立起身來。同着陸麗娟走下樓梯。還有幾個陸麗娟的同院姊妹。也同着走在一起。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約有十幾個人。秋谷一面走着。一面細看他們的打扮。只見他們一個個都是戴着滿頭珠翠。身上也有



上霜皮襖。也有狐皮襖。下面都是大紅縐紗百褶宮裙。飄飄的垂着許多裙帶。陸麗娟還穿着一雙紅緞弓鞋。一個個都打扮得裙襖鮮明。花枝招展。一羣人走出大門。陸麗娟立定了脚道。今年喜神方是東南方。倪穿過同慶里去。阿好大家都依着他的話兒。一直走進同慶里去。在四馬路兜了一個轉身。在路上遇見無數的官人。都是出來兜喜神方的。一個個都是打扮得滿面春情。一身香豔。也有幾個官人認得秋谷的。都朝着他點頭微笑。秋谷也略略招呼。只覺得眼睛裏頭印着無數的美人影子。差不多就有些像那河陽滿縣之花。金谷回風之隊。秋谷一邊走着。一邊細看。心上十分高興。兜了一回。大家都回到久安里來。秋谷和修甫等方才坐下。只見陸麗娟笑迷迷的走過來。對着衆人說道。難末倪要拜年哉。修甫等連忙攔住。大姐阿金妹在旁笑道。二少今朝開仔菓盤去罷。秋谷不答。只點一點頭。阿金妹便招呼出去。一會兒菓盤上來。又有許多娘姨大姐的小孩子。七長八短的和秋谷等拜年。秋谷便拿出幾張鈔票。遞給陸麗娟。叫麗娟替他開發。麗娟接過來。點了點頭道。用勿着實梗。幾化碗。秋谷擺手道。你去開發就是了。不要管他多少。修甫和小屏等也都拿出一張鈔票來。給那幾個小孩子做壓歲錢。秋谷略坐一回。便立起身來。同着衆人走了一個新年裏頭。秋谷雖然沒有什麼事情。但人來人往的許多朋友都來拜年。秋谷也免不得一家一家的挨門回禮。倒着實忙了幾天。直忙到過了正月初五。方才略略空閒些兒。到了初六那一天。秋谷早上起來。剛剛吃過點心。忽然家人傳進一張名片來。說有人拜會。秋谷接過名片看時。只見名片上端端正正的寫着王定兩個大字。原來這個人叫做王安閣。也是秋谷的同鄉。秋谷平日之間。雖然和他相識。却彼此不甚往來。當下秋谷看了這個名刺。心上狠覺得有些詫異。暗想他無緣無故的來找我做什麼。便叫家人請在書房裏坐。自己穿上馬褂。隨後走進書房。王安閣一見了秋谷的面。便慌慌張張的說道。你們令表叔病重得狠。現在住在我們輪船公司裏頭。請你去探望一下。萬一出了什麼亂子。你們是親



戚。大家也好有個商量。秋谷聽了。摸頭不着道。你說的究竟是那一個。我們親戚在上海的多得狠。表叔也不止一個。你這樣沒頭沒腦的。我知道是說的那一個呢。王安閣聽了。方才說道。就是那位馬山甫先生。你難道不知道他的事情麼。秋谷愕然道。我那裏知道他什麼事情。只去年除夕的那一天。他還在陸韻仙那裏請我吃酒。我看他精神很好。那裏會病得這般快。當王安閣聽了。嘆一口氣道。他這個病。就是爲着陸韻仙身上氣出來的。你還提什麼。陸韻仙不。陸韻仙。秋谷聽了。吃了一驚。連忙問道。到底怎麼的一件事情。你且講給我聽聽。王安閣道。這件事兒說起來話長得狠。一時也說不清楚。我今天是特地來請你過去。大家好商量個主意。馬車現在門外。請你就去一蹓。我們在馬車裏頭慢慢的講。何如。秋谷聽了。自然答應。便立時立刻的同着王安閣走出大門。坐上馬車。在馬車裏頭。王安閣方才把馬山甫和陸韻仙的交涉。一一的和章秋谷說了一遍。看官。你道馬山甫究竟爲着什麼事情。要氣到這般田地。原來馬山甫住在陸韻仙院中。過了除夕。又到新春。正月初一那一天。陸韻仙自然好好的和哄着他。哄得馬山甫十分歡喜。馬山甫既然住在那裏。自然免不得要開個菜盤。又有許多相幫娘姨。都進來和他拜年。馬山甫不知道開銷的規矩。只說去年平空花了三百塊錢。今年的一切開銷。都要省儉些兒。要想在陸韻仙身上省出這三百塊錢來。使一古腦兒。只拿了十塊錢出來。陸韻仙大爲詫異。無奈是正月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不好向他爭論。過了一天。陸韻仙方才對着馬山甫說道。耐。昨日仔格十塊洋鈔。到底還是付格菓盤洋鈔呢。還是撥俚篤格押歲洋鈔。馬山甫聽了道。什麼壓歲不壓歲。我是一古腦兒開銷在裏頭的。陸韻仙聽了。冷笑一聲。也不言語。馬山甫糊裏糊塗的。那裏看得出來。到了晚間。陸韻仙又來和馬山甫說道。有件事體。要來搭耐商量。勿知耐阿答應。勿答應。馬山甫問什麼事情。陸韻仙道。今朝倪房間裏。向有幾個吃酒格客人。房間擺勿落哉。阿好委屈點耐。請耐到後房去坐歇。橫豎耐是倪搭格老客人。哉。總嚙。倘勿好商量。格馬山



甫聽得要他讓出房間來給別的客人吃酒。心上自然不願意。無奈聽了陸韻仙的兩句話兒。說他是老客。人心上又高興起來。不因不由的點頭答應。陸韻仙便同着他到後房坐下。又說了幾句對勿住。便忽忽的走了出去。馬山甫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後房坐了半天。聽着那前房的客人猜拳吃酒。又夾着信人唱曲的聲音。鬧作一團。馬山甫心上不由得有些發起酸來。便一個人踱出後房。到外面去打了一個轉身。看得清清楚楚。原來陸韻仙本來有四個房間。馬山甫佔了一間。還有三間。馬山甫起先只認着他幾個房間裏頭。都有客人吃酒。不料自己出去看了一看。只見那幾個房間都靜悄悄的人影兒也不見一個。剛剛只有自己住的一間房間。有個客人在那裏擺酒。這原是陸韻仙有心怠慢馬山甫。取瑟而歌的意思。到了這個時候。馬山甫就是個石頭做成的人。也不由得大怒起來。想要立刻叫了陸韻仙出來問他。却又沒有個人去叫他。好容易等了一回。方才見一個小大姐在房裏頭跑了出來。馬山甫連忙叫住他。叫他去叫陸韻仙出來。那個小大姐聽了。也不答應。也不回言。只抬起頭來看着馬山甫。笑嘻嘻的一笑。便跑了開去。馬山甫氣得發昏。又停了一會。見陸韻仙的跟局大姐出來。馬山甫氣沖沖的和他說了。那大姐冷冷的答應一聲。回身走進房去。不多時又走了出來。只對着馬山甫說道。先生。嚙撥工夫。剛剛說了這一句。便把身體一扭。回身便走。馬山甫這一氣非同小可。想要闖進房去。發作一場。轉念一想。上海地方。比不得別處。堂子裏頭。是不能混鬧。房間的萬一個別的客人不答應起來。那時自己的氣出不成。倒反受別人的一場羞辱。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法兒。只得忍着一肚子的氣。跑到輪船公司來。找王安閣。正是眼前恩愛。都成一霎之花。心上溫存。剩有雙棲之影。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二回 讓房間安心慢客 受譏評當面坍塌

且說馬山甫忍着滿肚子的氣惱。跑到輪船公司來。找王安閣。原來這個輪船公司。開設在老閘橋左首。專走蘇



杭常鎮一帶的內河小輪。馬山甫也是個有股份的東家。王安閣就是輪船公司的經理。也是馬山甫薦進去的。馬山甫平日之間。和王安閣狼是要好。兩個人無話不談。這一番馬山甫受了陸韻仙的一場怠慢。心上氣忿。不過沒奈何。想要來和王安閣商量。當下見了王安閣的面。馬山甫便把這件事情。自頭至尾。和王安閣說了一遍。要請王安閣和他想一個報復的法兒。王安閣想了一想。一時間也想不出什麼主意來。便道。今天時候已經不早。你也不必再去住在他那裏。就在這裏住了一夜罷。明天我們兩個。同到他那裏去問他。看他怎樣的說法。馬山甫聽了。只得點頭答應。就在公司裏頭。將就的住了一夜。馬山甫住在陸韻仙院中。是熱鬧慣的。這一夜。鴛鴦瓦冷。翡翠衾寒。淒涼雲雨之台。辜負高唐之夢。翻來覆去的睡在床上。對着一盞孤燈。想起千般心事。再也睡不着。一直醒到五更。雞唱方才略略的睡着。了一回。等得醒來。已經十點多鐘。王安閣陪着他吃了點心。依着馬山甫的意思。這個時候。就要同着王安閣到陸韻仙那裏去問他。倒是王安閣攔住他道。你也是個老白相了。難道還不知道堂子裏頭的情形。這個時候。那些倌人。正在那裏做他的好夢。那裏就會起來。不如等回兒在這裏吃過了飯去罷。何必這般性急。馬山甫聽了。覺得不差。只得依着他的話兒。等會再去。王安閣見馬山甫沒精打采的。神氣十分索漠。便勸了他一番。馬山甫雖然口裏頭胡亂在那裏答應着他。却只是咳聲嘆氣的。沒有一些笑容。開上飯來。馬山甫也只吃了幾口。便不吃了。忙忙的洗過了臉。便催着王安閣一同到清和坊來。到了陸韻仙院中。走到樓上。還是靜悄悄的。陸韻仙還沒有起來。馬山甫不管三七二十一。同着王安閣。就要闖進房去。早有一個娘姨。搶步過來。攔住馬山甫。低低的笑道。馬大少。對勿住。格面房間裏坐罷。馬山甫聽了。知道那間房裏有了客人。心上更加不快。只得回過身來。在對面一間房間坐下。那娘姨也連忙跟了過來。馬山甫對着他冷笑道。你們這裏的空房間也多得狠。爲什麼你們先生。定要把住夜客人。留在我住的這一個房間裏頭。這是個



什麼意思。還是有意要和我過不去呢。還是怎麼樣。那娘姨聽了。呆了一呆。便笑道。馬大少。勿要動氣。倪先生。一逕搭耐蠻要好。洛裏會有心搭耐過。勿去。昨日仔格個客人吃醉仔酒。坐勒浪格間房間裏。一動才。勿肯動倪也。只好讓俚去歇。馬山甫聽了。想了一想。又道。既然如此。你們先生爲什麼不叫他到別個房間裏去吃酒。一定要佔我的房間呢。那娘姨又分辯道。勿瞞耐馬大少說。格幾間房間。才是幾個客人。老早就定好來浪格。馬山甫不。等說畢。又道。就算竟是如此。也要等客人來了。再說讓的話兒。爲什麼又要預先叫我讓呢。况且到了後來。我要叫你們先生出來。問他一句話兒。你們先生又爲什麼不肯出來呢。那娘姨一時支吾不過來。只得吞吞吐吐的。道。格號事體。倪也勿曉得。倪先生心浪到底那哼。格道理。晏歇點。等先生自家來搭耐說末哉。馬山甫聽了。便不開口。王安閣插嘴問道。你們先生起來沒有。那娘姨道。起來格哉。勒浪有點事體。對勿住馬大少。請坐歇。王安閣又道。看這個光景。是昨天晚上有了住夜客人。所以到了這個時候。還陪着客人沒有起來。那娘姨聽了。笑了一笑。也不說什麼。兩個人等了一回。聽得對面房間裏頭有男子咳嗽的聲音。接着又聽得陸韻仙的笑聲。支支格的。也不知他和那男子說些什麼。却只不見他走過來。只氣得個馬山甫。心頭出火。鼻孔生烟。恨不得跳過去。一把把陸韻仙抓了過來。又等了好一回。方才見陸韻仙慢慢的走過來。鬢髻惺忪。衣裳不整。紅添頰上。春透眉梢。見了馬山甫。淡淡的叫了一聲。又向王安閣把朱唇微微的動了一動。便一屁股回身坐下。馬山甫一股盛氣的問道。你昨天的吃酒客人。倒多得狠。統通都來了。沒有陸韻仙。不慌不忙的答道。自然來格。碗阿有啥。勿來格道理。勿來末也。勿要搭耐商量。房間哉。碗馬山甫起先的意思。原只要陸韻仙自家認個。不是一天的雲霧。就也都消散了。如今聽了陸韻仙的口氣。說得甚是輕鬆。好像沒有這件事情的一般。不由得心上又添上了幾分煩惱。便冷笑道。昨天我走的時候。明明看見幾個房間裏頭都是空的。這是個什麼原故。陸韻仙慢慢的說道。才是



客人先付仔洋鈿定好來浪格倪堂子裏向規矩客人吃酒付仔現洋鈿末賽過就是定房間隨便啥人總歸要讓還俚格馬山甫道這也罷了爲什麼吃酒的客人還沒有來就先要佔我的房間難道別個房間不好吃酒的麼陸韻仙聽了頓了一頓說不出來馬山甫又道這些事情也還罷了總都不必去管他但是昨天晚上我要請你出來和你講句話你竟不肯賞我的光這個道理今天倒要請你講給我聽聽陸韻仙聽了眉頭一縐口中說道喔啻耐格閒話倒來得希奇篤碗阿是耐今朝有心要來扳倪格差頭昨日仔耐叫倪格辰光倪剛剛來浪應酬客人嘸撥工夫呀勿是實梗末阿有啥勿來格王安閣在旁聽了半日一言不發聽到這個地方實在忍不住插進去說道你這個話兒倒也不錯吃了堂子飯姓張的跑進來也是客人姓李的跑進來也是客人大家都是一樣的客人應酬了這一個也要應酬那一個最不好的是應酬一個得罪一個做了個倌人連個客人都不會騙這樣的人也就是個飯桶了陸韻仙聽得這幾句話兒有些稜角知道是有心罵他便回過頭來打量了王安閣一眼對他笑道格位大少尊姓王安閣道我姓王去年不是馬大少常常在你這裏請我吃酒的怎麼你又不認得我起來陸韻仙笑道對勿住王大少勿要動氣倪有啥閒話勿到家格場化請耐王大少包荒點勿瞞耐王大少說倪格碗把勢飯格末叫難吃王大少耐想哩客人篤跑到倪堂子裏向來大家才是一門心思看見倪搭再有第二個客人浪總歸勿舒徐格倪應酬格面格客人歸面格客人唵來浪勿高興應酬仔歸面格客人格面格客人唵來浪說閒話叫倪應酬啥人格好呢王大少耐想想看耐做仔倪那哼一格弄法王大少耐勿是把勢出身洛裏曉得倪堂子裏向格苦這幾句話兒把王安閣頂得閉口無言心中暗想這個東西真是混賬平空的取笑起我來却又不好和他認真只得冷笑了一聲一言不發馬山甫見陸韻仙說得十分乾淨竟絲毫不肯認錯只得氣憤憤的說道不用說了說來說去總是你的理長總而言之別人在你這裏走動你就當他是個



客人我姓馬的在你這裏走動。你就當我不是個客人。我姓馬的是不出錢的。白叨你們的光。馬山甫說到這裏。正還要說下去。陸韻仙佛然變色立起身來。對着馬山甫搖一搖手道。馬大少耐格號閒話才勿要來搭倪說。客人篤到倪堂子裏向來白相末生來。要出銅鈿格耐看見啥人勿出銅鈿格呀。尋仔開心再要勿出銅鈿上海灘浪也。嚙撥格號規矩碗倪吃仔格碗把勢飯跑進來格才是客人倪阿好趕俚出去耐馬大少肯照應倪倪野是實梗樣式勿肯照應倪倪野是實梗樣式獨有耐末總歸是實梗枝枝節節阿要鴨屎臭馬山甫平空被他搶白了一場。由不得心中大怒。雙眉倒豎。面泛濃霜。一時間却又說不出什麼來。只得大聲說道。好得狠好得狠。你說出這樣的話來。就算是你的應酬客人。出實你不願意。只顧爽快快的講就是了。何必做出這個樣兒。去年十二月裏頭和我講的話兒。也不知是那個混賬東西的口中講出來的。我只算自己糊塗上了你的當。就是了。陸韻仙的意思本來原是有心激怒馬山甫。好叫他從此不來。如今見了馬山甫這般生氣。正中下懷。不慌不忙的在那裏看着他冷冷的笑聽了。馬山甫說出這幾句說話來。剛剛梟了他的痛瘡。不由得面上。一紅兩朵。噴霞從腮頰邊直泛過來。略略的頓了一頓也。大聲說道。倪吃仔格碗把勢飯來格才是客人。無撥啥格願意勿願意。倪也蠻明白來。浪耐來浪倪搭做做勿高興哉。勿知看中仔格啥人要想跳槽過去。實梗洛碰碰扳倪格差頭格末老實搭耐說仔上海灘浪像耐實梗格客人蠻多來浪嚙哈希奇耐高興多。照應照應勿高興少。照應照應倪也勿見得來。拉牢仔耐客人有仔銅鈿勿怕做勿着信人信人掛仔牌子勿怕做勿着客人耐心浪勿高興末隨便耐去那哼末哉。耐說上仔倪格當倪倒問聲耐耐到底上仔倪啥格當哉。阿是倪騙仔耐格銅鈿呢。還是騙仔耐格人。就算耐真格上仔倪格當末也是耐自家情願上當格。勿關得別人啥事。正是妙。粲蓮花之舌氣煞瘟生。橫遭白眼之譏。傷心冤桶不知馬山甫說些什麼。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第一百二十四回 忍惡氣冤桶無顏 遭白眼瘟生致病

且說馬山甫一腔盛怒的。同着王安閣跑到陸韻仙那裏去。只指望大大的數說他一場。出出這一肚子的悶氣。不料陸韻仙有意要和他過不去。非但不會自家認錯。而且還連嘲帶笑的頂撞了他一番。只把一個馬山甫氣得無可如何。眼瞪瞪的看着陸韻仙的臉。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只得說道。總算我瞎了眼睛。一時晦氣。平空的要住在你這裏。如今也不必說了一面說着。一面喝着。叫家人收拾行李。立刻搬到輪船公司去。陸韻仙聽了。也不留他。只淡淡的說道。倪搭小地方。耐馬大少。勿中意。勿肯賞光。倪也勿好留耐。倪搭有啥怠慢格地方。末請耐馬大少。包荒點。勿要動氣。馬山甫這個時候。已經氣到極處。渾身亂顫。面白唇青。只連連的在那裏催着家人。快些收拾。陸韻仙說的話兒。一句也沒有聽見。坐在那裏。等了一回。等得那家人收拾停當。便同着王安閣立起身來。對着陸韻仙。要想說些什麼。却又說不出來。只勉強冷笑道。今天大年初三。我也不說什麼。但願你以後做的客人。大家都好好的。有始有終。不要像我這個樣兒。陸韻仙聽了馬山甫這句的話兒。不覺良心發現。面上一紅。別轉頭去。馬山甫賭氣同着王安閣走出陸韻仙大門。回到輪船公司來。馬山甫埋怨王安閣。爲什麼不幫着我罵他幾句。王安閣搖一搖頭道。我剛剛開口說了幾句。他就夾七夾八的。把我取笑了一場。他們吃把勢飯的。那一張嘴。鍊得就像個純鋼錐子一般。翻來覆去的。憑着他怎麼說法。你想我們那裏說得過他。馬山甫聽了。想了一回道。照你這樣的說起來。白白的受他一場糟場。難道就是這樣的罷了不成。王安閣道。你想有什麼法兒。就是依着你的話兒。他也沒有什麼大不是。不過是有些怠慢客人情形。可惡。宿人們怠慢客人。也是上海灘上常有的事情。算不得什麼希奇。就是他明明白白的自家承認。有些怠慢你。你又把他怎麼樣。還是和他到茶會上去講理呢。還是爲了這般小事。和他到新衙門去打官司呢。馬山甫聽了。想了一想。覺得王安閣的話也狠不錯。實在



沒有什麼法兒。便氣忿忿的說道。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約幾個朋友。去打掉他的房間。你看好不好。王安閣連忙搖手道。上海地方。比不得內地。萬一個他們去報了捕房。你又怎麼樣呢。馬山甫道。就是他報了捕房。我們也不見得吃虧。王安閣道。雖然如此。難道我們還爲了這件事情。和他打官司麼。況且到了那個時候。你說他有心怠慢。是沒有憑據的事情。我們打毀他的房間。却是件犯法的舉動。萬一個外國人說我們違背了他的馬路章程。一定要公事公辦起來。罰幾個錢。還在其次。我們的面子。又放在那裏去呢。你只要前前後後的想上一想。就知道這件事情。不是可以動得蠻的。馬山甫聽了一言不發。只低着個頭。坐在那裏。王安閣和他說話。他也不答應。到了晚上。連晚飯也不肯吃。王安閣勸了他一回。馬山甫只是給他一個不開口。王安閣也只得由他。一會兒大家睡覺。馬山甫衣服也不脫。只和衣躺在牀上。王安閣勸他寬了衣服再睡。他也不肯。王安閣只得自去安歇。到了明天早上。王安閣絕早起來。走到馬山甫房裏來看他。只聽得馬山甫睡在牀上。口中不住的在那裏哼唧唧的哼。王安閣連忙揭開帳子看時。只見馬山甫一個臉兒。都燒得通紅。合着兩眼。睡在那裏。王安閣見了這般形狀。心上便吃了一驚。叫了兩聲。馬山甫也不答應。只是昏昏的睡着。原來這位馬山甫出身富貴。平日之間。父母溺愛。奴婢承迎。一呼百諾。要一奉十。從來沒有受過這般的悶氣。如今平空碰了這樣一個釘子。自然的怒填肺腑。氣塞胸膛。更兼以前和陸韻仙彼此要好的時候。深情宛轉。恩愛纏綿。海誓山盟。千金一刻。春宵苦短。雙飛蛺蝶之圖。寶帳四垂。同命鴛鴦之影。未免的朝朝交頸。夜夜成雙。歡樂得過度了些。自然就把身體淘碌得虛弱起來。又受了陸韻仙這般怠慢。把天大的氣惱。都鬱在心裏。發作不出。登時就生起病來。滿身發熱。神識不清。來勢十分沉重。王安閣見他病到這般模樣。便不由的慌了手脚。連忙請了醫生來。和他診脈。這個醫生姓莊。外號叫做莊一帖。因爲他兩耳重聽。大家又叫他莊聾。當下莊聾看了馬山甫兩手的脈。又看了舌苔。細細的問



了病原。只是搖頭。口中說道。這個病勢。來得不輕。你們須要小心些兒。說着。便提起筆來。忙忙的開了一張方子。遞給王安閣道。吃了這帖藥。再看情形罷。一面說着。一面立起身來。王安閣聽着他這般口氣。心上甚是担驚。便道。請先生細看一看。他這個病。究竟能好不能好。莊聾。心中便有幾分不快。冷笑道。我們做醫生的。只會給人治病。要保着別人不死。那是辦不到的事情。就是我們自己將來也要死的。難道做了醫生。就會有什麼不死的秘訣不成。王安閣平空受了他一場搶白。不覺心中不快起來。暗想。怎麼這個醫生。這般無禮。待要和他爭論幾句。却轉過念頭。想道。今天是請他來看病的。何必和他鬪口。想到這裏。便忍住了。不開口。等得莊聾走了。連忙叫人去贖了藥。回來自己看着煎好了。給馬山甫吃了下去。却也沒有什麼動靜。不料過了一天。到了夜半的時候。馬山甫忽然沈重起來。口中謔語。身上燒得就如炭火一般。頭上却沒有一些汗氣。昏昏沈沈的。連人都不認識。時時刻刻的。在牀上坐起身來。掀開蓋的棉被。要走下牀去。口中只嚷着。要到陸韻仙那裏去問他。爲什麼這樣的沒有良心。慌得王安閣連忙把他按住了。仍舊捺他睡下。鬧了一夜。王安閣十分着急。恐怕馬山甫有些好歹。他一個人担不起這般鄭重。便想起章秋谷來。馬山甫常常的和他講起章秋谷的爲人。怎樣的緩急可恃。怎樣的仗義多才。王安閣本來原和秋谷相識。聽了馬山甫這般說法。覺得心上十分佩服這個人。如今忽然想起他來。便立時立刻的。趕到章秋谷公館裏頭去。把章秋谷拉了出來。在馬車裏頭。方才把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一一的和章秋谷說了。秋谷不覺大怒道。天下那有這樣的事情。一個吃把勢飯的。信人竟敢這般放肆。真是沒有王法的了。或者這個裏頭。另外還有什麼緣故。也未可知。王安閣道。這裏頭有別的緣故沒有。我也弄不清楚。據山甫自己口中講起來。却沒有什麼別情在內。正說着。馬車已經到了公司門外。停住車輪。秋谷和安閣都跳下馬車。走進去見了馬山甫。只見他臉上通紅。渾身發熱。連嘴唇都是紫黑的。見了章秋谷。也不認識。



只是忽笑忽哭的。口中混說。秋谷見了這般病勢。不由得也是吃驚。便走上去。把手向馬山甫頭額上邊一摸。只覺得炙手可熱。燒得甚是利害。秋谷取過幾張藥方來。看了一眼。只見方子上開的藥味。都是些荊芥防風陳皮甘草一派稀鬆的藥。秋谷看了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病勢重到這般田地。怎麼還吃這些平平常常的藥。說着便低着頭。想了一想。王安閣在旁看了。也不知他想的什麼。只對着秋谷說道。這件事情。真是累贅。偏偏的病在這個地方。萬一個有些好歹。這個干係。放在那一個身上呢。說着心上二十四分的着急。咳聲嘆氣。頓足捶胸。只急得在屋子裏頭。走來走去的四面亂轉。秋谷見了。便和他說道。你也不必這般着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意外禍福。那裏預先料得定。又不是你害他生病的。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倒是他們老太太那邊。該應打個電報去通知一下。這才是個道理。正是三更怪雨淒涼。病榻之禪。一夜西風憔悴。無家之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二十五回 發電信開函驚老母 抱不平療病出奇方

且說章秋谷見馬山甫病勢這般沉重。心上也覺得有些不妥當。便和王安閣商量。先打了一個電報。到常熟去給馬山甫的老太太。只說馬山甫病危。要請他老太太趕緊到上海來。和他設法療治。一面又和王安閣說道。據我看起來。我們這位老表叔的病。分明是被陸韻仙氣出來的。吃這些草根樹皮。那裏中用。不如還是去把陸韻仙設法叫來。叫陸韻仙在他面前自家認錯。好好的安慰他一番。解鈴還仗繫鈴人。或者竟有效驗也末。可知王安閣聽了道。你的話雖然有理。無奈陸韻仙這個爛污貨。十分可惡。他不肯自家認錯。我們有什麼法兒呢。秋谷笑道。這個不難。待我去和他講。就是了。老實說。也不怕他不肯。王安閣口中雖然在那裏答應。心上却狠有些不相信的意思。面子上却不好說出來。章秋谷見了王安閣這般模樣。心上早已明白。便對王安閣說道。這個時候。



已經差不多十二點鐘。我就到清和坊去。把陸韻仙立刻叫來。說着便忽忽的跳上馬車。一口氣趕到陸韻仙院中。陸韻仙剛才起來。正在那裏梳洗。見章秋谷走了進來。心上雖然有些詫異。却只說他是來找馬山甫的。笑迷迷的起身讓坐。口中說道。章大少阿是來尋馬大少格。馬大少勿知爲仔啥格事體。前日仔搭倪反仔一泡。搬仔物事去。倒說就此勿來哉呀。秋谷不等他說下去。便截住他的話頭道。如今閒話少說。你們那位馬大少爲了你的事情。在那裏生病。病得九死一生。你們總算是老相好。難道不去看看他麼。陸韻仙聽了。呆了一呆道。耐格閒話說得勿明勿白。啥格馬大少爲仔倪格事體。勒浪生病。阿是真格呀。秋谷微微一笑道。我們客客氣氣的難道我在你面上會講假話不成。陸韻仙聽了。心上覺得甚是詫異。口中說道。馬大少生病末勿關得倪啥事。碗爲仔倪啥格事體呀。秋谷道。據他自己講。是給你氣出來的。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人究竟是什麼的一件事情。陸韻仙聽了。頓了一頓。還沒有開口。那站在他身後和他梳頭的娘姨。便插口說道。格末真正阿彌陀佛。天理良心。馬大少來浪倪搭倪先生一逕。搭倪蠻要好。啥格俚自家生病。倒說是撥倪先生氣出來格呀。秋谷道。如今也沒有工夫來講這些閒話。只要請你梳好了頭。立刻到輪船公司去看他。一蹀好好的安慰他一番。或者他這個病。竟會好起來。也是論不定的。陸韻仙聽了。正在那裏沈吟不決。那娘姨又連忙說道。馬大少生病末。豪燥請郎中先生看哩。倪先生喫勿是郎中先生去做。啥格事體呀。秋谷聽了。正色向陸韻仙說道。據我看來。今天是一定要請你去一蹀的。馬車現在門外。你梳洗好了。我們一同去罷。陸韻仙低頭不語。那娘姨又向陸韻仙使一個眼色道。昨日仔王大人說。要搭耐坐馬車呀。到仔馬大少格搭轉來。再坐馬車。阿來得及呀。秋谷聽了。那娘姨的話兒。心上覺得狠有些兒不高興。又見陸韻仙低着個頭。在那裏躊躇不決。暗想我好意留還他們的面子。好好的和他講。他們倒這樣的不識好歹起來。既然如此。我也樂得教訓他們一頓。借此好燥燥自己的脾。想罷。便忽然變轉。



臉皮對着陸韻仙冷笑道你不用在那裏躊躇不決老實和你說吃了把勢飯的人身體就不是自己的今天你願意去也要你去上一蹀你就是不願意去也要你委屈一下去上一蹀我勸你還是爽快同着我快些去罷陸韻仙聽了章秋谷的話兒說馬山甫的病勢十分沈重心上來有些害怕如今又聽得秋谷這般說法未免心上也就有些不快活起來便也冷冷的笑道依仔耐章大少實梗說起來是倪一定要去格哉不過倪今朝軋實有點事體無撥工夫阿好明朝去仔罷秋谷慢慢的道不管你有一工夫沒工夫一定要請你今天去一蹀陸韻仙聽了心上更加不快便似怒非怒的瞅了秋谷一眼道既然章大少實梗說法倪倒說句笑話比方倪定規勿去末耐章大少那哼弄法娘姨聽着章秋谷的話兒說得這般強硬心上狠不願意也在旁邊笑道真格比方倪先生勿肯去末耐章大少阿有啥格法子秋谷聽了不慌不忙的道天下的事情總無非是講個情理況且你們把勢裏頭的人雖然是末等的生涯却是頭等的規矩好好的客人既沒有欠你們的錢又沒有漂你們的賬平空的把他這般怠慢這是那裏來的規矩你們倒講給我聽聽也好叫我見識見識陸韻仙和那娘姨起先聽了章秋谷的話兒還只道他是墮口講的頑話如今見秋谷正顏厲色講出這幾句話來字字當行言言有理方才吃了一驚知道章秋谷不是個好纏的人物陸韻仙想了一想方才開口說道章大少耐勿要去相信馬大少格閒話俚耐一場刮子才是瞎說倪搭待俚一逕才是客客氣氣哈格怠慢勿怠慢呀秋谷聽了哈哈的笑道明人面前不講暗話我章秋谷既不是那種沒用的瘟生又不是那般顛頂的飯桶你們在我面前也不必講這樣敷衍的話兒只老老實實的給我講了真話就是了陸韻仙聽了口中還想支吾秋谷接着說道如若你們一定不肯講出來我也不能勉強只怕你們今天在我面前敷衍得過去回來到了茶會上的時候就敷衍不過去了陸韻仙聽得秋谷話風利害便又吃一驚連忙轉口笑道倪也不過說說罷哉耐章大少面浪阿有啥勿去格道



理。秋谷微微一笑，也不開口。看着陸韻仙梳好了頭，立起身來，換了一件衣服。秋谷又對他說道：「你和馬大少大家好好的，怎麼會平空鬧出這樣的歪兒來？這裏頭究竟是個什麼道理？其實去年我在這裏吃酒的那一天，看着你那般模樣，就知道有些不妥。馬大少糊裏糊塗的，看不出來，究竟你們爲了什麼原由，要和他這樣的過不去呢？」陸韻仙聽了，便孃孃婷婷的走過來，拉着秋谷的手到榻上，並肩坐下，細細的把馬山甫如何不肯借錢，本家和房間裏娘姨如何的背地裏埋怨他，前前後後的許多情節，一一和秋谷說了。秋谷方才明白，笑道：「我本來原在這裏詫異，你們兩個人以前既是這般要好，爲什麼忽然這般的大決裂起來？但是這件事情，馬大少雖然自家不好，你們却也過分了些。吃了堂子飯，就有堂子裏頭的規矩，怎麼把房間裏頭的客人趕了出來，讓別人在房間裏擺酒？這又是那裏來的規矩？那娘姨聽了，還想遮蓋，便又插口道：『勿瞞章大少說，格日仔倪問搭格房間，軋實勿空，才是客人篤定好來。』浪格秋谷聽了，瞪了那娘姨一個白眼道：『你這樣的話兒，只好對着姓馬的講，怎麼對着我？我也說出這樣的話來，就算依着你的話兒，那一天的房間都是客人預定，馬大少是住在你們這裏過年的長客人，難道不是預定的麼？難道別人可以定你們的房間，姓馬的就定不得的麼？老實和你們講罷，你不用在我面前講這般大話，就是林黛玉、金小寶這樣的紅信人，在正月十五以前，也沒有多少吃酒的客人。不要說你們先生算不得什麼有名的紅信人，那裏會有這般生意？你難道把我也當作馬大少麼？一席話說得那娘姨閉口無言。陸韻仙臉上却添了一層紅暈，瞟了那娘姨一眼道：『耐阿好少說兩聲，啾啾啾，勿知算啥格樣式。』說得那娘姨撇着個嘴，跑了開去。陸韻仙方才拉着章秋谷，笑道：『一場刮仔，才是倪格勿好耐。章大少勿要動氣，故歇，隨便耐要那啣倪總，嚙啥勿肯說着，不覺臉上又是一紅。秋谷不覺一笑道：『這件事情，本來不干我事，我不過出來抱個不平罷了。我也沒有什麼生氣，我也不要什麼，我就要什麼也沒有。這般福分，陸韻仙見秋谷的。』



話兒說得針鋒相對。瞅了秋谷一眼，低下頭去。秋谷道：「你們那位馬大少病重得狠，如今事不宜遲，我們趕緊同去看他。」一看陸韻仙聽了，便懶懶的立起身來，也不帶娘姨，同着秋谷上了馬車。秋谷在馬車裏頭，又教了他幾句說話，說着又對他笑道：「你只要把初次哄騙馬大少的那些鈎心攝魄的話兒翻過來，和他再講一遍，管保他的病就會立時立刻的好起來。」陸韻仙聽了，紅着臉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倪騙馬大少，啥格閒話？」介阿是耐聽見格秋谷笑道：「你也不必瞞我，信人們和客人相好，總有幾句山盟海誓的話兒，方才拉得住客人們的心。這是你們做生意，不得不如此。有什麼不好意思？」陸韻仙被秋谷頂住了，沒有話說，只得笑道：「聽耐實梗說起來，比仔倪做信人格，再要熟點，像煞耐倒是格信人。」出身秋谷聽了，也笑道：「我好意教你，你倒反把我取笑起來。如今世上的人，真是沒有良心。」秋谷和陸韻仙一面說着話兒，那馬車走得飛快，不一刻早已到了輪船公司門外。秋谷同着陆韻仙急急的走到裏面，馬山甫一個人睡在那裏，口中還在那裏喃喃的說着謔語道：「你們同我到清和坊，我要問問他，爲什麼這樣的和我過不去。」秋谷聽了，也覺心酸，便指揮陸韻仙叫他走上前去。陸韻仙見馬山甫病到這般模樣，心上也覺得有些害怕起來，正是愛河滾滾難浮靈府之槎，情海茫茫不見回頭之岸，不知馬山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六回 抱沈疴三宵占勿藥 起鄉心千里整歸裝

却說章秋谷同着陆韻仙來看馬山甫的病。陸韻仙走進一步，看着馬山甫病到那般模樣，昏沈不醒，遍體發燒，心上不覺有些害怕，趑趄着腳兒，不敢走近身去。章秋谷見了，便和他說道：「你不用害怕，且走過去叫他一聲，看他知道不知道。」陸韻仙聽了，沒奈何，只得走近牀前，低低的叫了一聲「馬大少」，馬山甫仍是不應，只合着眼睛，呼呼的喘氣。陸韻仙又叫一聲「馬山甫」，又不答應。陸韻仙到了這個時候，由不得天良發現，想着那往日的纏綿看



着他這般的委頓心上一酸兩行珠淚直掛下來不由得輕移蓮步走到馬山甫的身旁就在牀沿上坐了下來。一手拉着馬山甫的手低下頭去在馬山甫耳邊叫了一聲說也奇怪馬山甫病了幾天熱得昏昏沈沈的連人都。不認得吃下藥去也如石投水不見一些兒效驗如今聽了陸韻仙叫他一聲好似觸着了電氣一般登時渾身一震睜開雙眼把陸韻仙看了一看忽然說出話來道我病了幾天你也不來看我一看陸韻仙見馬山甫忽然和他說起話來竟是清清楚楚的不像個病重的樣兒心上也不由得暗暗稱奇王安閣站在門外看了也覺得甚是詫異章秋谷更是眉飛色舞的看着王安閣道何如王安閣只點一點頭微微含笑陸韻仙又對馬山甫低低說道馬大少耐啥洛好好裏生氣病來哉呀耐自家保重點哩原來馬山甫病了幾天心上糊裏糊塗的把陸韻仙和他過不去的事情都忘得乾乾淨淨如今聽得陸韻仙問他爲什麼生病猛然把這件事情記了起來。呆呆的看着陸韻仙看了一回却說不出什麼來只對着陸韻仙長嘆一聲流下兩點眼淚陸韻仙見了心上狠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便連忙取出一方絲巾和他拭淚在他耳邊輕輕的說道耐勿要實梗動氣一場刮子格事體才是倪勿好耐自家身體要緊豪燥點好好裏養病勿要去心浪瞎轉啥格念頭阿曉得耐來浪倪搭也總算老客人哉倪有啥得罪耐格場化末耐包荒點勿要捉倪格過意耐有啥閒話只管搭倪說末哉就是耐心浪向勿舒齊罵倪一場打倪一頓倪倒也無啥希奇怪實梗氣壞仔耐自家格身體啥犯着呀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幾句話兒一霎時好像那甘露沁心醍醐灌頂登時精神就爽快許多覺得這幾句溫柔宛轉的話兒甜迷迷的鑽進耳朵軟融融的直走心脾五臟六腑沒有一處不走到渾身骨節沒有一根不鬆爽直比那華佗扁鵲的神方起死回生的靈藥還要効驗些兒停了一停馬山甫心上還有些糊裏糊塗的不得明白便問着陸韻仙道你怎麼跑到這裏來那一個叫你來的陸韻仙聽了回過頭來看了一些秋谷一眼秋谷遠遠的對他做一個手勢陸



韻仙會意便道。倪聽見耐來浪生病心浪搭耐發極實梗。洛跑得來看看耐格呀。嚙撥哈人叫倪來。碗馬山甫聽了心上。更是歡喜。便大聲說道。你這話兒是真的麼。陸韻仙道。自然真格。碗阿有啥假格呀。馬山甫聽了。更喜便拉着陸韻仙的手。想要坐起身來。不想病了幾天。飲食不進。那裏坐得起。只覺得眼迸金花。耳鳴石磬。早掙出一頭冷汗來。馬山甫不由阿呀一聲道。怎麼我病了幾天。就會病到這般田地。陸韻仙連忙說道。耐自家勿曉得耐生仔病。別人家替耐急煞。快豪燥點。勿要實梗說着不覺。面上一紅。回轉頭來。瞧了秋谷一眼。秋谷知道他有些話兒。不好在衆人面前講出來。便拉着王安閣走到外面。憑着陸韻仙和馬山甫兩個人。在房內。陸韻仙趁着這個當兒。着實的安慰了馬山甫一番。至於他那安慰的話兒。究竟是如何說法。在下做書的當時。沒有聽見。不便捏造。一番說話出來。只好請諸位看官自家去揣摩想像的了。如今閒話休提。只說章谷秋和王安閣在外面坐了一回。聽見馬山甫嚷着要吃粥。秋谷大喜。便叫王安閣趕緊送進去。馬山甫吃了一碗。又微微的出了一身汗。秋谷方才走進房去。和他相見。却絕不提起去叫陸韻仙的事情。馬山甫見了秋谷。也略略的應酬幾句。秋谷也隨便講了幾句套話。便走了出來。陸韻仙也走到外面。秋谷見了陸韻仙。便對他笑道。何如。我的主意怎麼樣。陸韻仙笑道。格末真真詫異。倪自家也勿懂啥格道理。說着。便又向秋谷說道。故歇馬大少好仔點哉。倪轉去仔明朝再來。阿好。秋谷聽了。搖一搖頭道。這個不能。你看他現在雖在好些。却是靠不住的。只好委屈你。在這裏住上幾天。等馬大少病好了回去。陸韻仙聽了。呆了半晌。方才說道。格是勿局格哩。秋谷道。有什麼不行。馬大少的病。是爲你身上起的。論起理來。你也該應在這裏陪他幾天。陸韻仙道。來浪間搭住幾日天。倒嚙啥希奇。不過倪搭有幾幾化化事體。陸韻仙說到這裏。秋谷截住他的話道。我知道你的事情。無非是要應酬客人。不能分身。只要和本家說明。有什麼客人來。只說你有事情。到蘇州去了。四五天就回來的。客人叫局。也好托別的信人代應。有



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陸韻仙聽了。推托不得。呆了一回。只得又道。倪是倒嚙哈。就怕倪搭格斷命本家勿肯。秋谷哈哈笑道。這個事情交給我就是了。本家不肯放你住在這裏。無非怕少了生意。我立刻同着你回到清和坊去。當面和他講。每天包你二十個局就是了。你們挂着牌子做生意也無非爲的是錢。難道有了錢還辦不到麼。陸韻仙見秋谷許他二十個局。一天心上雖然還有些不滿。意口中却說不出來。更兼方才已經領過這位章秋谷先生大教。知道是個平康巷裏的慣家。煙花隊中的俠客。想着就是不答應也不中用。只得點一點頭道。只要本家嚙哈閒話說。倪是總歸肯格說着。又把秋谷的衣服拉了一下。洋洋的笑道。耐章大少面浪。哩換仔別人來是。倪就老實勿客氣。哉秋谷笑道。承情得狠。承情得狠。如今閒話少說。我們就同去罷。陸韻仙聽了。點頭微笑。便同着秋谷坐上馬車。跑回清和坊。一弄秋谷到得院中。立刻把女本家叫了上來。和他說了情由。問他心上怎麼樣。還是肯與不肯。那女本家見了章秋谷。丰裁凜凜。相貌堂堂。言語驚人。目光如電。先就覺得有幾分怕他。又聽得講着馬山甫的事情。口口聲聲的只說你們吃把勢飯的人。不該這般模樣。把那女本家說得啞口無言。起先聽得章秋谷的話兒。要把陸韻仙留在那裏。伺應病人。心上大大的不願意。直至秋谷說到每天包他二十個局。有一天算一天。方才心中歡喜。滿口應承。却又對着秋谷說道。倪有一句閒話。要搭章大少商量。故歇。剛剛開菜盤。格辰光。請章大少照應點倪。秋谷笑道。既然如此。就每天包你三十個局。何如。天下的事情。只怕你不要錢。沒有法子。只要你肯要錢。事情就容易辦了。說着。便叫陸韻仙收拾些隨身衣服。和梳洗的器具。帶一個娘姨同去也。好遇事招呼。陸韻仙到了這個時候。知道不能不去。只得草草的收拾起一個衣包。同着秋谷一同前去。果然馬山甫自此以後。耳朵裏頭聽着陸韻仙的嬌音。嘹曬眼睛裏頭。看着陸韻仙的倩影。娉婷一時展動。便來纖手扶持。說句話兒。又是芳心熨貼。藥爐茗椀。攙和着粉氣。脂香。春恨秋悲。都化作歡苗。愛葉。這幾天之內。馬山甫倒着。



實享些艷福。那病便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不到一禮拜。馬山甫已經全愈。馬山甫的那位老太太。和他夫人接了電報。嚇得魂不附體。連忙星夜趕來。章秋谷見了馬老太太。便把馬山甫起病的情由。和自己的打算。細細的說了一遍。馬老太太千恩萬謝。感激非常。陸韻仙見馬老太太同着少太太。一同來了。自己心上不安。便告辭要走。秋谷也不攔他。叫王安閣給他二百塊錢。另外付二十塊錢。給那姑娘。陸韻仙便同着姑娘。告辭走了。馬老太太和馬少太太。見了陸韻仙。妖妖嬈嬈的樣兒。又知道馬山甫的病。是給他氣出來的。不覺心上十分恨他。馬少太太更是眼中出火。恨不得揪他過來打他一頓。幸而秋谷預先和馬老太太說過。不要難爲他。不好將他怎樣。只直着眼睛。一直瞪着陸韻仙。出去。章秋谷倒爲着這件事情。忙了好幾天。光陰迅速。不覺又是一月有餘。這一天。秋谷在書局裏頭。完了公事。沒有什麼事情。便同着辛修甫。走到龍蟾珠那裏去。打茶圍。坐了一回。龍蟾珠要留他們吃飯。辛修甫忽然想起。對秋谷道。葛懷民昨日在湖北回來。你可知道麼。秋谷搖一搖頭道。不知道。他沒有到我那邊去。修甫道。我也是小屏和我說的不如。今天和他接個風。就在這裏吃一檯酒。何如。秋谷聽了點頭道。好。辛修甫寫了幾張請客票。叫相幫分頭送去。一會兒。葛懷民第一個先到。三人相見。叙了些多時闊別的朋情。又談了些湖北地方的風景。早見王小屏。劉仰正。陳海秋等。都陸續到來。辛修甫叫擺檯面。大家入席。一面吃酒。一面高談闊論起來。秋谷和他們議論了半天。不知不覺的。又講起嫖經來。秋谷對他們說道。嫖的一個字兒。全在要講資格。就同如今官場裏頭的吏部。截取資俸。挨次輪選。外官記算勞績。委署差缺的一般。有了資格的。到處不至吃虧。沒有資格的。就是有了錢。也不中用。正是星橋橫過蒼茫。銀漢之波。鵲駕飛回。惆悵黃姑之恨。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七回

講嫖經名士高談

打茶圍瘟生吃醋



且說章秋谷正講得高興。劉仰正便對他說道：「你這個話兒，我不敢附和。據你講做嫖客全要資格，就是『有錢也』不中用。難道有了資格的嫖客，就可以白嫖，不用出錢的麼？」秋谷笑道：「你這個話兒，又不是這般說法。你『只要聽』我細細的講，你就明白了。如今那些堂子裏頭的信人，一個個都是精靈古怪的。那裏還比得從前，差不多些的。客人跑到堂子裏頭去，要是個漂亮些兒的，還好。『只要略略的』有些士氣，或有些不合款式的，地方那班信人看了，心上就不高興起來。不但是暗中奚落甚，而至於還要當面欺凌更兼。如今的堂子裏頭，另有一般習氣。以前的信人，掛著牌子做生意，『只要是個肯花錢的客人，就是了。』那裏去管他什麼。『瘟生不瘟生，曲辯子不曲辯子，就是做着了。』天字第一號的曲辯子，客人也沒有什麼人去笑他。現在的那班信人，『只要做着了』一個土頭土腦的客人，大家便要指指點點的笑他。只說他做着了土地碼子，就是『有錢的人』，也不過背地裏灌幾句米湯，騙他幾個錢。面子上那裏肯好好的待他。至於那班有資格的嫖客，比起那些曲辯子的客人來，却是大不相同。本來是嫖界的慣家，花叢的老手，堂子裏頭的那些規矩，件件皆知。信人們的喜怒性情，般般都曉。既沒有一句惹厭的話兒，又沒有一些瘟生的舉動。信人們見了這樣客人，非但不敢得罪，而且還要好好的巴結着他。所以如今的嫖客，有了錢，又有資格的，自然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客人。就是『有資格的』，沒有錢的客人，堂子裏頭也不敢怎生的怠慢。獨的碰著了那班只有銀錢，沒有資格的客人，驅了他無數的銀錢，還不說一句好話。這些情形，是我近年以來，在堂子裏頭細細的考察出來的。你若不信，『只要你自家慢慢的細心查察，就知道我的說話不是欺人之談了。』秋谷說罷，席上的人，大家都點頭道：「是只有劉仰正聽着，還覺得有些不信。又對着秋谷道：『你雖然說得，甚是有理。』我的心上，却始終覺得有些疑惑。那班堂子裏頭的信人，專要喜歡那有資格的嫖客，有什麼好處呢？嫖客的有資格，沒有資格，是慣家不是慣家，又與信人什麼相干。照這樣說起來，那班信人掛了牌子做生意，不



是做的錢。難道是做的資格不成。秋谷笑道。這個話兒。你又說得太過了。些我方才說的。沒有錢。不是說有了資格的客人。就可以一毛不拔。不過用起錢來。有些斟酌。不是那般一曲千金一笑萬金的用法。難道他們做官人的。不要客人的錢。拿着錢出來。倒貼不成。劉仰正聽了。方才點頭一笑。道。這還罷了。方才你的話兒。說得含糊糊的。不狠明白。所以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但是這個裏頭的事情。我究竟還有些索解不得。那些有了錢。沒有資格的嫖客。爲什麼倒要吃虧呢。秋谷道。那些嫖客。雖然有幾個錢。堂子裏頭的規矩。却一毫不懂。該應用錢的地方。他肯用不該用錢的時候。他又偏要亂用。用了無數的錢。官人身上。却沒有一些兒好處。比不得那些嫖場的老手。用的錢。一個一個。都是用在面子上的。既鬧了自己的聲名。官人又受了他的實惠。明明的只用了一千塊錢。給別人看了。却好像用了三千五千的一般。要是你做了官人。碰着了這樣的兩個嫖客。兩下比較起來。究竟你還是巴結那一個的呢。劉仰正聽了。這一大篇議論。方才頓口無言。心上十分佩服。暗想。秋谷這個人。真是精明。會把堂子裏頭的情形。看得這般透澈。想着口中說道。我們好好的講話。你無緣無故的。又要和我取笑。該應罰你一杯。便取過酒壺來。斟了滿滿的一大杯。遞給秋谷。秋谷也不推辭。哈哈一笑。接過來一飲而盡。又道。雖然如此。究竟這個嫖字。實在不是什麼好事情。卽如我們同鄉。有個姓馬的。叫做馬山甫。好好的到上海來結算賬目。忽然高興起來。做了個清和坊一弄的陸韻仙。兩個人恩愛非常。恨不得化做一團合成一塊。不知怎樣的平空爲了幾百塊錢的事情。兩個人爭論起來。鬧了一回。氣得生了一場大病。病得個九死一生。若不是我章秋谷出來。和他幫個忙兒。只怕一條性命。就保不住了。爲了一個官人。幾乎白白的送掉了自家的性命。你想這個嫖有什麼好處。原來馬山甫的事情。只有辛修甫一個人知道。別人都不得曉得這件事兒。如今聽了他這般說法。便大家七張八嘴的問他。秋谷到了這個時候。方才把馬山甫和陸韻仙的事情。細細的和衆人說了一遍。大



家聽了。都嗟嘆不已。只有王小屏一個人坐在那裏。低着個頭。默然不語。好像有什麼心事的一般。秋谷留心看着。覺得詫異。便問道。小屏兄。你爲什麼這般模樣。你心上有什麼委決不下的事情。何妨講出來。給大家聽聽。或者我章秋谷有可以和你出力的地方。做個現在的古押衙。再世的黃衫客。也未可知。王小屏聽了。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嘆了一口氣。口中說道。我沒有什麼事情。章秋谷看着他那般模樣。雙眉緊縐。神彩黯然。知道他一定有什麼不得已的事情。便又道。我們在座的這幾個人。都是金石同心。芝蘭結契的朋友。朋友身上的事情。就是自己身上的事情。你有什麼爲難的事。爲什麼不肯講出來。給我們大家聽聽。難道我們這班人。夠不上你的交情。算不得你的朋友。麼。幾句講兒。把王小屏說得發起急來。只得說道。你既是這般說法。我不得不和你們講個明白。但是這件事情。是無從措手的。我就和你們講了。你們也不能幫我的忙。秋谷道。不用管他能幫忙不能幫忙。你且先把這件事情。講給我們聽聽。王小屏方才說道。我以前做的。信人是公陽里鄭菊香。你們都知道的。今年我又做了個東蒼芳的洪素卿。方才叫來的就是他。說到這裏。陳海秋大笑道。我知道你事情一定是害了單思病。這樣的事兒。也值得要放在心上。只要我秋谷見出個主意就是了。包管一霎時。握雨携雲。顛鸞倒鳳。王小屏縐縐眉頭。連連的搖手道。你不要混說。我那裏害什麼單思病。你們只慢慢的聽就是了。我自從做了這個洪素卿以後。不上一禮拜。就落了相好。陳海秋又插嘴道。如此說來。一定是你要娶他回去。請我們和你做個媒人。可是不是。王小屏搖一搖頭道。不是。不是。秋谷對陳海秋道。你不要和他打岔。我們聽他講下去。說罷。大家便不開口。王小屏又道。這個洪素卿。待我甚是殷勤。應酬也十分圓到。不想一禮拜之前。素卿那裏。來了個姓焦的客人。聽說是什麼洋行裏頭的小老板。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我雖然和他並不相識。他却專門的和我作對。每逢我到素卿那裏去的時候。他一定佔住了房間。死不肯讓。素卿也無可如何。一連這樣的兩天。我



被他嘔得氣不過。就和素卿說了。叫他叫個雙檯。立刻就擺。我的意思原想要趕掉這個混帳東西。不想他聽得我。叫雙檯。他就叫個雙雙檯。大家進來進去。我吃了一個四雙雙檯。他也吃了一個四雙雙檯。賴在那間房內。死也不肯出來。就是這樣的一連鬧了兩天。花了三百多塊錢。始終還是進他不過。方才素卿悄悄的問我。爲什麼伏伏貼貼的情願讓。他你們和我想想。叫我怎樣的回答他呢。秋谷聽了。啞然笑道。你這個人也太認真了。這樣的事情。有什麼希奇。要是將就些兒。不用頂真。就讓了他。也算不得什麼大事。何必把這般小事。放在心上。王小屏道。你的話兒。雖然不錯。但是你沒有身親其境。自然是冰涼雪冷。平淡稀薄。說起來不值一笑。要是你做了我設身處地的自己。當着這般的境界。就知道我的話兒。是不錯的了。秋谷聽了。想了一想。這幾句話兒。却也不差。便道。據我看來。你們兩下爭論的。都一些無謂的閒氣。何必這樣頂真。要是箇人和你是要好的。還罷了。萬一個箇人對着你。是一團假意。向着別人。倒是一片真心。你還要不顧死活的去吃。這般冷醋。那就。以不必了。秋谷說着。辛修甫和劉仰正。葛懷民。也大家道。是都勸着王小屏。不要再去發癡。王小屏那裏肯聽。只對着他們說道。方才我已經和你們說過。洪素卿的待我。委實是十分要好。不過這件事情。素卿也作無可如何。掛了牌子做生意。走進來的。都要應酬。不能趕他出去。我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個驅逐他的法兒。請你們幾位和我想想。有什麼法兒。沒有。辛修甫聽了道。這個法兒。倒很不容易。你想大家都是同樣的客人。更兼他有的是錢。堂子裏頭。只要有錢。就可以進去。有什麼法兒。禁止他。秋谷低着頭。想了一想。忽然心中觸動了一個頭。便向王小屏說道。有是有一個法兒。在這裏。這個時候。却不便說出來。我們同到洪素卿那邊去。待我細細的下一番研究的工夫。或者竟有個禁止他的法兒。也是論不定的。王小屏聽了。問他是什麼法兒。秋谷那裏肯說。只說這個時候。不能和你說。和你說了。你要洩漏出來的。王小屏聽了。只得由他。辛修甫和陳海秋等一班人。也問他究竟想



的是什麼法兒。秋谷只微微的笑。一言不發。王小屏道。既然你一定不肯說。我們也勉強不來。如今我就請你們兩位。到法華寺那邊去吃酒。何如。大家請一點。便叫了幾碗。來。便吃了些。三客一齊起身。逕到東門外。法華寺。院中果然那姓焦的。在。住了素卿的。房。王小屏只得同着衆人。到對面房間坐。是。樓。唐得寶之歌。室。雨。道。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文交代。

第一百二十八回 洪素卿昧良施巧計 章秋谷談笑破奸謀

且說王小屏同着衆人在對面房間坐下。洪素卿。面。花。的。走出來。叫了一聲王大少。又一問了衆人的名。姓。應。得。是。週。到。應。酬。了。一。回。便。拉。着。王。小。屏。的。手。到。榻。上。坐。下。把。眉。頭。一。縐。低。低。的。向。王。小。屏。說。道。耐。哈。陸。勿。早。點。來。呀。剛。剛。格。個。斷。命。客。人。跑。得。來。勿。多。歇。趕。緊。趕。緊。勿。脫。真。正。拿。俚。無。那。等。格。末。叫。討。氣。得。來。王。小。屏。聽。了。心。上。自。是。不。快。便。道。我。今。天。一。定。要。在。你。正。房。間。裏。頭。請。客。你。去。和。他。講。一。聲。兒。他。要。是。個。知。事。的。趕。緊。給。我。滾。出。去。洪。素。卿。聽。了。點。頭。答。應。秋。谷。便。問。道。這。個。姓。焦。的。究。竟。是。做。什。麼。事。情。的。他。和。你。講。過。沒。有。洪。素。卿。道。俚。自。家。說。起。來。是。海。外。得。來。哈。格。榮。德。洋。行。協。順。祥。銀。號。寶。昌。錢。莊。才。是。俚。篤。一。幹。仔。開。格。秋。谷。聽。了。微。微。一。笑。也。不。開。口。只。見。洪。素。卿。立。起。身。來。對。着。王。小。屏。說。道。倪。過。去。搭。俚。說。一。聲。說。着。便。慢。慢。的。走。過。去。秋。谷。見。素。卿。過。去。便。留。神。細。聽。要。聽。那。姓。焦。的。怎。樣。的。一。個。說。法。只。聽。得。素。卿。走。過。去。竟。朗。朗。的。高。聲。說。道。焦。大。少。對。勿。住。格。間。房。間。有。客。人。來。請。客。謝。耐。阿。好。請。耐。到。亭。子。間。裏。向。去。坐。歇。秋。谷。聽。了。心。上。猛。然。一。動。連。忙。提。着。耳。朵。再。聽。下。去。早。聽。得。那。姓。焦。的。大。聲。說。道。你。倒。說。得。好。輕。鬆。的。話。兒。別。人。要。請。客。難。道。我。不。要。請。客。的。麼。老。實。說。這。個。房。間。姓。焦。的。請。定。了。別。人。在。你。這。裏。吃。酒。那。怕。他。吃。一。百。檯。五。十。檯。我。姓。焦。的。一。定。奉。陪。只。要。他。佔。得。住。這。個。房。間。就。算。他。是。好。的。王。小。屏。在。對。面。房。間。裏。頭。聽。了。心。上。十。分。生。氣。却。又。發。作。不。出。來。只。對。着。秋。谷。說。道。你。們。聽。聽。可。有。什。



麼法兒。辛修甫和陳海秋等聽了那姓焦的說話。這般放肆。大家也覺得有些憤憤不平。只有章秋谷只對着他們搖手。叫他們大家不要開口。看一看房間裏頭。只有一個大姐坐在那裏。秋谷霍的立起身來。向着床後便走。大家看了。只說他要小便。到床後去找便。便也不去管他。那裏知道秋谷從房後的小門裏面。一溜烟溜出來。轉到一面。一直走到正房門外。放輕了脚步。悄悄的在門簾縫裏偷窺。只見一個油頭滑腦的少年。正把洪素卿擁在。身上。兩個人。密密切切的在那裏。貼着耳朵。講話。咕咕唧唧的一個字都聽不出來。只見洪素卿點一點頭。滿面笑容的對着對面房間。把手做一個手勢。那少年也點一點頭。洪素卿便立起身來。秋谷連忙輕輕的躡步回去。故意到大床後面去轉了一轉。方才走出來。辛修甫問道。怎麼你一個小便。去了這許多時候。秋谷不語。只對他搖頭。辛修甫不知道什麼意思。正要問時。早聽見弓鞋聲響。洪素卿緩步進來。對着王小屏搖一搖頭。道。格個斷命客人。格末叫討氣。叫倪那哼。弄法。王小屏聽了。怒氣填胸。一時却也說不出什麼來。正在這個當兒。忽然章秋谷立起身來。對王小屏道。你們請在這裏略坐一回。我有些小事去去就來。說着便急急的走了。辛修甫看了這般光景。料想今天房間是估不成的了。便向衆人使一個眼色。大家立起身來。辛修甫對王小屏說道。堂子裏頭本來是逢場作戲的地方。今天沒有房間。還有明天。明天沒有房間。還有後天。何必這樣認真。平空的和人口氣。據我看起來。不如暫時去了。明天再來。何如。辛修甫的話還沒有說完。王小屏跳起身來。攔住衆人。口中說道。房間不房間。不要管。官難道別人可以在這個地方請客。我就不好在這個地方請客的麼。你們諸位。又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既然來了。何必這般催促。衆人聽了。大家都只得重複坐下。王小屏一面叫洪素卿招呼擺檯。面。一面和衆人代寫局票。辛修甫道。秋谷還沒有來。你們可要等他一等。正說着。只聽得對面房間裏頭的客人。高聲大叫起來。拍着桌子道。你們的人都到那裏去了。怎麼我一個人坐了半天。連人影兒也不見一個。洪素卿



聽了。縐着眉頭。連忙移步進去。對他噴道。啥格。嘆。嘆。嗶。嗶。得來。撥別人家。聽見仔。阿要好聽。那姓焦的大聲說道。我叫你過來。沒有別的事情。趕快和我照式照樣的。叫一個雙檯下去。立時立刻給我擺上來。王小屏和辛修甫等聽了。大家都是面面相看。想不出一個主意。停了一會。猛然聽得樓下相幫一聲高叫。客人上來。就這一聲裏。早聽得脚步聲響。章秋谷滿面笑容。飛奔上來。辛修甫問道。你一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的。秋谷只是笑。也不開口。走進房來。就對着衆人搖手。叫不要混鬧。衆人不知道什麼道理。便大家都不開口。眼睜睜的十餘只眼睛。都看着章秋谷。要看他做些什麼。只見他不慌不忙。慢慢的走到王小屏身旁。低低的問道。你身上帶錢沒有。王小屏聽了。甚是詫異。便對他說道。今天我身上有些鈔票。却也不多。止有一百多塊錢。你平空問他做什麼。秋谷低低的說道。你不要多講。你們大家不要開口。只聽着我的調度。我要怎麼樣。你們就依着我怎麼樣。等會兒包你有個法兒。把那個混賬東西趕他出去。王小屏聽了。半疑半信的心上。狠有些兒疑惑。秋谷又走過去。問着辛修甫和陳海秋。劉仰正。葛慶民等。問他們有錢沒有。也有帶着錢的。也有不帶的。幾個人合起來。也有二百多塊錢。秋谷又叫他們把帶的錢。一古腦兒都拿出來。等回兒再還你們。衆人聽了。心上大家都詫異起來。辛修甫先問道。究竟你爲着什麼事情。何妨說給我們聽聽。章秋谷道。你們不要慌。等一回兒自然明白。辛修甫道。怎麼這樣糊裏糊塗的。秋谷不等他說下去。連忙搖手道。你們不要開口。我得了一個極好的主意。要替小屏出出氣兒。你們等會兒看就是了。大家不用開口。看我一個人發揮。如今你們把錢趕緊拿出來。交給我。趕着這個當兒。不要給素卿瞧見。衆人聽了。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只得大家把帶的幾張鈔票。都拿出來。交給秋谷。秋谷接在手內。又在自己身上。掏出幾張鈔票。併在一起。交給王小屏。口中說道。你好好的收起來。等回兒自有用處。王小屏摸頭不着。連忙問道。我又沒有問你借錢。交給我做什麼。秋谷縐着眉頭道。你不用多說。只依着我的調度。少



停一刻。包管和你把那姓焦的驅逐出去。叫你大大的出口氣兒。王小屏聽了。疑疑惑惑的。也不知章秋谷是什麼意思。幸修甫道。秋谷的爲人。樣樣都好。就是有一件性情不好。專喜歡叫人打他的。悶葫蘆。一言未畢。只見洪素卿。嫵媚而來。走進房門。對着王小屏。把金銀在地上一頓。着牙齒。把手指着對面。低低的罵道。格個殺千刀。末直頭。是格強盜。坯定規。攪好死法。格王小屏聽了。洪素卿罵那姓焦的。心上自然高興。却爲着這房間。避不過他。究竟心中不樂。還沒有開口。早聽得秋谷大聲說道。難道我們吃酒。就在這個地方麼。洪素卿聽了。連忙搶步過來。對着秋谷道。章大少。勿要動氣。格個斷命客人。煞死格坐來。浪仔勿肯走。王大少吃雙檯。也要吃雙檯。真正叫拿俚無那。亭秋谷不等說完。忽然說道。我今天倒要學着他們。那班曲辯子。發一個癡。一定要賞鑒你的臥室。今天就吃個雙檯。洪素卿還沒有答應出來。早聽得對面房間裏頭。那個姓焦的。也在那裏高聲說道。我也吃個雙檯。秋谷聽了。微微一笑。道。狠好。他要和我鬥氣。那是他的造化。來了。既然如此。我就吃個四雙檯。那姓焦的。也是大聲應道。什麼造化。不造化。堂子裏頭吃酒。只要有錢的。那一個不是大爺。我也吃個四雙檯。秋谷哈哈大笑道。好得狠。好得狠。我再加一倍。三十二檯。那姓焦的。也應道。我也三十二檯。老實和說罷。不要說三十二檯。就是三百二十檯。我姓焦的。也要陪你一下。秋谷又哈哈的笑道。三十二檯。酒錢不要四百多塊錢。不是頑的。可是真的麼。那姓焦的高聲答道。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幾塊百錢的事情。算什麼大事。這個時候。劉仰正和葛懷民等。忽然見秋谷這般舉動。十分詫異。就是王小屏自己。心上也覺得有些不以爲然。想着花幾個錢。爭得回面子。也還不要說他。花了無數的錢。爭不到一絲一毫的面子。覺得大可不必。劉仰正便走過去。拉了秋谷一把。道。你平日之間。講起那班吃醋。進房間的客人。笑他們是個痴子。怎麼你今天自己也做起痴子來。況且這個地方。又不是你的相好。你也不便這個樣兒。秋谷聽了。回頭對他笑道。我自有我的布置。這會兒



不用你們多管。辛修甫在旁看了秋谷這般舉動。心上已經有了幾分明白。便走過來。拉着劉仰正道。他有他的道理。我們不必管他。只看他怎樣的一個布置就是了。劉仰正聽了。便不開口。大家靜悄悄的。站在那裏。只聽得秋谷口中說道。我吃了三十二檯。你也吃三十二檯。麼不要等回兒。反悔起來。那姓焦的冷笑一聲。道。那一個反悔的是個畜生。秋谷大笑道。好好反悔的是個畜生。一面笑着。一面大踏步走出房門。三脚兩步的。竟向着對面直闖進去。王小屏和辛修甫。見秋谷闖進對面房間去。不知道他葫蘆裏頭。究竟是什麼。變不由得大家面相。相看做聲不得。素卿出其不意。吃了一驚。連忙趕出房去。要想叫他回來。口中叫道。章大少。要進去。與倪堂子裏向。無撥實便。規矩格。呀說詩。遲那時。快秋谷早已闖了進去。那裏叫得回來。這一來。有分教。識破黔驢之技。名妓驚心。幸逃子路之拳。滑頭喪胆。不知以後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三十九回 闖房間痛罵滑頭 驅恩客難爲名妓

且說章秋谷大踏步跨進對面房間。那姓焦的正在那裏搖頭擺腦的。自鳴得意。忽然見秋谷闖了進來。也不覺吃了一驚。心上狠覺得有些忐忑。連忙起身。來口中說道。你平空闖我的房間。是何道理。難道堂子裏。沒有規矩的麼。正說着。洪素卿已經趕了過來。那姓焦的見了洪素卿。便大聲說道。你們堂子裏頭。究竟有規矩沒有。規矩怎麼好好的。平空有人闖起房間來。洪素卿不及回答。連忙走過去。拉着秋谷的衣服。陪笑道。章大少。謝謝耐請到格面去坐堂子裏。向格規矩。章大少阿有啥勿曉得。秋谷笑道。你不要這般害怕。我只要和你們這位焦大少說一句話兒。有什麼事情。都是我一個人承當。與你不相干。你只顧放心說着。便對着那姓焦的。把手一拱。含笑道。我闖了你老哥的房間。是我一時鹵莽。你老哥不要見怪。如今有一句話兒。要請問你老哥。那姓焦的見秋谷無故闖他的房間。心上自是十分不快。但是從來有一句俗話。叫作楚霸王尊拳不敵張子房的笑臉。







那有不帶現錢的道理。不是我在這裏講一句不中聽的話兒。今天拿不出錢來，的就是那天字第一號的滑頭碼子。你老哥可不要見怪。那姓焦的聽得秋谷的口氣越逼越緊了。一時間騰挪不得，臉上竟紅起來。停了一停，只得又道：「上海灘上的客人，要是在堂子裏頭吃酒，都要付起現錢來。那就連路都不用走了。況且我在他們這裏欠賬，自然和他們有欠賬的交情。只要他們自己放心，就是了。要你來着，急做什麼？」秋谷大聲道：「欠賬不欠賬，交情不交情，我都不管。總而言之，今天這件事情，有錢的就是上風，沒有錢的就是飯桶。你當了個嫖客，連這幾個錢都拿不出來，還關你的什麼架子？我勸你還是早早的跑到別處去罷，省得當場出醜。面上無光，那姓焦的聽了秋谷這番說話，面子上一時過不去，大怒道：「你究竟是個什麼人？我認都不認得你。你平空闖了我的房間，還要在這裏滿嘴裏說我。那有這樣的開工夫來和你鬥口？快快的給我請出去。」秋谷淡淡的笑道：「我闖了你的房間，是我的不是。等一會兒自然向你服禮。如今只要請你把身邊的錢取出來，給我們大家看看。一則財了我們的櫃，二則裝了你自家的幌子。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情願自認下風。居士不沾拍腿就走。難道這樣光天化日的世界，你拿出錢來，我們會搶了你的不成？那姓焦的聽了一言不發，只把一雙眼睛不住的望着洪素卿。把那一點未唇路路的動了一動，一雙俊眼微微的斜了一斜。那姓焦的得了這個暗號，立時立刻的胆大起來，對着章秋谷冷笑道：「你認着我姓焦的，真個的拿不出錢來。老實和你們講，這個時候，身上却沒有帶來。既然你們一定要看我，我就立刻回去取來。給你們大家看看，說着立起身來，往外就走。章秋谷搶上一步，把兩手一攔，口中喝一聲道：「且慢。那姓焦的見了這般光景，只得立定了脚道：「你這個人，不要是犯了瘋病罷。我要回去拿錢為什麼？你來攔阻平空的和我這樣。我今日也不知是那裏的晦氣。秋谷正顏厲色的說道：「你們既是大家賭氣，那有身上一個錢都沒有的道理？分明是你們大家通同作弊，有心硬捉姓王的，把他當個瘟生。這樣。」



鬼。鬼。崇。崇。的。事。情。我。章。秋。谷。眼。睛。裏。頭。也。不。知。見。了。多。少。你。哄。騙。別。人。也。還。罷。了。竟。想。平。空。的。騙。起。我。來。你。們。未。會。舉。意。也。該。應。打。聽。一。下。我。章。秋。谷。是。個。何。等。樣。人。那。裏。會。上。你。們。的。圈。套。就。算。據。你。自。家。口。中。的。說。話。立。時。立。刻。的。回。去。拿。錢。安。知。不。是。你。們。彼。此。商。量。妥。貼。暫。時。拿。出。錢。來。糊。裏。糊。塗。的。搪。塞。一。下。就。算。搪。塞。過。去。又。叫。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查。呢。章。秋。谷。說。到。這。裏。那。姓。焦。的。不。覺。形。容。大。變。一。時。說。不。出。什。麼。來。洪。素。卿。見。了。這。般。模。樣。心。上。十。分。着。急。只。得。趕。着。說。道。焦。大。少。來。浪。倪。搭。倒。一。巡。規。規。矩。矩。格。秋。谷。不。容。他。說。下。去。就。截。住。他。的。話。道。算。了。不。用。說。了。勸。你。少。講。幾。句。罷。我。是。留。着。你。的。面。子。不。肯。和。你。爲。難。你。們。的。事。情。那。一。件。是。瞞。得。過。我。的。到。了。這。個。時。候。你。就。是。再。要。幫。他。說。話。也。是。不。中。用。的。了。洪。素。卿。聽。了。滿。面。上。漲。得。通。紅。低。下。頭。去。不。敢。開。口。那。位。焦。大。少。爺。見。了。心。上。也。不。覺。拍。拍。的。跳。但。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不。得。不。大。着。胆。子。硬。挺。一。下。便。按。定。心。神。大。聲。說。道。別。樣。話。兒。你。混。說。也。還。罷。了。怎。麼。這。般。說。話。你。也。好。混。說。起。來。你。說。我。和。他。們。通。同。作。弊。有。心。捉。他。的。生。可。有。什。麼。憑。據。沒。有。我。倒。要。請。教。請。教。秋。谷。笑。道。這。些。事。情。憑。據。不。憑。據。我。都。不。管。如。今。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有。錢。不。論。什。麼。事。都。辦。得。到。有。錢。的。便。是。嫖。客。沒。有。錢。的。就。算。滑。頭。你。如。今。既。然。拿。不。出。錢。就。是。個。滑。頭。碼。子。這。個。地。方。不。是。你。可。以。挨。在。這。裏。的。請。你。一。些。出。去。罷。那。姓。焦。的。聽。了。知。道。秋。谷。已。經。窺。破。他。的。底。蘊。索。性。把。心。橫。了。一。橫。口。中。嚷。道。如。今。上。海。地。方。連。王。法。都。沒。有。的。了。我。有。錢。沒。有。錢。與。你。什。麼。相。干。你。又。不。是。開。堂。子。的。老。板。爲。什。麼。要。你。這。般。着。急。秋。谷。冷。笑。道。堂。子。裏。的。老。板。也。罷。官。人。也。罷。總。而。言。之。長。話。短。說。今。天。你。拿。不。出。錢。來。就。請。你。快。些。出。去。那。姓。焦。的。索。性。立。起。身。來。把。桌。子。一。拍。道。你。闖。我。的。房。間。我。還。沒。有。趕。你。你。何。要。趕。起。我。來。真。是。笑。話。秋。谷。道。你。滿。口。牛。皮。雖。然。說。得。十。分。相。像。無。奈。你。那。幾。處。的。錢。莊。銀。號。都。沒。有。和。他。們。打。個。照。會。他。們。都。不。肯。承。認。你。這。位。東。家。如。今。好。好。的。請。你。出。去。老。實。說。還。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借。着。錢。莊。銀。號。的。聲。名。在。外。面。招。搖。



撞。騙。哼。哼。只。怕。到。了。那。個。時。候。吃。不。了。兜。着。走。呢。那。姓。焦。的。聽。了。不。覺。得。毛。骨。悚。然。回。答。不。出。正。還。想。支。吾。幾。句。秋。谷。早。搶。步。過。來。一。手。拉。着。他。的。衣。服。道。我。也。不。來。難。爲。你。勸。你。好。好。的。走。罷。說。着。輕。輕。的。拉。着。他。就。走。下。樓。去。那。姓。焦。的。本。來。是。個。一。兩。幾。錢。的。老。鎗。又。是。酒。色。淘。虛。了。的。軀。壳。那。裏。禁。得。起。秋。谷。的。神。力。口。內。連。連。的。嚷。道。不。要。拉。不。要。拉。一。個。身。體。却。不。因。不。由。的。跟。着。秋。谷。往。外。飛。跑。秋。谷。一。直。把。他。拉。到。大。門。外。方。才。放。手。只。把。他。拉。得。喘。作。一。團。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上。海。地。方。是。有。巡。捕。的。你。怎。麼。這。樣。的。動。蠻。秋。谷。笑。道。我。又。沒。有。和。你。動。手。打。架。不。過。好。好。的。請。你。出。去。什。麼。動。蠻。不。動。蠻。你。要。和。我。打。巡。捕。官。司。我。在。這。裏。恭。候。那。姓。焦。的。又。喘。噓。噓。的。說。道。你。是。個。好。的。不。要。逃。走。秋。谷。明。知。道。這。幾。句。話。兒。不。過。是。個。自。己。落。場。的。法。兒。笑。着。應。道。我。在。這。裏。候。你。十。年。說。着。又。對。他。把。手。一。拱。道。今。天。多。多。冒。犯。對。不。起。你。老。哥。我。們。等。回。再。見。說。罷。便。笑。吟。吟。的。走。了。進。去。陳。海。秋。見。了。秋。谷。走。進。來。立。起。身。來。把。手。在。秋。谷。肩。上。一。拍。把。一。個。大。指。一。伸。道。今。天。這。件。事。情。是。你。一。個。人。的。功。勞。我。要。記。你。大。功。一。次。秋。谷。一。笑。回。轉。身。來。對。着。洪。素。卿。道。這。個。姓。焦。的。是。個。上。海。灘。上。的。大。滑。頭。你。們。不。該。聽。他。的。話。兒。得。罪。幾。個。客。人。還。不。必。說。他。這。樣。的。聲。名。傳。出。去。給。人。家。知。道。了。以。後。怎。樣。的。做。生。意。呢。正。是。劉。郎。前。度。桃。花。人。面。之。思。杜。牧。揚。州。方。草。天。涯。之。夢。要。知。後。事。請。聽。下。回。

第一百四十回

感良朋深交銘肺腑

論時艱極目痛山河

且說洪素卿見那位焦大少爺平空竟被章秋谷攆了出去。心上十分不樂。却口中說不出來。沒奈何。換出一臉。破。只。得。勉。強。陪。着。笑。道。章。大。少。格。閒。話。勿。錯。格。個。斷。命。客。人。倪。上。俚。格。當。倒。上。得。勿。大。勿。小。嘴。裏。向。鎗。花。掉。得。蠻。好。倪。陸。裏。曉。得。俚。是。滑。頭。呀。章。大。少。倪。也。是。一。時。之。錯。故。歇。阿。好。請。耐。章。大。少。幫。幫。倪。格。忙。秋。谷。聽。了。微。微。一。笑。



點一點頭道。如今事情已經過去。也不必再去提他。我們吃我們的酒。就是了。洪素卿聽了。眼睛一動。含笑。道。格末。謝謝。耐。秋谷。回過頭來。對王小屏道。今天這個飯桶。已經給我趕了出去。什麼雙雙檯。四雙雙檯。是用不着的。了。還是吃個雙檯罷。王小屏聽了。點頭稱是。秋谷又對洪素卿說道。今天他們兩家賭氣。你一筆狠好的生意。生的給我平空打破。又把你的客人。趕了出去。你雖然面子上說不出來。心上不知怎麼的。在那裏恨我呢。洪素卿陪笑說道。章大少。末。總是實梗。倪是做生意。叫無說法呀。倪堂子裏。向格苦耐。章大少。阿有啥勿曉得。格衆人聽着。洪素卿的話兒。說得。七不搭八的。大家都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只有辛修甫。心中會意。在那裏暗暗點頭。一會兒擺好檯面。大家入席。王小屏便回秋谷。殷勤道謝。又問他。怎麼知道那姓焦的是個滑頭。秋谷道。這個時候。不便和你說。你一定要問什麼原因。明天細細的說給你聽。何如。陳海秋便道。明天我作個東道。十二點鐘在一品香。請你們吃飯。就便聽聽這件奇事。你們大家有工夫。沒有衆人聽了。都說明天上午沒有事情。一定大家奉擾。當下散了席。各自回去。到了明天。果然陳海秋自己坐着馬車。到書局裏頭來。邀了秋谷和修甫。一同前去。到了一品香。揀個房間坐下。陳海秋便寫了幾張請客票。叫侍者分頭請客。陳海秋本來性急。便不等客人到齊。先要秋谷把識破他們機關的始末根由。說給他聽。秋谷道。提起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話長得狠。一時也說不盡。請你略等一回。等他們大家都到了。再細細的說給你聽。省得我再費一番口舌。陳海秋聽了。只得依着他的話兒。耐心等着。不多一刻。王小屏同着葛懷民。劉仰正。都陸續到齊。王小屏開口便問秋谷。昨天的事情。怎麼會無緣無故的。就知道他是個空心滑頭。秋谷聽了。慢慢的笑道。天上的事情。總不出一個理字。只要處處關心。時留意。沒有考察不來的事兒。你們諸位。都是不肯遇事留心。所以就未免見理不明。料事不透。即如昨天的那件事。情。我。只要把這裏頭的始末原因。一一的細說出來。原不過極平常的節目。你們大家都知道的。並不是什







出來。只苦了你這位王爺鐵錚錚的一個一個都要挖出錢來。想不到你這樣的一個老上海。竟會上這樣的一盤惡當。送了無數錢。還惹了許多煩惱。也總算是出於意外的了。小屏和衆人聽了。方才一個個恍然大悟。想了一回。覺得那前前後後的情形。真是一絲不錯。辛修甫便道。照這樣的說起來。你平空的出去一蹶。又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呢。秋谷道。那個時候。我雖然看着他的形狀。已經猜着了八九分。却究竟還有些兒拿把不定。萬一個冒冒失失的。闖了開去。落不得場。這便怎麼樣呢。恰恰我聽着素卿口中的話兒。什麼榮德洋行。協順祥。銀號。又是什麼寶錢莊。對頭。我有個朋友。是寶昌錢莊的經理。我自己想起來。不如趕到他那裏去。問他一下。究竟他們股東裏頭。有個姓焦的。沒有一口氣跑到那裏。我着了那個朋友。問起他來。非但沒有個姓焦的。家連夥計裏頭。沒有姓焦的。依着我的意思。想要同着那個朋友。到素卿那裏去。見了姓焦的。當面證他一下。無奈他正有要事。不得分身。況且這句話兒。又是素卿口中說出來的。算不得什麼憑據。這般一想。我便立時立刻的。趕了回來。這個混賬東西。也總算是他的流年不利。撞在我章秋谷的手內。平空的出了這樣一個大醜。就是他意想不到的了。王小屏聽了。立起身來。朝着秋谷深深的打上一拱。口中說道。這件事兒。實在仰仗精神。算和我出了一場悶氣。我今天再請一個雙檯。算個謝儀。何如。秋谷立起來。還了一拱。笑道。我們這幾個人。都是肝胆相交的朋友。這般小事。和朋友幫個忙兒。那算什麼。你還和我鬧這個麼。但是我還有一句話兒。要和你說。你那個洪素卿。我看你以後。也可以不做了。罷。雖然這樣的事情。算不得什麼。這個人的心地。也就可想而知了。就是再做下去。也沒有什麼味兒。你說我這個話兒。是不是。王小屏聽了。自然點頭稱是。辛修甫想了一回。便又問秋谷道。據你說起來。洪素卿不該待小屏這樣。溫存待那姓焦的。這般冷淡。你就在這個裏頭。看出他們的破綻來。但是我仔仔細細的想起來。你究竟不是什麼仙人。看不出他們肚子裏頭的心。



事。你又安知不是洪素卿把小屏當做恩客。方才做出這般樣兒的呢。秋谷笑道。你雖然在上海多年。堂子裏頭的閱歷。究竟不深。你想要是洪素卿。果然把小屏當做恩客。又那裏肯叫他。和別人賭。意氣冤冤。枉枉的平空花這許多的錢。明明是他們兩個人。通同作弊。彼此講明白了。故把小屏抬得高高的。叫他跳不下來。自然不因不由的。就要入他的陷阱。這是個一定的道理。那裏什麼恩客。不恩客。辛修甫聽了。想了一想。果然不錯。使也微微一笑。不說什麼。陳海秋本來是個最性急的人。嚷着說道。事情已經過去。你們還在這裏議論軍機大事。一般的議論些什麼。不如還是叫幾個局來。消遣消遣罷。秋谷道。你這個人。真是個外行。這個時候。那些倌人。正在那裏陪着客人睡覺。何必一定去驚動他們。況且就是把他們叫了起來。他們還要慢慢的梳頭洗臉。抹粉塗脂。不知等到什麼時候才來。我們那裏等得及。不如勸你免了罷。陳海秋聽了。覺得有理。也就依允。一會兒侍者端上菜來。秋谷本來酒量不差。便叫開了一瓶克里沙來。和陳海秋兩人對酌。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都不能吃酒。只略略的吃了些。六個人。一面吃酒。一面談論。講一回國家的現勢。說一回衰弱的原由。論一回列強環伺的艱難。談一回內政外交的失策。劉越石問雞起舞。祖士雅擊楫中流。大陸蒼茫。風雲慘淡。傷心時事。聊為梁父之吟。蒿目河山。儘有唐衢之慟。大家講了一會。不由得相對悽惻起來。秋谷更覺得別有傷心。無從索解。大家你看我。我看着你。彼此暗然。秋谷勉強笑道。好好的講話。爲什麼大家忽然煩惱起來。給別人看見了。我們這個樣兒。豈不是無病而呻麼。辛修甫也道。這個緣故。連我自己也講不出來。平空的忽然覺得心中不樂。不知是個什麼道理。秋谷道。我們還是喝酒罷。說着。倒了一杯克里沙。一飲而盡。陳海秋也乾了一杯。秋谷高吟道。丈夫及時貴。行樂歌舞任俠人。稱豪舉杯一歌行。路難酒闌鐘歇。風蕭蕭吟罷。又一連乾了幾杯。不覺有了幾分醉意。正是後庭玉樹猶爲亡國之歌。天地蒿萊獨洒狂生之涕。不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一回 恨天涯深閨揮別淚 折將離南浦送檀郎

且說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在一品香大家談論。講到那時事艱難之處。不覺觸起了大家的心事。不由得相對淒然。秋谷更覺得滿腹酸辛。無人可訴。一腔抑塞無淚可揮。吃了幾杯悶酒。不由得就有了幾分酒意。便辭了大家先走。回到公館裏頭。陳文仙見他悶悶的十分不樂。少不得深深款款的安慰一番。從來有事即長。無事即短。光陰迅速。不覺又是春末夏初。婪尾花殘。醱醱香謝。幾聲鷓鴣催殘。金谷之春。一夜東風落盡。天桃之色。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一班朋友。花朝月夜。選舞徵歌。南陌看花。東門載酒。倒也並不寂寞。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不知不覺的一春已過。轉瞬間到了四月。差不多將近端陽。秋谷忽然接着了一封天津來的電報。是一個直隸候補道金雲伯金觀察打給他的。要請他立刻動身到天津去。秋谷接了這個電報。倒覺得有些躊躇起來。看官。你道這個金雲伯金觀察是個何等樣人。平空的又爲什麼打個電報給章秋谷。又爲了什麼事情。要請秋谷到天津去。原來這位金雲伯金觀察的父親和秋谷的祖老太爺是個聯袂兄弟。金觀察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家計甚是艱難。同着兄弟金霞仲兩個人都在章府讀書。金觀察到了十九歲上。同着兄弟金霞仲捐了個北籍監生。去應順天鄉試。就在這一年上。兄弟同科都中了舉人。金觀察和兄弟會試了幾場不中。便兩個人都就了大挑。金觀察得了一個知縣。金霞仲得了一個教官。金觀察掣出簽來。掣了個山東的省分。到省不上兩年。就補了沂水縣。金觀察做了兩年沂水縣。和山東巡撫張中丞甚是合式。上游器重。僚輩揄揚。幾年之間。就陞了濟南府知府。不想這個當兒。張中丞一病死了。後任巡撫夏中丞却和金觀察不甚合式。借了個盜案。就把金觀察參了一下部議下來。降了一個同知。這一來。只把個金觀察氣了一個發昏。便賭氣不肯做官。告假回去。剛剛那個時候。直隸津海關道陳宣甫陳觀察和金觀察有些世誼。便把金觀察請到天津去。在道署裏頭當個總文案。這位金



觀察本來丰采過人。衫裳個個辦起。筆墨上的公事來。又是個慣家。那一枝筆來得十分熟溜。陳觀察倒也十分敬重。在陳觀察那裏當了幾年總文案。金觀察又托陳觀察把他薦到直隸總督章中堂幕府裏頭。也是當個文案。章中堂見了金觀察。主神凝重。氣概安詳。知道這個人將來必成大器。便也十分器重起來。金觀察趁着這個時候。就在同知上加捐了個候補道。指分直隸。在章中堂手內狠當過幾次要差。後來拳匪擾亂。聯軍進京。章中堂在兩廣總督任上。派了議和全權大臣。便調了金觀察一同進京。叫他當個隨員。不料事機不巧。恰恰的章中堂一病身亡。金觀察止得了一個軍機處記名的保舉。仍回本省候補。幸而新任直隸總督方安閣方制軍和金觀察本來是舊友。到任不到三個月。就把金觀察委了個洋務局總辦。又兼了個營務處。登時一個金觀察就聲名大振起來。金觀察自從到了洋務局以後。覺得辦起交涉來十分棘手。更兼這個當兒。已是那班外國人剛剛交還天津的時候。不得不路路的避。就他些金觀察。雖然是個通才。也不免有些發付不下。洋務局裏頭雖然有幾個會辦。提調却都是些酒囊飯袋。只曉得吃飯拿錢。那裏會辦什麼交涉。偶然有件事情要和他们商量起來。便大家都是你看我。我看着你。一句話都回答不出。竟沒有一個可以商議的。這位金觀察和章秋谷雖然形跡稀疏。却素來知道章秋谷的爲人。滿腹經綸。一腔熱血。有時金觀察和章秋谷偶爾相逢。大家議論起來。金觀察二十四分的佩服。總說秋谷是個奇才。如今忽然之間。心上想起這個人來。把手一拍道。這在天邊近在眼前。何不打個電報去。把他立刻請來。將來有了什麼緊要的事情。大家也好有個商議。想着便立刻發了一個電報。要請秋谷立刻束裝。秋谷接了這個電報。心上委決不下。待要依着他的話兒。立刻就去罷。上海書局裏頭的事情。又沒有個可以替代的人。待要回絕了不去罷。覺得自己和金觀察是三代至親。金觀察和自己又是十分要好。若竟是毅然決然的不去。未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却不過他的情面。當下秋谷拿着電報。以心問心的沈吟。



了一回。剛剛辛修甫走來，便把這個電報遞給辛修甫道：「你看看這個電報。這樣的事情，叫我怎麼樣。」辛修甫接過來，看了一看，便問道：「你心上打算去不去？」秋谷繙眉道：「我一時自己也沒有主意，不知你的意思怎麼樣。」修甫道：「你的去不去，我雖然不能和你做主，但是這個書局裏頭的事情，忙碌得狠，你一時走了，叫那一個人和你代庖？」秋谷聽了，低頭一想，覺得果然不錯，自己的事情，別人是代勞不來的，便道：「如此說來，只好不去的了。」明天打個電報去回他就是了。辛修甫聽了，大喜，連忙點頭道：「是立逼着秋谷起了個電報的稿子，只說自己上海有事，不得分身，誰知這個電報發去之後，一連又接了金觀察的兩封電報，再三勸駕，一定要請他去。那電報裏頭說得十分懇切，秋谷連接兩封電報，覺得實在不過面情，只得把這件事情告知了太夫人，請太夫人的主意。太夫人便道：「我們和金觀察是三代的主親，如今既是他一定要來請你，你也不得不去上一陣。這裏書局的事情，只要請個人和你代理就是了。」秋谷聽了太夫人的話，兒心上便定了主意，和辛修甫說明白了，請王小屏暫時代理書局裏頭的事情。雖然這道差使，却也還可以將就過。修甫心上雖然不願意，却也知道秋谷的苦衷，這道行役，秋谷原是不願去的，只爲着這於情面無可如何，便也不說什麼。秋谷當下便請了王小屏來，和他說了，要請他暫時代理，王小屏也無可無不可的，點頭應允。秋谷把書局裏頭的事情，當着小屏交代一回，交代得清清楚楚。那辛修甫和王小屏等一班朋友，大家都要設席餞行，一連吃了幾天花酒，恰恰到了四月二十六的那一天，招商局的安平船輪開往天津，秋谷便定了安平船上的一間官艙，未免也要回去，把行李收拾收拾。他那位夫人和陳文仙見秋谷平日的要出起門來，少年夫婦恩愛非常，心上自然狠有些兒不樂，却又不便阻擋他，叫他去，未免有許多牽衣執手的離情，珍重丁寧的別緒。秋谷平日的胸襟，雖是十分闊大，到了這個揮淚臨歧的時候，不因不由的，也覺得神采黯然，一言不發，沒奈何走上樓去，告辭了太夫人。太夫人吩咐了一番。



說話無非是叫他沿途保重的意思。秋谷也囑付了他夫人和陳文仙幾句話兒。叫他們小心門戶。善事高堂。說罷頭也不回的一直走出門去。他夫人和文仙兩個人手攙手兒的跟在秋谷的後面。一直送到門首。文仙只說得一聲你在路上沒有人照應。須要自家保重些兒。文仙口中說着不覺一股酸氣一直透到鼻尖。那說話的聲音已經流了幾乎流下淚來。秋谷聽了回轉身來看着他們兩個人的臉。要想說幾句安慰他們的話兒。覺得心上千頭萬緒的不知從那一句說起。定了一定神方才說道。你們不必掛念我。此去多則半年少則三個月。一定要回來的。文仙聽了忍着淚點一點頭。他夫人也對他說了幾句一路保重的話兒。秋谷便揮手叫他進去。他夫人和文仙不肯立在門外。一直眼睜睜的看着秋谷上了馬車。風馳雲捲的去了。方才同着進去。當下章秋谷坐着馬車。一直到久安里陸麗娟院中。走進房間。幸修甫和王小屏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裏。原來秋谷爲着大家和他餞行。今天也在陸麗娟院中吃個雙檯。算個留別的意思。陸麗娟聽得章秋谷要到天津去。心上自然不願意。未免也有些長亭惜別。南浦牽衣的情態。秋谷也密密切切的安慰了他一番。陸麗娟總覺得有些懨懨悶悶的。在席上勉強應酬。提不起興趣來。直至到了秋谷臨行的時候。陸麗娟同着幸修甫等一班朋友都送到船上來。幸修甫等路路的坐了一回。便起身走了。只有陸麗娟坐着不走。咕咕嚶嚶的囑付了許多話兒。軟語纏綿。深情宛轉。惆悵檀奴之別。淒涼婪尾之歌。兩個人談了一回。不知不覺的已是五更雞唱。秋谷帶去的那個家人叫做劉陞的。走進來回道。這個時候差不多將要開船送行的人。請上岸去罷。麗娟說了立起身來。要走。秋谷同着他。一直走上船面。甲板兩個人倚着欄杆。又說了幾句話兒。麗娟走了兩步。又回過身來對秋谷說道。倪搭耐講格。閒話耐記好。仔勿要忘記。脫出門格辰光。勿比勒浪屋裏向一場刮仔格事體。耐自家當心。點勿要實梗。媽媽虎。虎阿曉得出門人除脫仔自家當心。再有啥人來照應耐呀。耐就是帶仔當差格去。末俚也勿肯搭耐當心。碗糟。



塌仔自家格身體。啥犯着呀。秋谷聽了麗娟這一番說話。不覺暗暗點頭。正是一聲珍重。魂銷南浦之歌。十里長亭。腸斷京華之路。不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文交代。

### 第一百四十一回 出吳淞離懷隨逝水 走津沽壯志破長風

且說章秋谷聽了陸麗娟那一番囑付。丁甯的說話。覺得深深款款無限柔情。未免心上也有些兒感動。不由的暗暗點頭。陸麗娟一面說着。眉頭一縐。那一雙俊眼。水汪汪的含着一胞珠淚。看着秋谷的臉兒。一步一回頭的依依不舍。秋谷也看着麗娟兩個人脈脈含情。停了一回。秋谷忽然笑道。你這個樣兒。倒也裝得十分相像。果然名下無虛。陸麗娟忽然聽得秋谷說出這兩句話來。真是出於意外。一時倒呆了一呆。方才縐着眉頭道。阿是倪格閒話。才是假格耐格人。阿有良心。說笑話末也。勿是實梗。說法格。晚秋谷笑道。你就是假的。我心上也狠喜歡你。又何必一定要這般辨白。陸麗娟聽了。恨得把金蓮一頓道。耐格良心。到仔陸裏去哉。說出格號閒話來。阿要作孽。秋谷聽了一面。笑着。一面走過來。握着麗娟的手。道。就算你是真的。我的不是如何說着。又附着陸麗娟的耳朵說了幾句。不知什麼的話兒。麗娟不覺微微一笑。故意囁道。耐格人末。直頭少有出見。格秋谷笑道。時候還早。得狠回去。再坐一回。也不要緊。難道怕他真個把你帶上天津去麼。麗娟瞅了秋谷一眼。道。倪勿要倪要去哉。秋谷點一點頭。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況且你一夜沒有睡覺。還是早些回去休息。休息罷。麗娟聽了。眼兒一紅。低低的說了一聲。一路順風。便別轉頭去。也不再說。急急的上了跳板。走到岸上。回過頭來。對着章秋谷打一個手勢。秋谷倚着欄杆。也向他揮一揮手。陸麗娟一步。一上馬車。一逕回到久安里去。秋谷直望着陸麗娟的馬車去得遠了。方才懶懶的回到官船。沒精打采的睡了。這一睡。直睡到差不多十二點鐘。方才睡醒。輪船早已開行。秋谷起來。洗了個臉。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上甲板來。浪靜風平。海天如鏡。波濤無際。極目蒼茫。



只有許多海燕。跟在輪船後面。前後左右的四圍飛舞。遠遠的望見幾點黑影。隱隱的露出帆檣。原來都是那浮海的沙船。在那浪花裏面。一上一下。一高一低的亂滾。真個是神山一髮白浪。千尋潮來。則天地皆青。風起而鮫人欲泣。秋谷立在船面上。舉頭四望。心曠神怡。更兼一陣陣的海風。劈面吹來。拂袖動裾。更覺頭目豁然。形神俱適。看了一回。便回到官艙。坐了悶悶的。沒有事情。便在網籃裏面。拿出幾本小說來。歪在榻上看了一回。不覺又朦朧睡去。直到劉陞來請吃晚飯。於才起來。走到外面。廣廳雜着衆人。坐上原來輪船上的規則。官艙客人吃起飯來。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的。餚饌十分精緻。秋谷隨便吃些。又走出官艙。到甲板上來閒眺。只見有兩個二十上下的少年。都是天津口音。兩個人站在一起。談得甚是熱鬧。秋谷見了。便慢慢的走近他身畔。側耳細聽。要聽他們在那裏談些什麼。只聽得那少年長嘆一聲道。我們中國人的事情。都是自己弄壞的。即如招商局初開的時候。搭客的價目。原分主僕兩等。當差的只收半價。那知到了後來。就有那班打小算盤的人。出來有心弄巧。明明兩個人都是一樣的搭客。他都貪便宜。算做一主一僕。至同伴四五個人。他却算做一主三僕。或者一主四僕。後來給招商局裏頭的人知道了。索性刪除了這條規例。搭客不論主僕。一律收取全價。他們那班人到了這個時候。大家都看着我。我看着你。無可如何。你想我們中國的人。都是這般卑鄙醜陋的性格。那裏還有什麼顧全公益的胸襟。組織團體的觀念。這樣的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可知。我們中國前途的希望。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一個少年聽了。也嘆一口氣道。以前李鴻章到美國去的時候。住在一家客店裏頭。那客店的頭等客房。一天要一百五十元美金。合起墨西哥銀幣來。差不多要三百幾十塊錢。李鴻章嫌他價錢太貴。就住了二等房間。參隨人等都是住的三等。一班美國人都譏笑他的慳吝。我們中國頭等的人物。倒去住他們美國的二等房間。你想想。李鴻章這樣的富豪。那般的聲望。尚且要這般的貪小利。打算盤。不顧國家的體統。別人更不必說了。你



又何必還去責備他們呢。秋谷聽了他們兩個的一番說話，覺得這樣的一番議論，不是尋常的人講得出來的。更兼看着那兩個少年的樣兒，也都是目秀眉清，氣度不俗，便想和他們做個萍水相逢的朋友，不由的對着那兩個少年，把手一拱，道：「方才聽着你們兩位的高論，果然抱負非常，請教你們兩位的大名，不知你們兩位肯賜教不肯賜教？」那兩個少年，驀然見秋谷走近身來，和他們講話，出其不意，不覺倒吃了一驚，及至抬起頭來，看時只見站在面前的也是一個二十上下的少年，却生得粉面朱唇，猿臂長眉，人鬚鳳目，含威凜凜，天表之姿，濯濯靈和之柳，從來名士相憐，傾城互惜，那兩個少年見了秋谷這般儀表，不覺都有些自慚形穢起來。那一個年紀大些的少年，連忙拱手含笑，道：「姓名原來兩個都是天津縣人，住在天津城內，一個年紀大些的姓姚，叫姚小峯，一個年紀小些的姓傅，叫傅仲駿，是天津縣裏頭兩家著名的紳士，却又都是少年好學，聲望不凡，腹有經綸，胸多塊結，在天津地方，狠有些兒名望。當下傅仲駿和姚小峯也問了章秋谷的姓名，略略的談了幾句，大家都覺得十分合式。秋谷便把他們邀進官船坐下，彼此高談闊論起來。從此之後，章秋谷和傅姚兩個成了朋友。芝蘭結契，金石論交，一路上談談說說，倒也並不寂寞。不一日，輪船早到天津，原來輪船到了大沽口，還要曲曲折折的彎進七十二沽，方才到得紫竹林租界。春夏兩季，大沽口內水深，輪船可以直抵紫竹林租界；到了秋冬兩季，口內水淺，輪船不能進去，就只好停在大沽口外面。一班搭客都另趁小火輪登岸，狠有些兒不便。剛剛這個時候，夏令水深，輪船可以進去，在大沽口外停泊了一夜，到了明天，慢慢的鼓輪進去，走了半日，方才到了碼頭。早有金觀察接了秋谷的電報，知道他坐的安平，便派了一乘四人大轎，四名差弁，兩個家人，到碼頭上來迎接。章秋谷便把劉升留在船上，叫他押着行李，慢慢的來。秋谷坐上轎子，一直到東門內盧家胡同金觀察公館裏頭。秋谷剛剛出轎，早見金觀察呵呵大笑的直走出來，一把拉住了秋谷道：「我算計你該應到了秋谷。」



也笑吟吟的。搶步上前。執手招呼。兩個人手挽手兒的。走到廳上。秋谷爲着金觀察是長親。對着他不得。不行個全禮。便對着金觀察。屈一屈膝。早被金觀察一把拉了起來。大笑道。我們至親。還鬧這些過節兒麼。秋谷又請了金觀察的夫人出來。拜見過了。金觀察便把秋谷邀到內書房內坐下。談了一回。早不覺紅日沈西。暮烟四合。金觀察對着秋谷笑道。你今天初到。我要和你接風。久仰你是做粉陣花園的老手。今天就請你到一個地方去見識見識。何如。雖然你是在上海頑慣的人。也要叫你看這裏的風景。秋谷聽了。自然答應。一會兒金觀察備了兩乘轎子。同着秋谷到侯家后寶華班來。原來天津地方的侯家后。就像上海的四馬路一般。無數的窩子。都聚在侯家后一處地方。更兼天津地方的嫖場規則。和上海大不相同。上海地方把妓女叫作倌人。天津却把妓女叫作姑娘。上海的妓院叫做堂子。天津却把妓院叫作窩子。窩子裏頭。又分出許多名目。都叫作什麼班。什麼班。就如那優人唱戲的班子一般。班子裏頭的姑娘。都是北邊人的。就叫作北班。班子裏頭都是南邊人的。就叫作南班。南班和北班比較起來。又是大同小異。到北班裏頭。打個茶圍。要兩塊錢。到南班去打茶圍。却只消一塊錢。那怕你一天去上十蹻。打上十個茶圍。就要十次茶圍的錢。一個都不能短少。南班裏頭吃酒。碰和都是十六塊錢。住夜是六塊錢。北班裏頭的碰和。也是十六塊錢。吃酒却要二十二塊錢。住夜是五兩銀子。叫局不論南班北班。都是五塊錢。清倌人出局。只要三塊錢。若是沒有去過的生客。走進窩子裏頭去。合班的姑娘。都要出來見客。憑着客人自己揀擇。揀中了那個姑娘。就到他房間裏頭去打個茶圍。萬一那個客人眼界甚高。一個都揀不中。塵土不沾。立起身來便走。也不要他花一個大錢。住夜的客人。不必定要碰和吃酒。碰和吃酒的客人。也不必定要住夜。住一夜是一夜的錢。住十夜是十夜的錢。狠有些像那上海么二堂子裏頭的規矩。這些事情。在下做書的。既然做到這裏。不得不把天津妓院裏頭的規矩。細細的演說一番。好叫看官們看了。在下的這部小說。心上



有。個。頭。緒。不。至。於。看。到。緊。要。的。地。方。茫。然。不。解。漠。然。不。知。就。知。道。在。下。的。這。番。演。說。不。是。贅。瘤。之。談。了。閒。話。休。提。只。說。章。秋。谷。同。着。金。觀。察。到。了。侯。家。后。寶。華。班。內。金。觀。察。領。着。章。秋。谷。走。到。一。個。房。間。裏。頭。坐。下。秋。谷。舉。目。看。時。見。房。間。裏。頭。的。陳。設。也。和。上。海。差。不。多。牆。壁。上。掛。着。許。多。的。單。條。字。畫。正。中。向。外。放。着。一。架。紅。木。床。掛。着。熟。羅。帳。子。兩。旁。也。擺。着。兩。口。紅。木。衣。廚。秋。谷。看。了。一。回。早。見。門。簾。一。起。一。個。十。七。八。歲。的。清。雅。女。子。走。了。進。來。正。是。南。都。石。黛。偏。開。上。苑。之。花。北。地。胭。脂。重。入。唐。宮。之。選。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四十二回 金觀察夜走寶華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却。說。金。觀。察。同。着。章。秋。谷。到。侯。家。后。寶。華。班。走。進。一。間。房。內。坐。下。不。多。一。刻。早。見。一。個。十。七。八。歲。的。淡。粧。女。子。款。款。走。了。進。來。輕。啓。朱。唇。對。着。金。觀。察。叫。了。一。聲。金。大。人。回。轉。頭。來。向。着。秋。谷。一。笑。口。中。問。道。格。位。老。爺。貴。姓。金。觀。察。便。對。他。說。道。這。位。老。爺。姓。章。今。天。從。上。海。到。的。又。指。着。那。女。子。的。臉。對。秋。谷。道。這。個。就。是。我。招。呼。的。名。叫。金。蘭。你。看。怎。麼。樣。原。來。北。邊。班。子。裏。頭。的。規。例。客。人。做。了。姑。娘。就。說。某。老。爺。招。呼。某。姑。娘。大。家。都。是。這。般。說。法。沒。有。什。麼。做。與。不。做。的。和。上。海。的。名。目。不。同。只。說。章。秋。谷。聽。了。金。觀。察。的。話。便。抬。起。頭。來。細。細。的。把。金。蘭。打。量。一。番。只。見。他。身。上。穿。着。一。身。白。羅。衣。褲。下。面。襯。着。一。雙。湖。色。挑。繡。弓。鞋。頭。上。挽。着。一。個。時。新。寶。髻。刷。着。一。圈。二。寸。多。長。的。劉。海。髮。帶。一。支。翡。翠。押。髮。那。一。身。粧。飾。和。上。海。的。樣。兒。也。差。不。多。再。往。臉。上。看。時。只。見。他。脂。粉。不。施。鉛。華。不。御。兩。道。淡。淡。的。蛾。眉。一。雙。盈。盈。的。杏。眼。雖。然。沒。有。十。分。姿。態。却。也。生。得。輕。盈。柔。媚。儘。足。動。人。說。起。話。來。一。口。的。上。海。白。不。像。蘇。州。人。的。口。音。秋。谷。看。了。點。一。點。頭。對。金。觀。察。道。老。表。伯。的。眼。力。着。實。利。害。這。個。貴。相。知。生。得。果。然。不。錯。金。觀。察。聽。了。心。上。甚。是。得。意。拈。着。幾。根。鬚。子。哈。哈。的。笑。道。你。不。要。作。違。心。之。論。有。意。面。談。你。們。在。上。海。頑。慣。的。人。那。裏。看。得。上。這。般。人。物。秋。谷。也。笑。道。那。倒。不。是。這。般。講。法。上。海。的。信。人。也。不。見。得。個。個。都。是。好。的。天。津。的。信。人。也。不。見。



得個個都是壞的。小姪記得幾年之前。到過天津一次。見過幾個官人。色藝都狠不錯。可惜如今都不知到那裏去了。就是上海那幾個有名的紅官人。林黛玉。張書玉。蘭蓀等。也都到天津做過生意。正說着。只見金蘭一個轉身。手內托着兩個瓜子碟子。一碟西瓜子。一碟北瓜子。走近身旁。來敬秋谷。秋谷隨意拈些。金蘭便把兩個碟子放在桌上。金觀察笑道。你這個東西。怎麼只做老爺不來敬我。難道我不是客人麼。金蘭聽了。也笑道。金大人。末總是實梗。曉要來。賠差頭。或金觀察聽了一笑。也不言語。停了一停。忽聽得房門外一陣腳步的聲音。一步步走進房來。秋谷舉目看時。只見一順的。進來了三個女子。一色的都穿着竹布衫褲。說話的聲氣。好像是鎮江揚州一帶的口音。眉目口鼻。都生得不大不正。臉上却搽着許多脂粉。走進房來。各叫了一聲。金大人。便都一屁股坐下。秋谷看了一眼。便別過頭去。不去看他。金觀察忽然向秋谷道。我倒忘了一件事兒。你初到這裏。沒有相好。就在這裏的官人裏面。揀選一個何如。秋谷聽了。點頭應允。金觀察便對金蘭道。快叫他們出來見客。金蘭答應一聲。走出房去。只聽得房外高叫。一見客。金蘭便轉身走了進來。一霎時。笑語喧嘩。花枝招展。七長八短的。走進十數個女子來。也有大的。也有小的。也有富的。也有窮的。擁擠擠的都擠在一間房內。有的打情罵俏。有的弄眼弄眉。有的嘻嘻路路的笑。作一團。有的動手動腳的。頑做一塊。一個個徘徊顧影。賣弄風情。秋谷細細的一個一個看過來。覺得不是有些。眼。不用便是有些。土頭土腦。沒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在裏頭。只有一個。最後進來的。官人。年紀約有十八九歲。身。着一件元色。鉄線紗。夾襖。湖色春紗。褲子一雙。四寸金蓮。着一雙寶藍平金弓鞋。頭上止挽一個圓粧。沒有一些首飾。越顯得明眸皓齒。玉面朱唇。月掛雙眉。霞蒸兩鬢。雖然比不上陳文仙的那般清麗。陸麗娟的那樣風華。却也姿態嬌嬈。丰神婉嫵。秋谷看了他一眼。便指着他問金觀察道。他叫什麼名字。金觀察拍手笑道。果然你的眼力不差。他叫雲蘭。也是從上海新到的。是這個寶華班裏頭的翹。



楚如今却被你選中了。秋谷聽了，便走過去，一把捉着雲蘭的纖手，細細的看了一回。雲蘭被秋谷看得不好意思起來，瞟了秋谷一眼，道：「做啥呀？慢慢裏看末哉呀？」秋谷微微一笑，把手一鬆，雲蘭對着秋谷飛個眼色，回過身來，低低的叫一聲：「上碟子。」早聽得外面答應一聲，遞進兩個瓜子碟子來。雲蘭接在手內，先敬觀察，後敬秋谷，却對着秋谷低鬟一笑。秋谷便拉着他坐下，一長一短的和 he 講話。那班落第的官人，起先進來的時候，看着秋谷這樣翩翩年少，跌宕多姿，大家都覺得有些心動，眉迎目送，脈脈含情。如今見他選中了雲蘭，大家都知道自家沒分，又羞又妬，一團的都走出來。金觀察見他們走了，心中大喜，和金蘭坐在一處，密密切切的講話。講了一回，金觀察便叫金蘭預備擺酒，取過請客的紙片，寫了幾張客票，忽然抬起頭來，見秋谷和雲蘭並肩執手的坐在那裏，低低的不知在那裏講些什麼，講得正是熱鬧。金觀察不覺大笑道：「怪道別人都說你喜歡在女人身上用功，今天你們兩個人第一次相見，就有這許多說話，果然名不虛傳。」雲蘭聽了，臉上一紅，立起身來，道：「耐勿要來浪搭倪話。」三話四倪，規矩講兩聲閒話，也無捨希奇。晚金觀察哈哈笑道：「本來沒有什麼希奇，我不過這樣的說一聲罷了，你又何必這樣的做賊心虛？」雲蘭被金觀察說了這幾句取笑的話，兒面上越發紅起來。越越的走了開去，口中咕嚕道：「隨便，僞篤去說哈末哉。」秋谷一笑，立起身來，走近金觀察身畔，問他請的是那幾個客人。金觀察道：「都是幾個同鄉，並沒有什麼外客。」說着，早見幾個男班子進來，擺設棹面。原來北邊的男班子，就是南邊的相幫。當下金觀察便把客票交給他們，叫立刻就去催請客人。不一會，早見一個三十餘歲的男子，從外面大踏步走進來。秋谷連忙看時，認得是金觀察的親戚余太守，便立起身來，彼此招呼坐下。金觀察道：「今天你居然來得狠早，接到我催請的客票，沒有余太守笑道：「我方才接到你的來信，說請我吃花酒，常陪客。我一聽得有人請我吃花酒，我心上高興極了，連忙辦結了今天的公事，急急的就趕過來。那裏還等得及你來催請。」



說得金觀察和章秋谷都笑起來。停了一會，又到了兩個客人。秋谷却不認得，彼此請問名姓，方才知道一位是營務處發審委員直隸候補同知楊玉甫，一位是制台衙門裏頭的幕府兵部主事言立身，都是秋谷的同鄉。秋谷也不免應酬了一陣。這個時候，只見金蘭和雲蘭兩個人一前一後，姍姍而來。雲蘭趁着他們大家在那裏說話，拉着秋谷的手，悄悄的講道：「耐到倪房間裏去坐歇，倪要搭耐說閒話。」秋谷跟着他，走出房去，穿過一個院落，方才是雲蘭的房間。雲蘭把秋谷拉進房間坐下，兩個人談了一回。早有金觀察叫人相請秋谷，同着雲蘭一同走過去。只見又來了三個客人，棹面已經擺好。大家在那裏高談闊論的講話。秋谷走進房去，對着那三個新來的客人拱一拱手，問過姓名。金觀察便向秋谷道：「你的本堂局票已經和你發了出去，只怕一個人不夠。我再薦一個人給你好不好？」雲蘭跟在秋谷後面，連忙悄悄的把秋谷衣服一拉，秋谷會意，便向金觀察道：「小姪也不過逢場作戲，叫了一個本堂也就算了。」金觀察道：「既如此，客人已經到齊，就請諸位入座。」今天這一檯酒，原是金觀察專請秋谷的，要請秋谷首座。秋谷再三謙讓，大家都不肯就坐。秋谷方才坐了。金蘭斟過了酒，便有幾個烏師在門外拉起胡琴，打起鑼鼓。金蘭慢慢的立起身來，走到簾底，把臉向着門外，唱了一段取成都回過身來，就坐在金觀察後面，把一柄白紙摺扇遞在金觀察手內。金觀察便把這柄紙扇遞給秋谷，口中說道：「你愛聽什麼，隨意點就是了。」秋谷接過來，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許多戲目，也有二簧，也有西皮，也有梆子。秋谷心上暗想：「道古時清歌妙舞，歌舞原是連的，所以教坊中人有舞衫歌扇的名目。如今這個舞學久已失傳，這柄紙扇大約就是古時的歌扇了。」正是：雙素櫻桃之口，逸響停雲；小蠻楊柳之腰，流光迴雪。不知後事何如，應聽下文交代。

第一百四十四回 舞衫歌扇清夜無愁 大道青樓良宵載酒

且說章秋谷接過扇子來看了一看，便遞給那位言立身。言立身主政，讓他來點。言立身主政也不肯點，大家推讓了一回。



公點了一齣硃砂痣。金蘭唱畢。接着雲蘭也唱了一齣黃金臺。叫的局已經來了幾個。金蘭又斟了一巡酒。便向金觀察告一個假。走了出去。看官你道什麼叫做告假。在下做書的。在上海煙花隊裏整整的混了十年。從來沒有見過信人要向客人告假的。原來這個告假。也是北邊窩子裏頭的規矩。客人們叫信人的局。那信人直要等到大家散席。方才可以告退。若是遇着有別人叫局。或者有人在他院中吃酒。碰和便在那叫局的客人面前。告一個假。到別處去打個轉身。再來應酬。甚至叫一個局。有連告好幾次假的。金觀察雖然沒有叫局。却照例吃酒的時候。有個檯面局的。所以金蘭照着叫局的規條。向金觀察告假。在下做書的。寫到此間。就有個老於上海的朋友。駁斥在下的說話道。你這句話兒錯了。要是照着你的說話。信人出來應局。直要等到大家散席。方可脫身。遇着有別人叫局。又要向客人告假。萬一個天津的信人也和上海的信人一般。一天裏頭。出上二三十個局。甚至四五十個局的。都有。要是是一個一個。都要向客人告起假來。那裏告得盡許多。那些信人。又怎樣的分身得開。難道真個像西游記上孫猴子一般。當真有什麼分身法不成。在下聽了。笑道。你的說話。雖然有理。却還沒有知道這裏頭的實在情形。天津地方的帶局。比不得上海。止要一塊錢。可以一轉眼的工夫。立起身來。就在天津叫一個局。足足的要五塊錢。又大半都是現錢。沒有什麼賒賬的。若要叫一個局。不給現錢。一定要是向來要好的熟客。方才辦得到。這個裏頭。也有一個道理。信人應局的規例。不論什麼地方。除了叫到戲館。和叫到自家公館之外。一概都要出一塊錢的坐場錢。和蘇州的叫局。規則一般。不過蘇州規矩。只有在堂子裏頭。叫局。方才要出坐場的錢。酒館大菜館。都沒有的。天津的大菜館和酒館。也是這般。那班信人出來應一個局。若是客人賒賬。就要自己貼掉一塊錢。所以天津信人。每逢有素不相識的人。叫他的局。多半是推託不去。就算是勉強去了。也一定要當面向他討錢。那裏像上海的這般模樣。出一個局。一古腦兒。只有一塊錢。還要大家賒賬。若是一兩個



局就是漂了。也不能算漂賬。彼此的情形不同如此。自然天津官人的局少。上海官人的局多了。上海的紅官人。一夜工夫。竟有出五六十個局的。天津的官人。就是天字第一號的頭等名角。一夜工夫。至多也不過出上六七八個局。你沒有到過天津。不懂那邊窩子的情形。只拿着上海堂子裏頭的情形來兩邊印證。自然覺得大大的不合了。那位老上海聽了。在下這一番滔滔滾滾的說話。方才俯首無言。走過一邊去了。閒話休提。只說雲蘭見金蘭告假走了。也向秋谷告一個假。走了出去。便有幾個本班的官人。走進房來。應酬檯面。應酬了一回。這幾個走了出去。又換了幾個進來。原來天津那些班子裏頭的姑娘。好像上海么二堂子的官人一般。不是開賬夥計。就是分賬夥計。再不然就是老鴿的討人。從沒有一個人是自己身體的。那班子裏頭。也沒有什麼包房間做夥計的名目。合班的官人。不論紅的黑的。大的小的。都要聽老鴿的節制號令。就是那個時候的林黛玉張書玉到天津做生意。也是包賬夥計。算不得自己身體。那第一天進門的時候。一般的也要向着老鴿叩頭。所以天津窩子的官人。大家都是混在一起的。你的客人。我也可以應酬。我的客人。你也可以陪待。分不出什麼界限。當下章秋谷看着那班官人。你來我去。你出我入的。好似穿花蛺蝶一般。倒也甚是熱鬧。秋谷看了一回。忽然又見幾個官人。嘻嘻哈哈。拉拉扯扯的。口中說着兩口的揚州白。直闖進來。三個人坐在一起。夾七夾八的和客人說笑。秋谷見就是方才進來那三位寶貨。便連忙把頭別過去。不去看他。心上覺得十分惹厭。更兼聽他們你言我語的。打着滿口的江北鄉談。却口口聲聲的講我們蘇州怎麼樣。我們蘇州那麼樣。秋谷聽得清楚。心上又好氣又好笑。忍不住問道。你們幾個人都是蘇州人麼。那三位寶貨聽了。大家覺得甚是得意。齊齊的答應一聲。秋谷笑道。我看起來。你們這幾個蘇州人。着實有些西貝。那三個人聽了。不懂秋谷的話。是什麼意思。便道。什麼叫做西貝。我們不懂。秋谷道。你們既是蘇州人。怎麼連這句話兒的意思。都不懂。你們姑且講幾句蘇州話來。給我們大家



聽聽看你們究竟是蘇州人不是原來我們中國全國蘇杭兩處是個繁華富麗的地方蘇杭兩處的女子就是個婉孌嬌嬌的尤物這幾個寶貝平日之間總假充是蘇州人好在那些客人本來辨不出他們的口音什麼叫做揚州話什麼叫做蘇州話當真都把他们幾個認做真的蘇州人這三位寶貝假冒蘇州人冒得久了忘其所以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自己起來好像自己真是蘇州人的一般不料今日之下忽然冤家遇了對頭平空的跑出一個章秋谷要考起他門的蘇州話來這幾個寶貝那裏說得出什麼蘇州話被章秋谷逼住了無可如何只得胡亂說了幾句揚州不像揚州鎮江不像鎮江的話就算是蘇州話只指望章秋谷也不懂蘇州話糊裏糊塗的搪塞過去也就算了那裏知道章秋谷聽了他們的這幾句話兒不覺哈哈大笑道這個就算你們的蘇州話麼好得狠好得狠這纔是有一無二的蘇州白呢我聽着你們三個的口音明明是個揚州人爲什麼一定要假充蘇州人難道假充了蘇州人有什麼好處麼這幾句話兒把那三位寶貝說得做聲不得臉上都漲得通紅只得勉強說道揚州人也是個人蘇州人也是個人難道蘇州人還比揚州人多個眼睛鼻子麼秋谷微笑道你們既然知道揚州人也是人蘇州人也是人爲什麼自己又要假充蘇州人這是個什麼道理那三個寶貝被秋谷頂住了騰挪不得一句話都說不出賭氣大家立起身來往外便走口內咕咕嚶嚶的不知說些什麼秋谷也不去理他金觀察見了便對着秋谷笑道他們好好的坐在這裏被你幾句話兒把他們逼得跑了出去他們心上不知要怎樣的恨你呢秋谷笑道這樣的牛鬼蛇神但願他心中懷恨絕迹不來倒乾淨了許多正說着雲蘭已經走了進來秋谷對着雲蘭繙一繙眉頭又把手打個手勢似乎把方才的事情告訴他雲蘭會意微微的一笑也繙着眉頭低低的說道耐勿要實梗哩大家才是姊妹淘裏向講起來阿要難爲情秋谷也不開口只伸過手去緊緊的握住了雲蘭的纖腕叫他坐下兩個人四目相對彼此默然正在這個時候客人叫的局陸陸續續的



到齊。大家拉開嗓子唱起來。秋谷候他們唱過之後。一個個從頭至脚。打量一番。只見也有北班裏頭的。也有南班裏頭的。北邊人和南邊人的裝束。也沒有什麼大分別。北邊人多半是紮着褲腿。那眉梢眼角。都是吊得高高的。全沒有一些兒溫柔嫵娜的丰神。秋谷看着心中。想道。究竟這班人生長北方。總覺得有些兒體態剛強丰姿。生硬那裏。比得上我們江蘇人的樣兒。究竟北地胭脂不及南朝金粉。這是一定的道理。正想着。恰恰的言主政。要打通關。先和金觀察五魁對手的亂叫起來。方才打斷了章秋谷的思想。大家鬧了一回。一班客人。都散席告辭。金觀察掏出錶來看。了一看。對秋谷道。今天時候還很早。我們出去打幾個茶圍。再回去。可好不好。秋谷聽了。自然高興。便點頭答應。立起身來。想走。雲蘭一把拉住口。中低低的問道。倪剛剛搭耐說。格閒話。阿是忘記脫哉。秋谷搖一搖頭。道。今天不便。改一天再講罷。雲蘭聽了。默然不語。秋谷附着雲蘭的耳朵。說了幾句。不知說的什麼。雲蘭回眸一笑。啓齒。嫣然一面。說道。問搭勿比上海耐勿吃酒也。嚙。哈。希奇。秋谷道。雖然沒有什麼。我總覺得有些不安。同你。綳個場面。就同綳我的場面一般。雲蘭聽了。把嘴披了一披。也不開口。秋谷便同着金觀察起身。就走。金蘭和雲蘭兩個人。送出房門。雲蘭又叮囑一句。道。勿要忘記脫仔。哩。秋谷笑道。不勞分付。我的心。上更要比你性急些兒。雲蘭臉上。忽然一紅。把頭一扭。道。好哉。好哉。阿好。請耐格兩聲。勿要响。金觀察聽了。他們兩個人。的話。心上。早已明白也。對雲蘭笑道。你們兩個人。不用猜啞謎。有什麼話兒。何必瞞我。等我來和你們做個媒人。可好不好。總算你的眼力不差。看中了這位章老爺。你也不必遮遮掩掩的。只管說明白了。就是了。幾句話。把個雲蘭說得。不好意思。起來。不由得。紅上眉梢。春生頰際。對着金觀察。道。耐說仔。幾幾。化化。格閒話。倪一場。刮仔才。勿懂。耐勿要來。浪搭。倪瞎三話。四說着。便拉着金蘭。一同進去。金觀察。同着章秋谷。走出寶華班大門。走不多幾步。便是一個北班。叫做東天保的。本來是個著名的班子。房屋十分寬大。秋谷和金觀察。走了進去。在一間客座。



裏頭坐下。便有許多的本地官人。挨挨擠擠的走出來。秋谷約略看了一看。却沒有一個好的在裏頭。正是春風二月。忽逢解語之花。大道青樓。又縮同心之結。以下的許多情節。安境第大開賽珍會。章秋谷再到滬江。試真情。紅信人中計。都在第十集裏頭出現。列位看官不須性急。聽我慢慢的道來。





醒世小說九尾龜九集 第一百四十四回





醒世小  
說九尾龜第十集目錄

- |         |          |          |
|---------|----------|----------|
| 第一百四十五回 | 走章台良宵開夜宴 | 入花叢驀地遇無鹽 |
| 第一百四十六回 | 論交涉清言譏俗吏 | 縱微辭談笑說官場 |
| 第一百四十七回 | 演活劇刻意繪春情 | 做淫風當場飛黑索 |
| 第一百四十八回 | 印深情軟語留春  | 諧好事平康選夢  |
| 第一百四十九回 | 遇秋娘一箭貫雙雕 | 賣丰姿春風描倩影 |
| 第一百五十回  | 矢從良纏綿傾肺腑 | 悲身世老大感年華 |
| 第一百五十一回 | 雙調頭翡翠共移巢 | 三鼎足鴛鴦齊比翼 |
| 第一百五十二回 | 循俗例雙美擁檀郎 | 鬧相公新知結幽悰 |
| 第一百五十三回 | 中和園書生聽戲  | 昇平班觀察開筵  |
| 第一百五十四回 | 吃大菜安心尋綺夢 | 走歧途着意訪名姝 |
| 第一百五十五回 | 訪天台三士入桃源 | 定花榜羣芳登上第 |
| 第一百五十六回 | 餞長亭良朋悲遠別 | 脫火坑名士作冰人 |
| 第一百五十七回 | 解腰纏豪情成義舉 | 翻醋甕冷語試深心 |
| 第一百五十八回 | 逢醉鬼狹路動干戈 | 數前塵花叢談掌故 |
| 第一百五十九回 | 范彩霞歇夏觀盛里 | 陸麗娟獨游味純園 |



醒世小說九尾龜十集 目錄

第一百六十回 弔膀子淫伶得意

關包廂戲館爭風





醒世小說 九尾龜第十集

第一百四十五回 走章台良宵開夜宴 入花叢驀地遇無鹽

上集書中說到章秋谷到了天津。金觀察同他到侯家后去。在寶華班金蘭那裏。和他擺酒接風。席散之後。金觀察又同着秋谷到東天保去打茶圍。剛剛坐下。早見七長八短的。擁出十餘個倌人來。秋谷約略看了一回。只見不論妍媸大小。都紫着一雙褲腿。纏着一雙金蓮。那一個個都纏得不盈四寸。却都時趾圓背厚。擁腫非常。那裏像什麼。兩瓣香蓮。那裏像什麼。一鉤新月。比起那驛路旁邊的馬足磨坊裏面的驢蹄來。倒覺得有些相像。看官請想好好一對增嬌助媚的三寸金蓮。像了那最齷齪最不雅觀的驢蹄馬足。可想而知。還有什麼好看。更兼北邊女人的習慣。走起路來。都挺着個胸脯。仰着個臉。雄糾糾氣昂昂的全沒有一些兒嫵娜溫柔。只覺得滿面上都帶着一團怒氣。秋谷見了。縐着眉頭。向金觀察打着鄉談道。這太難了。揀不出一個好的。便怎麼樣呢。金觀察看了一看。也把雙眉一縐。道。沒奈何。將就些兒。選一個就是了。秋谷道。就是矮子裏頭選將軍也。選不出來。這有什麼法兒。金觀察聽了。搖頭不答。正在這個時候。門外又走進一個倌人來。黑面長身。腰圓背厚。濃眉大眼。闊口方腮。挺着個肚子。搖搖擺擺的走進來。章秋谷見了。不覺吃了一驚。向金觀察道。這樣的奇形怪狀。嚇也被他嚇死了。就是上海的花煙間娼妓。也要比他好些。章秋谷的意思。只道天津人不懂蘇州話。所以這幾句話兒。也是打着蘇白講的。那裏知道這個最後進來的醜鬼。聽了秋谷這兩句話。不覺臉上變色。一張漆黑的臉。泛出一陣紅雲。大聲說道。你們兩位老爺。怎麼跑上門來罵人。什麼叫作不如上海的花煙間。秋谷出其不意。忽然聽得這位寶貝說起話來。聲音洪亮。就如破鑼敗鼓一般。倒被他嚇了一跳。一時倒回答不出來。只



得。勉。強。和。他。支。吾。道。你。不。要。聽。錯。了。我。們。的。話。兒。聽。到。隔。壁。去。了。我。們。講。的。是。上。海。的。事。情。說。上。海。花。煙。間。娼。妓。一。樣。也。有。好。的。並。不。是。說。你。們。那。裏。有。上。門。罵。人。的。道。理。那。信。人。見。秋。谷。向。他。分。剖。明。曉。得。是。秋。谷。說。謊。不。便。再。說。只。把。秋。谷。瞪。了。一。眼。秋。谷。不。覺。毛。骨。悚。然。有。些。坐。不。住。便。向。金。觀。察。道。我。們。究。竟。怎。麼。樣。金。觀。察。無。可。如。何。只。得。隨。意。指。着。自。己。身。傍。的。一。個。信。人。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信。人。便。答。應。道。我。叫。福。喜。你。們。兩。位。老。爺。到。我。房。間。裏。頭。去。坐。罷。秋。谷。聽。了。連。忙。立。起。身。來。同。着。金。觀。察。跟。着。他。就。走。直。走。到。福。喜。房。內。坐。下。登。時。覺。得。如。釋。重。負。心。上。鬆。爽。非。常。金。觀。察。見。了。忍。不。住。對。着。秋。谷。微。微。一。笑。秋。谷。自。家。也。覺。得。好。笑。起。來。一。面。笑。着。一。面。抬。起。頭。來。看。時。只。見。房。間。裏。頭。倒。收。拾。得。十。分。乾。淨。湘。簾。幾。几。錦。帳。鉤。花。氣。融。融。香。拂。拂。秋。谷。看。了。不。覺。暗。暗。稱。奇。暗。想。不。料。北。邊。的。窰。子。裏。面。竟。有。這。樣。的。地。方。可。惜。這。班。人。物。一。個。個。都。是。奇。形。怪。狀。牛。鬼。蛇。神。未。免。辜。負。了。這。般。精。室。心。上。想。着。再。看。那。福。喜。時。只。見。他。黑。漆。漆。的。一。頭。頭。髮。水。汪。汪。的。一。對。眼。睛。雖。然。姿。容。平。平。却。還。沒。有。什。麼。怪。相。當。下。金。觀。察。同。着。秋。谷。坐。了。一。回。又。聽。福。喜。唱。了。一。個。天。津。小。調。秋。谷。催。着。金。觀。察。要。走。金。觀。察。也。就。立。起。身。來。在。身。上。掏。出。兩。塊。錢。放。在。煙。盤。裏。面。便。同。着。秋。谷。出。了。大。門。金。觀。察。便。和。他。取。笑。道。你。向。來。自。負。是。個。嫖。界。中。的。高。手。怎。麼。今。天。也。這。樣。的。面。紅。耳。赤。話。都。說。不。出。來。秋。谷。自。己。也。笑。道。小。姪。只。說。他。是。不。懂。蘇。州。話。的。無。意。中。說。了。這。幾。句。那。知。他。竟。認。真。起。來。一。時。問。不。好。回。答。只。好。扯。一。個。謊。的。了。小。姪。在。上。海。地。方。歌。場。酒。陣。整。整。的。混。了。六。年。從。來。沒。有。吃。過。一。些。兒。虧。今。天。恰。恰。的。遇。着。了。這。個。妖。魔。却。是。第。一。次。碰。這。樣。的。大。釘。子。金。觀。察。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兩。個。人。一。面。笑。着。早。又。走。進。一。家。南。班。子。的。寓。所。叫。做。五。鳳。班。這。個。班。子。一。古。腦。兒。只。有。五。個。信。人。那。四。個。都。是。揚。州。人。只。有。一。個。叫。月。芳。的。是。蘇。州。人。倒。也。生。得。骨。格。娉。婷。腰。肢。婀娜。只。是。年。紀。大。了。些。兒。看。上。去。已。經。有。三。十。內。外。的。模。樣。梨。渦。熨。貼。未。褪。嬌。紅。眉。黛。溫。存。猶。餘。淺。綠。雖。是。秋。娘。半。老。却。還。狠。有。些。徘徊。顧。影。的。丰。神。



月芳見了秋谷不覺心中一動。又聽得金觀察說秋谷是從上海來的。更覺得十分巴結百倍。殷勤對着秋谷飛個眼風道。章老爺來浪上海白相慣仔。天津地方格兩個信人。章老爺陸裏看得上。只好將就點嘍嘍格哉。秋谷微笑道。你們這裏只幾個人。老實說我都看不中。剛剛的只看中了你一個。你的房間在那裏。我們過去坐一回。兒月芳聽了道。阿是真格呀。秋谷道。自然是真的。月芳一笑。倪搭別人家做媒人。倒做到仔自家身浪來哉。說着便握着秋谷的手。走到自家房裏。金觀察也同着過來。月芳敬過瓜子。提起全付的精神。應酬一番。原來月芳在上海做生意的時候。叫做陸月卿。十年之前。狠有些兒名氣。枇杷花下車馬常盈。過了幾年。不知怎麼的。忽然門前冷落起來。上海立不住。就到天津來做。在天津做了幾年生意。也不見得怎樣熱鬧。月芳回憶當日的繁華。想着如今的落寞。對着那花朝月夕。未免有許多的舊恨新愁。如今見了章秋谷。雖然是初次見面。却把秋谷當作個舊時恩客一般。把自己的遭逢身世。約略的和秋谷說了一番。金觀察和章秋谷聽了。都嘆息不已。秋谷見月芳雖然將近中年。芳時已過。却是語言伶俐。丰格清華。心上便覺得有些屬意。略略的坐了一坐。便向金觀察道。時候已經不早。差不多將近五更。我們還是回去罷。金觀察點一點頭。便同着坐轎回去。秋谷因晚間困倦。又路上辛苦。直睡到十點鐘。方才起身。金觀察已經上了衙門回來。和秋谷商議。要請他當洋務局的總文案。秋谷想了一想。也便答應。秋谷本來有個候選同知的功名。就是安中堂辦順直捐的時候。秋谷太夫人聽得人說。這一次開捐以後。就要永遠停捐。那順直捐的折扣。又實在來得便宜。就出了七百多兩銀子。和秋谷捐了個候選同知。秋谷心上不願用捐班出身。這個頭銜。從來沒有用過。如今金觀察要請秋谷當洋務局總文案。官場裏頭的規矩。沒有功名的人。是不能當差的。這個洋務局總文案。又是個緊要的差使。不能不做出這個功名來。裝一裝場面。金觀察因秋谷素日性情高傲。一定不肯受他的委札。便把委札改了個照會。用上關防。自己親手



送交秋谷。秋谷接過來看時。見不是札子。方才道謝一聲。收了下來。又向金觀察說道。小姪蒙老表伯的垂愛。本應立刻到差。但是千里長途。未免有些勞頓。要在老表伯這裏告假三天。小姪也好藉此休息。金觀察聽了。自然一口答應。到了晚間。金觀察又在雙福班請秋谷吃了一檯酒。秋谷又看中了一個十三歲的清倌人。名叫月香。邀同衆人到月香房間裏頭去打了一個茶園。一連鬧了幾天。秋谷假期已滿。金觀察同着秋谷到洋務局去。到差視事。又引着他見了會辦宋觀察。幫辦徐觀察。提調召太守。秋谷見了宋觀察。徐觀察。召太守等。並不請安。也不行禮。只打了一個拱。那知這位宋觀察和徐觀察。是最有官場習氣。最愛鬧牌子的。見了秋谷這樣的禮數。疎狂語言。直率心上。大大的不以為然。只礙着金觀察的面子。不好說出什麼來。只有提調召太守。是個舉人出身。少年時也是個有名的狂士。見了章秋谷這樣的丰裁。俊爽舉止。從容知道不是尋常人物。便有心要結識。這個人。兩個人常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我佩服你的意氣。你羨慕我的才華。倒成了披肝瀝胆的朋友。秋谷自到洋務局以後。金觀察每逢有了疑難的交涉。便和秋谷商量。秋谷感激金觀察推誠相待。也是推心置腹的。和他盡心策畫。竭力扶持。賓主之間。十分相得。有時遇着事情棘手的地方。秋谷又按照各國的條約。和外國人反復辨論。外國人也無可如何。這一天。秋谷正在洋務局裏頭。和召太守講論那中外約章的失敗。講論了一回。又提起近來交涉的困難來。秋谷便向召太守道。我們中國到了如今的這般時候。再要和洋人辦交涉。自然是困難非常。但是這個原因。不在於如今那班辦交涉的人員。却在於當初那些定條約的飯桶。爲什麼呢。這個條約。原是國際裏頭一件最緊要最重大的東西。另外有這樣的一家學問深文鉤義。和別的文法大不相同。不是局外的人。可以弄得來的。所以他們泰西各國訂定條約。另有條約專家。一字一句細細的斟酌。就是一個半個字兒。也不是輕易用的。那裏像我們中國一般。把這樣緊要的事情。一古腦兒都交給那一班不諳交涉。不懂條約的大



員自然鬧出許多笑話種種失敗來了更兼這個商訂條約的這一種學問裏頭的道理甚是精微你就是放着幾個博古通今的名士鎔經鑄史的大儒在這裏要是叫他外國人訂起條約來也未見得一定就會妥當總之這個學問別是一種工夫另有一家門路就和我們中國的文案牘一般儘有那一班下筆千言的才子你叫他辦個照例的公牘他倒提不起筆來那些州縣衙門裏頭的書吏平時寫個條子都寫不上來的辦起公事來倒辦得清清楚楚沒有一些兒不通的地方商訂條約辦理交涉也就是這個樣兒一絲一毫都錯不得的比如你當個辦交涉的人員和洋人訂一個條約那條約裏頭的話兒看上去都是平平常常並沒有什麼緊要的地方那裏知道到了日後洋人忽然來和你交涉起來認定了條約裏頭的一句話當作個和你交涉的憑據只說約章裏面早已訂明叫你無從回駁其實你當初和他立約條約裏面雖然有這樣的一句話兒却不是這般解決的禁不起洋人忽然翻過臉皮把好好的一句說話顛倒了一個過兒硬要這般解決起來到了那個時候你反悔又反悔不來磋磨又磋磨不下方才知道這個條約不是靠着政府裏頭的一二大員冒冒失失糊塗塗就可以亂定得的你想我們中國那幾個最初訂定條約的人那一個是明白外交的那一個是熟諳條約的那些損失國權關係體統之處說也說不盡許多雖然是那班不中用的飯桶辦理不善却也不能全怪他們的政府裏頭的人也有些兒不是他們那些人自少至老只曉得吃飯拿錢請安叩首何曾知道這條約兩個字兒是個什麼東西平空的叫他們去和外國人訂起什麼條約來好像抓着個北郭的農夫定要叫他持籌握算捉住了個南山的石匠定要叫他鏤玉雕金鬧到後來終久還是個一物不成一事不就究竟還是農夫石匠的不是呢還是指使人的不是呢正是大好河山寂寞新亭之涕可憐明月淒涼庾亮之樓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交代



第一百四十六回 論交涉清言譏俗吏 縱微辭談笑說官場

只說召太守聽了章秋谷的話兒。連連的點頭稱是道。你的話兒實在講得透澈。如今的那班辦交涉的寶貝。一個個都是坐了這個毛病。當初訂定條約的時候。糊裏糊塗。就是這樣的一來。那裏懂得什麼條約的學問。比不得他們外國派出來商訂條約的人。一定是長於外交。熟諳例約。辦起交涉來。自然不至茫無把握。我們中國這班人。那裏是他的對手。據我想起來。這些商訂約章。辦理交涉的事情。另有一種專門的學問。不是那些門外漢。可以率爾操刀。魯莽從事。得的更兼商訂條約關係。非常一個不小心。就要損失許多的權利。就是一個無關輕重的字兒。一句絕無係屬的說話。也一定要再三審慎。沒有一些兒。疎忽的地方。方才保得將來不另生枝節。你若是一時忽略。不去細細的推敲。只說這句話兒。這個字兒。是不關緊要的。隨隨便便的。就答應了。那裏知道將來就在這個不關緊要的地方。平空生出許多枝節。鬧出絕大的交涉來。這樣的事情。我在這裏見了。也不止一次。我以前也曾上過一個條陳。請在總理衙門裏。設一個外交館。專門培植那些辦理交涉的人才。無奈人微言輕。大家非但不以為然。倒反一個個都說我無故多事。這些話兒。我以前也和金觀察說過。金觀察倒深以為然。無奈金觀察也沒有什麼大權力。在上的人。置之不理。說來也是枉然。方才你說的一席話兒。真是一句一字。都打到我心坎裏去。沒有一句不是我心上要說的話兒。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不是那班庸庸碌碌的人。可以妄參末議的。章秋谷聽了。笑道。極承推許。慚愧非常。但是我的心上。還有一個意見。如今那班辦交涉的人。秋谷正說到這裏。只見金觀察在外面走了進來。章秋谷和召太守連忙立起。金觀察忙道。請坐。請坐。我們都是自己人。何必必要講這些過節。說着。金觀察自己便也坐了下來。章秋谷和召太守也就一同坐下。金觀察道。你們談論得正在十分熱鬧。被我進來打斷了你們的話兒。如今你們只顧談你們的。待我來做個旁聽的人。何如。秋谷笑道。



小姪和召太尊方才講的。就是我們中國交涉失敗的原因。說着便把方才一番議論約略述了一遍。金觀察也不住的點頭稱是。秋谷又道。據小姪的意見看起來。如今我們中國的交涉失敗。還有一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條約失敗。方才已經講過。不必再去提他。第二種原因。却都是給那班辦理交涉的官員鬧壞的。他們那班飯桶。好容易花了無數的銀錢。走了許多的門路。方才謀得一個功名。鑽得一個差使。兢兢業業的捧着腦袋過日子。一個樹葉子下來也怕壓破了頭。平時見了上司。一味的只曉得掇臀放屁。捧卵呵。脖這樣的人。要叫他去辦交涉。你想可中用。不中用。只要一見了外國人的影兒。不等他開口說話。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骨軟筋融。一味的唯諾。諾。諾。憑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那裏敢駁他一個字的回。在他自己心上。想起來得罪了上司。還好請個旁人解釋。解釋。或者行些賄賂。也就罷了。要是得罪了外國人。就是上司和他十分合式。也是偏袒不來的。所以辦起交涉來。憑着那外國人怎樣的要求。那般的強硬。也不敢說半個不字。放一個屁兒。他那裏知道外國人的辦交涉。也是專用詭譎手段的。他自己明曉得這件事情不合條約。有妨公法。未見得辦得到。他却故意裝個糊塗。姑且向我們中國要求一下。若是我們中國的外交官。據着條約公法。和他抗辯。他就不來提起。只當沒有這件事情。兒一般在。他原沒有一些兒損失。不過費他一個照會。就是了。萬一個那班辦理交涉的人。不明條約。不諳公法。竟是輕輕易易的答應了下來。他就得步進步。要求無已。並且從此以後。還要把這件事情。兒當作舊例。節節挾制。事事誅求。他們那班飯桶。只說外國人的事情。不是頑的。遇着有什麼交涉的事件。免不得將就些兒敷衍一下。叫他心上喜歡。以後或者可以省些困難。那裏知道。如今這般的兢爭世界。只有進步。沒有退步的。就是一件事。至微極細的事情。也一定要和他據理力爭。退讓不得。若是遇事退讓。處處將就。今天退讓。來明天將就。去一天一天的讓。來讓去。我們中國縮退一步。他們外國人便占進一步。得寸進寸。得尺進尺。到了後來。一定要弄得無。



可退讓無從將就。那其間退讓不得將就不來，勢必至於彼此決裂，釀成重要的交涉。與其遇事將順，到後來依然還是收拾不來，不如在交涉之初，就正堂堂的和他磋磨辯駁，據約爭持。到後來還不至於這樣的潰敗，決裂不可挽回。在他們外國人的一方面，看起來却也却不得他們痛恨。以前的種種要求，沒有一件不肯沒有一事不允。到了如今，忽然兩下齟齬起來，自然是恨入骨髓的了。就是如今各省的民變鬧教的案件，那一件不是地方官激出來的？要是那些地方官能夠放大了胆，逢着民教交關的事情，一秉至公的按律辦理，不要袒護教士，陵虐百姓，也何至於鬧出這樣的事情來？總而言之，做官的人要是存了個患得患失的心，就斷斷不能辦事。小姪狂瞽之論，老表伯以為何如？金觀察拍手道：「你的話兒一些不錯。正和我的意見相同。如今那班辦交涉的人，要是個個都能依着你的話兒辦事，我們中國的利權何至這般喪失？我們中國的百姓何至這樣受欺說着？三個人不免嗟嘆一番。金觀察道：「如今官場中人的卑鄙齷齪，比那前十年的情形更是不同。就是說也說不盡許多別的都還不必說，他最可笑的就是我們這班候補道。你只看全國行省裏頭那些最重要的差使，什麼銀元局、銅元局、鐵路、礦務、軍政、警察那一處的總辦會辦，不是候補道當的好像？世上的人，只要是個候補道，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不論什麼事情都是內家，不管什麼要差都是熟手，好像不是候補道就不勝其任的一般。你想那些候補道裏頭，大半都是些有錢的執袴子弟，仗着家裏頭的有幾個錢，捐個功名出來，頑頑那裏會辦什麼事情？雖然候補道裏頭也未嘗沒有幾個精明強幹，有才有識的人，却是十個裏頭找不出這樣的一個。把國家的家事一古腦兒的都交給這一起酒囊飯袋的庸才，我們中國的前途那裏還有什麼希望？說着不覺長嘆一聲。秋谷道：「老表伯這番說話委實不差。如今那班候補道裏頭，像老表伯一般的人，不要說十個裏頭找不出一個，就是全國的候補道一古腦兒合攏起來，只怕也揀不出幾個。金觀察笑道：「這句話兒你是違心之論了。像



我這般的人。在候補道裏頭。雖不是什麼酒囊飯袋。却也算不得什麼奇材異能。不過撫心自問。還不是那班尸位素餐的人物罷了。你的說話。未免稱譽得過當些兒。召太守接着說道。秋谷兄的話兒。却也不是過贊。委實如今直隸通省裏頭。和大人一般熱心辦事。才識兼優的。却是寥寥無幾。金觀察哈哈的笑道。今天什麼道理。你們兩個人忽然這樣的謬贊起來。章秋谷道。小姪的爲人。老表伯是向來知道的。從不肯脅肩諂笑。當面阿諛。就是召太尊。也不是這般卑鄙的人物。章秋谷正說到這裏。忽然外面有人來拜金觀察。當差的傳了進來。金觀察連忙起身出去。臨走的時候。對着秋谷道。今天余太守請你上林春晚飯。你去不去。秋谷道。如若老表伯去。小姪一定奉陪。金觀察點一點頭。忽忽的走了出去。當下章秋谷又和召太守談了一回。又辦了些日行的公事。看看日色西斜。便回到廬家胡同金觀察的公館裏頭來。只見余太守已經來了。在金觀察書房裏頭談天。見了秋谷。連忙拱手道。我只怕秋谷先生不肯賞光。所以特地自己過來奉請。秋谷道。豈敢豈敢。多承賜飯。深擾郇廚。那有不到的道理。余太守道。好說好說。秋谷先生爲什麼要這般客套。金觀察便取笑他們道。我看你們兩個不是在這裏講什麼話。大約是你們兩個結了新親。今天在我這裏會親。所以一個這般客氣。一個又是那樣謙恭。不然爲什麼要這般拘束呢。說得秋谷和余太守兩個都笑起來。余太守坐了一會。便向秋谷道。如今差不多有六下鐘。我們就去好不好。金觀察便對秋谷道。今天我聽說天仙戲館裏頭。來了個上海新到的女伶。馮月娥。花旦戲串得甚好。我們何妨早些吃了晚飯。去賞鑒他一下子。余太守聽了。先自高興。口中說道。狠好狠好。我們吃過了。立刻就去。想不到我今天這個東道主人。做得竟不折本。金觀察和章秋谷聽了。都微微一笑。章秋谷不說什麼。金觀察却對着余太守道。你的算計。既然這樣精工。何不索性連今天的一頓晚飯。都不要請。豈不更占便宜。余太守聽了。跳起來對着金觀察打了一拱道。既然如此。今天對不起一客不煩。二主爽性。我奉托了你老哥和我。



代。作。了。今。天。的。主。人。何。如。金。觀。察。大。笑。道。好。得。狠。好。得。狠。你。既。然。捨。不。得。花。錢。我。今。天。非。但。不。要。你。出。一。個。大。錢。爽。性。再。送。五。塊。錢。給。你。用。用。好。不。好。章。秋。谷。聽。到。這。裏。忍。不。住。格。的。一。笑。余。太。守。也。笑。道。不。好。不。好。給。你。占。了。便。宜。去。了。金。觀。察。道。你。自。己。情。情。願。願。伏。伏。貼。貼。的。叫。我。來。占。你。的。便。宜。我。不。好。意。思。推。却。自。然。只。好。領。你。的。情。的。了。余。太。守。笑。着。啞。了。一。口。道。小。孩。子。沒。有。規。矩。滿。嘴。裏。亂。講。的。是。些。什。麼。話。兒。金。觀。察。拈。着。自。己。的。鬚。鬚。對。着。秋。谷。道。你。聽。聽。他。倒。叫。我。是。小。孩。子。你。想。可。笑。不。可。笑。三。個。人。一。面。說。笑。大。家。都。坐。上。轎。子。到。日。本。租。界。的。上。林。春。番。菜。館。來。揀。了。樓。上。的。一。間。房。間。坐。了。余。太。守。便。寫。了。幾。張。催。請。客。人。的。條。子。交。給。細。崽。叫。他。立。刻。送。去。請。的。客。人。就。是。言。主。政。和。楊。司。馬。兩。個。賓。主。只。有。五。個。人。正。是。胭脂。照。夜。樓。臺。歌。管。之。春。粉。墨。登。場。傀。儡。衣。冠。之。恨。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百四十七回 演活劇刻意繪春情 做淫風當場飛黑索

且說余太守在上林春請客。金觀察和章秋谷是和余太守一同去的。還有言主政和楊司馬兩個人。一會兒也都來了。金觀察便和衆人寫起叫局的條子來。原來京津一帶不說叫局。只說是叫條子。當下金觀察叫了寶華班的金蘭。余太守叫五鳳班的桂紅。楊司馬叫東天保的貴喜。言主政叫富貴班的銀珠。章秋谷自然是叫寶華班的雲蘭。不用說了。條子發了出去。余太守便請衆人點菜。寫好菜單。交給細崽。拿了出去。不多一刻。細崽端上湯來。叫的姑娘也都來了一個個。坐在客人後面。金蘭和桂紅。秋谷本來認得貴喜和銀珠。秋谷雖然也在金觀察席間。見過一次。却看得不甚清楚。又仔仔細細的打量一番。雖然比不上金蘭和雲蘭兩個。却也還五官端正。身段玲瓏。並不十分惹厭。那桂紅見了秋谷。忽然想起是招呼月芳的客人。連忙問道。章老爺。你不是招呼月芳的麼。爲什麼不去叫他。秋谷微笑搖一搖頭。雲蘭却瞪了桂紅一眼。金觀察便道。月芳和你狠要好的。你就多叫



一個也沒有什麼。秋谷道：我們今天要去聽戲。一會兒就要走的。改天再叫罷。金觀察聽了，也就不說什麼。雲蘭恰拉着秋谷的手，附着耳朵悄悄的道：耐勿要去。做啥？格石灰布袋阿曉得。今朝看過仔戲，阿到倪搭去呀？秋谷略一沉吟，道：等一會再說不來也說不定。雲蘭又低聲說道：倪勿要晏歇，點定規要耐去。格秋谷聽了，便也附着雲蘭的耳朵說了幾句。雲蘭面上一紅，道：倪是勿曉得。格金觀察見他們兩個附耳說話，便喝一聲：采道，你們兩個人不用這般鬼鬼祟祟的樣兒。今天我來和你們做個媒人，何如？秋谷微微一笑，也不言語。雲蘭接口說道：格末蠻好，就請耐金大人搭倪做個媒人，勿得知倪阿有格號福氣，說着自覺有些不好意思，紅着臉回頭一笑，却和章秋谷打了一個照面。秋谷便握着他的纖手，定睛細看時，只見他寶鑾微紅梨渦，欲笑柳挹雙眉之翠花飛一面之春，頭上帶着兩條茉莉花條，一陣茉莉花香直送到章秋谷鼻孔中。秋谷到了這個時候，不由得心中一動，兩只眼睛一瞬不轉，只是靜靜的看雲蘭。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覺嗤的笑道：耐格人啥實梗呀？秋谷微笑一笑，一言不發，只細細的領略那靜中香色。個裏溫柔雲蘭見他看得詫異，不由得臉上竟紅起來。推開了秋谷的手，口中低低說道：耐勿要實梗哩。撥別人家看仔阿要難爲情，說着便立起身來，走到那邊對着壁上的着衣鏡，理了一理鬢髮，又取出一個小小的牙梳來，把前劉海梳了一梳，回過頭來對着章秋谷，嫣然展笑。秋谷也對着他微微的飛個眼風。余太守見了，便嘆道：你們兩個人有什麼話兒，只顧當着我們講，就是了。何必耍擠眉弄眼的，做出這個樣兒來。秋谷聽了，還沒有開口，言主政便也笑道：秋谷兄既然這樣的賞識雲蘭，明天何不就在他那裏吃一檯酒也好。等我們做個現成媒人，正說着，忽然聽得笛聲嘹亮，金蘭低低的唱起崑曲來。大家要聽曲子，便打斷了話頭。秋谷原是個慣家，聽他唱的是八陽，便按着節拍，一句一句的聽下去，覺得一字一轉，音節纏綿，便由不得喝一聲：采，接着雲蘭唱了一段二進宮，却也唱得平平穩穩的，沒有什麼舛誤。大家



也免不得贊了一聲。桂紅是不會唱的。貴喜銀珠都唱了一支天津小調。五道菜已經陸續上完。桂紅和貴喜先自去了。金蘭尚有別處轉局。便也匆匆走了。只有雲蘭和銀珠。要同着衆人一起去聽戲。秋谷和言主政自然答應。一會兒細窻送上賬來。余太守簽過了字。大家謝過主人。出了上林春。竟到東門外天仙戲園來。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有八點多鐘。金觀察是預定的包廂。大家一闖上樓。各自坐下。舉目看時。已經擠得個人山人海。連包廂都擠得滿滿的了。原來天津京城的戲園規則。和上海不同。上海是不論包廂正桌。一樣都是上等人的座位。只有同着女客的。方才去坐那包廂。平常的人。大半都坐正桌。看得清楚些兒。聽也聽得明白些兒。京城和天津的戲園。上等人出來聽戲。大家都坐包廂。那池子裏頭的正桌。都是些下流社會的人物。上等人一個都沒有的。表過不提。只說金觀察邀着大家坐下。先拿過戲目來看時。只見戲目上排着男伶高福安的金錢豹。青菊花的珍珠衫。小陳長庚的奇冤報。又是女伶尹鴻蘭的空城計。小菊英的燒骨記。馮月娥的賣胭脂。原來天津戲館都是男女合演的。所以生意十分發達。地方官也不去禁他。這個時候。檯上正在那裏演金錢豹。這個高福安本來也是個著名的武生。檯容既好。武工也狠不差。這齣金錢豹。更是他的拿手好戲。到那飛叉的一場。高福安賣弄精神。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真叉。飛得穿梭一般的。沒有一些兒滲漏。那個做配角接叉的開口跳劉燕云也接得十分神捷。伶俐非常。大家都稱賞不已。金錢豹演畢。就是青菊花的珍珠衫上場。那青菊花穿着一身艷服。婷婷娉娉的走到當場。恰生得骨肉停勻。丰神妍麗。比臨風之玉樹。粉面凝脂。同出水之芙蓉。纖腰約素。好似那一朵彩雲慢慢的飛到檯前的一般。那態度神情。也不像什麼男扮女粧。竟是逼真的一個。大家閨秀。出得場來。流波四盼。狠有些嬌羞。靦覷的神情。秋谷見了。先叫一聲好。對着金觀察等道。這個青菊花。狠不錯。據我看起來。比那上海的什麼高彩雲。周鳳林。還要勝些。一面說。一面看着那青菊花的做工。也覺得甚是到家。直到小陳長庚



唱完了奇冤報。方才是女伶出場。尹鴻蘭去著孔明出來。秋谷仔細看時。見他短短的一個身材。檯容也不見得十分出色。唱工倒還沒有什麼。就是喉音低些。秋谷便有些不高興。看回過頭來。低低的和雲蘭握手談心。也不去看那戲檯上做些什麼。一會兒的工夫。小菊英燒骨記唱過。就是馮月娥的賣胭脂。剛剛出得戲房。就聽得樓上樓下的人齊齊的喝一聲。采轟然震耳。倒把個章秋谷嚇了一驚。章秋谷在上海的時候。也看過馮月娥的戲。覺得平平常常的。也沒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地方。如今見了馮月娥。又細細的打量了一番。覺得還是和從前差不多。面貌本出平常。唱工又不見得大好。只有那一對秋波。生得水汪汪的。橫波一顧。剪水雙清。着實有些鉤魂。靡魄的魔力。章秋谷看了。暗想雖然一雙眼睛生得好些。却究竟不是全材。唱工做工也都狠是平常。爲什麼天津地方的人。要這般的賞識他。想着又留意看他的做工。覺得似乎比以前做得老到些兒。那裏知道這個馮月娥。做到買脂調戲的一場。竟當真和那小生捻手捻腳。兩個人滾作一團。更兼眉目之間。隱隱的做出許多蕩態。只聽得樓上樓下一片聲喝起。采來。秋谷本來最不喜歡看的。就是這些淫戲。如今見馮月娥。放出這般模樣。不覺渾身的雞皮疙瘩。都直豎起來。別過了頭。不去看他。口中只說該死該死。怎麼竟做出這個樣兒來。真是一些兒廉恥都不顧的了。金觀察等看了。也說形容得太過了些。未免敗壞風俗。只把一個雲蘭。看得滿面通紅。低着個頭。抬都抬不起來。拉着章秋谷的手。口中說道。格號浪形。勿知區俚。那哼。做得出格。看仔阿。要勿色頭。章秋谷附耳和他說道。你不要說他浪形。等回兒我們兩個人也去串一下子。給衆人看看。何如。雲蘭打了秋谷一下。道。院是勿懂。格請耐一幹仔。去串罷。說着。忍不住一笑。面上更紅起來。秋谷正和雲蘭說笑。忽然又聽得那些座客。齊齊的喝起。采來。秋谷連忙看時。只見馮月娥。索性把上身的一件紗衫。卸了下來。胸前只繫着一個粉霞色。西紗抹胸。襯着高高的兩個雞頭。嫩嫩的一雙玉臂。口中咬着一方手帕。歪着個頭。斜着個身體。軟軟的和身倚在。



那小生的肩上好似沒有一絲氣力的一般。鬢髮惺忪，鬚髮斜禪，兩只星眼半開半合的。那一種的淫情蕩態，就是畫都畫不出來。這個時候不要說引得那班聽戲的人，人人心中動個個神搖，就是章秋谷這樣的一個曾經滄海的人，也不因不由的心上有些跳動起來。雲蘭坐在秋谷背後，也有些杏眼微飭，香津頻咽，耳中只聽得一片喝采的聲音，好似那八面春雷，三千畫角，直震得人頭昏腦痛，兩耳欲聾。正在鬧得沸反盈天之際，猛然見外面走進幾個人，分開衆人，一直擠到檯前，頭上都戴着纓帽，脚下都穿着黑布快靴，好像衙門裏頭的差役一般。衆人見了大家摸不着頭路，不知道是來做什麼的。大家都眼睜睜的，看着不想這幾個人到了檯前，擡起頭來向檯上看了一看，竟大家登着檯前的桌子，跳上檯來。檯上的人見了十分詫異，正要開口問時，說時遲那時快，有一個爲首的人，搶上一步，搶到馮月娥身旁，豁啣的一聲，袖裏頭掏出一根鐵練，呼的就向馮月娥頭上套去。馮月娥正在賣弄精神的時候，不隄防竟有這樣的事情，一時聞大驚失色，想要開口問時，張口結舌的一時那裏問得出來。檯上那班聽戲的人見了這個樣兒，大家都七張八嘴的嚷個不住。早見那幾個人取出一張訪牌，向着檯下衆人颺了一颺，大聲說道：「我們是天津縣沈大老爺手下的衙役，沈大老爺奉了天津府林大人的訪牌，要立拘這個馮月娥到府聽訊。我們是奉上差遣，概不由己。列位不要見怪，說着便牽着馮月娥向戲房裏走了進去。正是桃花輕薄荒涼洞，口之春柳絮顛狂辜負東風之意。不知後事如何，請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四十八回

印深情軟語留春

諧好事平康選夢

只說金觀察和章秋谷等見馮月娥被天津縣差役拿去，雖然吃了一驚，大家心上却甚是暢快。秋谷只說拿得好，拿得好。若是憑着他一味的這般混鬧，不去問他將來各處戲館都大家效尤起來，地方上的人心風俗還可問麼。金觀察等聽了，大家都點頭稱是。只有一個雲蘭倒大大的吃了一嚇，嚇得個目瞪口呆，緊緊的拉着章秋



谷的。衣。服。幾。乎。要。哭。出。來。秋。谷。見。他。這。般。膽。小。覺。得。甚。是。好。笑。連。忙。安。慰。他。道。你。不。用。害。怕。他。們。拿。的。是。馮。月。娥。與。你。什。麼。相。干。雲。蘭。道。倪。只。怕。俚。也。要。來。捉。起。倪。來。末。那。哼。弄。法。呢。秋。谷。笑。道。你。好。好。的。沒。有。犯。法。斷。沒。有。什。麼。人。來。捉。你。的。你。只。願。放。心。就。是。了。雲。蘭。聽。了。方。才。覺。得。放。心。却。還。拉。着。秋。谷。不。放。這。一。齣。戲。本。來。是。排。在。結。末。的。如。今。這。樣。的。一。來。一。霎。時。止。鼓。停。鑼。收。場。罷。演。那。一。班。聽。戲。的。人。也。大。家。掃。興。而。歸。就。如。潮。水。一。般。的。擁。出。門。去。金。觀。察。見。擠。得。利。害。便。招。呼。衆。人。索。性。停。一。回。兒。等。人。少。些。再。慢。慢。的。走。大。家。依。言。坐。下。雲。蘭。趁。勢。低。低。的。和。秋。谷。說。要。秋。谷。送。他。回。去。秋。谷。沈。吟。道。今。天。時。候。不。早。差。不。多。已。經。十。二。點。鐘。我。明。天。還。有。要。辦。的。公。事。一。準。明。天。晚。上。來。罷。雲。蘭。拿。着。秋。谷。的。手。放。在。自。己。胸。間。道。耐。摸。摸。看。倪。格。心。跳。得。來。指。指。嚇。得。倪。來。要。死。耐。末。再。要。實。梗。勿。肯。送。倪。轉。去。秋。谷。聽。了。果。然。把。手。去。摸。他。胸。膛。時。真。個。一。個。心。拔。拔。的。跳。個。不。住。這。個。時。候。正。是。五。月。底。的。天。氣。信。人。們。著。的。都。是。綉。薄。的。紗。衣。秋。谷。輕。輕。一。摸。早。覺。得。雙。蜂。膩。玉。觸。手。如。酥。由。不。得。心。旌。搖。蕩。更。兼。雲。蘭。對。着。他。俊。眼。微。酸。眉。尖。斜。蹙。看。着。他。的。臉。要。說。什。麼。却。又。說。不。出。什。麼。來。好。似。央。告。他。的。一。般。便。也。只。好。點。頭。答。應。却。又。故。意。問。他。道。你。叫。我。送。你。回。去。做。什。麼。事。情。雲。蘭。把。眼。一。瞟。佯。嘆。道。勿。要。瞎。三。話。四。截。道。得。來。秋。谷。道。你。既。然。這。般。說。法。我。也。不。必。送。你。回。去。省。得。你。心。上。厭。煩。我。請。個。代。庖。的。人。送。你。回。去。何。如。雲。蘭。低。低。笑。道。阿。唷。阿。是。算。扳。倪。格。差。頭。呀。金。觀。察。坐。在。那。裏。看。着。他。們。兩。個。人。的。樣。兒。覺。得。目。送。眉。迎。若。離。若。合。別。有。一。種。纏。綿。款。曲。的。神。情。暗。想。他。們。兩。個。人。認。得。沒。有。多。少。時。候。怎。麼。就。要。好。到。這。個。樣。兒。真。是。奇。怪。正。在。呆。呆。的。看。被。余。太。守。肩。上。拍。了。一。拍。道。他。們。兩。個。人。頭。裏。是。有。些。渾。的。了。難。道。你。的。頭。裏。也。渾。了。麼。人。都。差。不。多。散。盡。了。你。們。不。走。等。在。這。裏。做。什。麼。金。觀。察。和。章。秋。谷。連。忙。看。時。只。見。那。些。人。果。然。都。已。經。散。得。乾。乾。淨。淨。便。連。忙。都。立。起。身。來。余。太。守。看。着。雲。蘭。笑。道。你。們。有。什。麼。秘。密。的。話。兒。等。一。回。兒。到。床。上。去。說。不。好。何。必。要。這。般。性。急。在。戲。館。裏。頭。做。出。這。個。樣。兒。



來。雲蘭聽了。紅着臉。口中咕嚕道。狗嘴裏阿會生出象牙。耐格只嘴。總歸無撥哈好閒話說格。余太守雖然是江蘇人。却從小兒生長在天津地方。不大懂得蘇州話。聽了雲蘭在那裏咕嚕。雖然聽不明白。却知道一定是罵他的。對着雲蘭。把頭頸縮了一縮道。你不要發急。我從此再不開口。何如。雲蘭聽了一笑。也不理會。依着章秋谷的意思。要請金觀察。余太守等。一同到寶華班去。余太守等多說夜深不便。各自別去。言主政也和銀珠一同回去。只有金觀察一個人。同着秋谷。到了侯家后寶華班。金觀察便拉着秋谷。先到金蘭房間裏頭去。稍坐。秋谷依言。一同走進金蘭房內。金蘭立在門口。含笑相迎。親自和金觀察卸下長衫。雲蘭也照樣把秋谷身上着的那件淡湖色金閩紗長衫。卸了下來。坐了一回。雲蘭要請秋谷到自己房間去坐。秋谷故意道。等一回兒我就要回去。就在這裏坐一下罷。雲蘭斜着眼睛。瞪了秋谷一眼。似笑非笑的道。耐今朝阿敢轉去。秋谷笑道。有什麼不敢回去。去你又不是我的太太。我爲什麼要怕你。雲蘭不等說畢。舉起扇子。把秋谷頭上拍的打了一下。道。耐勿要來浪搭倪。調皮秋谷道。我規規矩矩的。並不調皮。所以要今天回去。若是當真的和你調皮。今天那裏還要回去。雲蘭坐在秋谷膝上。撒嬌道。倪勿來格。耐自家心浪。阿意得過。說着。直把一個臉兒緊緊的偎着秋谷的臉。附耳低聲道。耐勿作興。實梗樣式格。今朝勿要去哉。呀。秋谷見他說得這般委婉。可憐。早已心中默許。却故意沈吟一會。口中一言不發。雲蘭見他始終還是一個不開口。便挽着他的手。道。耐啥格。一聲勿响。介阿是變仔。啞子哉。說着。又回過頭來。對金觀察道。金大人耐說搭倪做媒人格。呀。幫仔倪留留。二少哩。金觀察笑道。他是有心在你面前裝腔做勢。你不要去信他。包在我的身上。今天還你一個章二少。如若走了我。賠也賠你一個雲蘭聽了。不覺低鬢一笑。立起身來。道。倪是不過實梗哉。耐阿好推扳。點秋谷聽了。不由得也笑起來。拉着雲蘭對金觀察道。老表伯的嚴命小姪。不敢不遵。明天再請老表伯吃酒。又對雲蘭道。我們兩個不要在這裏惹厭。我們走了。好等金大人。



放馬。登場。我們也去辦。我們的公事罷。說罷。拉着雲蘭往外就走。雲蘭面上一紅軟軟的跟着章秋谷走了過來。到了那邊房內。相將坐下一個。姑娘端上茶來。秋谷抬頭看時。只見這個姑娘穿着一身元色鐵線紗衫。元色鐵線紗褲。裏面襯着一身粉霞色洋紗衣褲。腳下一雙元緞弓鞋。只有三寸多些。玉笋凌波。金蓮貼地。比雲蘭的覺得還要小了好些。頭上挽着個懶粧髻。插着兩朶白蘭花。丰態輕盈。腰肢婀娜。雖然差不多。年過三旬。却還狠有些動人的姿態。盈盈鳳目。淡淡蛾眉。腮凝新荔。未褪嬌紅。頰暈梨渦。猶餘嫵媚。看着秋谷。只是微微的笑。秋谷見了。倒不覺吃了一驚。立起身來。拉着他的手道。你叫什麼名字。怎麼我前兩天沒有看見你這樣的一個人。想不到天津地方的姑娘。也有你這般的漂亮人物。那姑娘見秋谷恭維他的漂亮。心上甚是得意。對着秋谷一笑道。倪是勿好格。耐勿要來浪瞎三話四。秋谷道。像你這樣的人。再要說不好。世界上的人。也沒有好的了。那姑娘把秋谷推了一推。道。耐就是實梗仔罷。阿好請耐少說兩聲。秋谷一笑道。你到底叫什麼名字。爲什麼前兩天沒有見你。那姑娘道。倪叫老二。剛剛來浪上海來。今朝七點鐘到格。搭格。秋谷聽了道。怪不得我說這裏天津地方那裏有你這樣電氣燈一般的人。原來果然是上海來的。說着不由分說。猛然把他摟在膝上。臉貼臉的偎了一偎。雲蘭見了。瞪了秋谷一眼。別轉頭去。口中說道。耐勿要實梗哩。格個是倪格娘呀。那老二也微微笑道。耐勿要來浪實梗。話俏。但是倪格團作耐就是倪格女婿。阿有啥女婿。搭丈母。吊起膀子來。格晏歇點。倪團作小姐。吃起醋來。耐吃勿小格。嗔雲蘭聽了。把身軀一扭。道。嚙姆末。總歸實梗。啥格吃醋。勿吃醋。介說着。不因不由的兩邊頰上泛起兩朶紅雲。秋谷聽了他們的說話。起先還不相信。只說是講的笑話。連忙問道。難道你當真是他的親生娘不成。老二笑道。勿是真格。倒是假格的。刮刮。但是倪親生團作耐勿相信。自家問。俚末哉。秋谷聽了。便放了老二。立起身來。對着他深深的打一個恭道。我實在不知道你就是我的丈母。太多多得罪。如今只好在丈母太。



太。面。前。賠。個。禮。休。怪。方。才。放。肆。說。着。又。打。一。恭。老。二。扭。轉。臉。去。只。是。格。格。的。笑。雲。蘭。道。倍。篤。看。看。俚。阿。要。厚。皮。一。場。刮。仔。才。做。得。出。格。秋。谷。回。過。身。來。對。着。雲。蘭。也。打。一。恭。道。我。已。經。在。這。裏。打。恭。服。禮。你。還。吃。這。般。的。冷。酷。做。什。麼。雲。蘭。啐。了。秋。谷。一。口。道。耐。說。說。末。就。是。歪。嘴。吹。喇。叭。難。勿。搭。耐。說。啥。哉。秋。谷。聽。了。也。不。去。理。會。他。說。的。什。麼。只。招。手。把。老。二。叫。了。過。來。問。他。以。前。在。上。海。做。過。生。意。沒。有。老。二。回。說。十。年。前。在。上。海。的。時。候。叫。姑。蘇。林。厲。秋。谷。雖。然。以。前。在。上。海。沒。有。見。過。他。却。知。道。有。個。姑。蘇。林。寓。善。唱。青。衫。也。是。個。鼎。鼎。有。名。的。人。物。便。和。他。講。些。花。叢。興。廢。的。原。因。并。上。海。近。來。生。意。的。難。做。老。二。拍。手。道。二。少。格。閒。話。蠻。準。故。歇。上。海。格。生。意。格。末。叫。難。做。倪。吃。仔。格。碗。把。勢。飯。真。正。叫。無。說。法。兩。個。人。長。篇。大。套。的。談。論。了。一。回。講。的。都。是。堂。子。裏。頭。的。事。實。講。的。人。手。指。口。劃。講。得。個。媿。媿。忘。疲。聽。的。人。也。心。領。神。會。聽。得。個。津。津。有。味。直。講。到。差。不。多。兩。點。多。鐘。雲。蘭。坐。在。一。旁。呆。呆。的。聽。沒。有。一。些。兒。倦。意。還。是。秋。谷。覺。得。時。候。不。早。掏。出。錶。來。用。手。輕。輕。一。按。只。聽。得。錚。錚。的。打。了。兩。下。又。打。一。下。秋。谷。道。我。們。只。顧。在。這。裏。講。話。不。知。不。覺。的。已。經。兩。點。一。刻。了。老。二。也。立。起。身。來。懶。洋。洋。的。打。了。一。個。呵。欠。笑。道。倪。要。睏。覺。去。哉。倍。篤。兩。家。頭。也。早。點。睏。罷。說。着。便。叫。房。間。裏。的。人。端。上。稀。米。飯。秋。谷。隨。意。吃。些。雲。蘭。也。吃。了。半。碗。相。攜。就。寢。金。堂。夜。永。寶。幄。香。溫。繡。枕。暗。推。流。蘇。悄。顫。檀。口。之。脂。香。微。度。酥。胸。之。春。意。初。融。豔。語。輕。輕。重。幃。悄。悄。釵。墮。綠。雲。之。髻。汗。凝。紅。玉。之。膚。水。泛。橫。塘。雲。飛。巫。峽。冰。蕈。銀。床。之。夜。花。香。月。滿。之。宵。一。夜。無。話。到。了。明。朝。章。秋。谷。直。睡。到。十。點。鐘。還。沒。有。起。來。好。夢。初。回。雙。睛。乍。啓。只。見。雲。蘭。枕。着。自。己。的。手。臂。還。在。那。裏。朦。朧。酣。睡。額。上。微。微。的。沁。出。幾。點。汗。珠。剩。粉。未。消。殘。脂。猶。膩。一。縷。漆。黑。的。頭。髮。拖。在。枕。邊。秋。谷。看。着。這。個。樣。兒。覺。得。一。個。心。在。腔。子。裏。頭。不。由。的。怦。怦。自。動。想。要。再。睡。一。回。却。又。睡。不。着。一。個。手。臂。却。被。雲。蘭。枕。得。有。些。麻。木。起。來。見。他。睡。得。正。濃。却。又。不。忍。喚。醒。他。正。在。這。個。當。兒。忽。見。老。二。蓬。着。個。頭。悄。悄。的。在。外。面。走。進。來。躡。着。脚。步。走。到。床。前。輕。輕。的。把。帳。子。揭。開。探。頭。一。望。見。秋。谷。已。



經睡醒便低低笑道。辰光早來浪。瞌歇起來末哉。正是徐娘半老。猶多嬌嬈之婆。杜牧重來。儘有烟花之恨。不知以後何如。請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遇秋娘一箭貫雙雕 賣丰姿春風描倩影

且說章秋谷聽了老二叫他再睡一回。便也低低答道。我睡醒多時。就要起來了。這兩句話兒。雖然低低的說。恰已經把雲蘭驚醒。朦朦朧朧的睜開眼來看時。只見他母親正一手拉着帳子。在那裏和章秋谷說話。這個時候。雲蘭身上只穿着一身汗衫睡褲。一個頭又枕在秋谷臂上。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便一谷碌坐起身來。挽了一挽頭髮。便跨下床去。秋谷也便起身盥洗。吃過點心。正待要走。老二見秋谷的辮子有些蓬蓬鬆鬆的。便拉住他道。耐來浪。倪搭坐歇。倪搭耐打條辮子。阿好。秋谷正覺得頭上的髮辮有些累贅。便也點一點頭。只說你是丈母。太太怎麼要你打起辮子來。這是不敢當的。老二笑道。勿要客氣。哩。打條辮子末也。勿用着實梗客氣。說着便取了一個牙梳。一個竹篦。對秋谷笑道。倪到對過亭子間裏去。風涼點。秋谷不懂他什麼意思。自然應允。老二拉着秋谷的手。往外就走。雲蘭見了輕輕的咳嗽一聲。秋谷聽了也不介意。同着老二。逕到對面房間來。老二一面和秋谷梳髮。一面夾七夾八的和秋谷講話。秋谷的頭髮本來不多。一霎時已經打就。秋谷握着他的手。隨口謝了一聲。不想這個老二。趁着秋谷和他握手。把身體輕輕的一側。直側入秋谷懷中。看着秋谷微微的。笑道。昨日夜裏向阿曾辛苦。秋谷見老二忽然做出這般模樣來。心上十分明白。只得也向他笑道。我是沒有什麼辛苦。倒是你。昨天晚上恐怕不見得睡得着罷。老二道。倪睏勿着末。總是耐勿好。晚秋谷見他話風逼得甚緊。只得用別話岔開去。道。你和雲蘭兩個人。說是母女。我看起來。總有些兒不像。差不多。倒有些像姊妹的樣兒。你的面上。還是十分嬌嫩。指得出水來的一般。那裏像什麼三十多歲的人。說着。想要立起身來。却被老二把一個身體緊緊。



的貼着他一時立不起來。只聽得老二低低的說道：「倪是老太婆哉，就是心浪想要巴結耐二少末也。巴結勿上的格哉。」二少陸裏要倪格號人，嘎二少阿對說着，竟是纖腰緊貼雀舌，全舒和秋谷親熱起來。春上眉梢，波橫眼角，隱隱的露出幾分蕩意。這一番情事，好像天外飛來的一般，竟把個章秋谷弄得個解脫不開，推辭不得，沒奈何，只得略略應酬。曉日當窗，薰風拂面，鴛鴦選夢，蛺蝶棲雲，香銷漢殿之屏，春入秋娘之夢。一會兒秋谷笑道：「今天這件事兒，真是出於意外的。」老二道：「堂子裏向有啥格交代？」老實說吃仔格碗把勢飯，陸裏講究得盡實梗。幾幾花花說着，兩個人依舊手攬手的走過來。雲蘭見秋谷和他母親走了過去，一些聲息都不聽見，早已心中明白了。心上也未免有些發起酸來，見了秋谷走進來，一言不發，只對着他把嘴披了一披。秋谷倒不由的面上紅了一紅，有些不好意思。倒是老二坐在那裏，好像沒有這件事兒的一般。秋谷搭趣着走近雲蘭身旁，輕輕的和他講了幾句，不知什麼。雲蘭格的一笑，把頭搖了一搖，又趁着老二回過頭去的時候，把一個指頭對着秋谷，在自己臉上劃了幾劃，做個羞他的樣兒。秋谷也不好再說什麼，只得胡盧一笑，便問金觀察起來，沒有老二道：「金大人七點鐘就起來，老早轉去格哉。」秋谷聽了，便連忙立起身來，穿了衣服，在衣袋裏頭揀出兩張十塊錢的鈔票，交給雲蘭。雲蘭看了一眼，道：「勿要實梗，幾化碗。」秋谷揮手道：「多的就算了。」下脚。老二接着道：「間搭天津，嚙撥下脚格呀。」秋谷道：「這幾個錢，何必還去計較他？」雲蘭把兩張鈔票裏頭檢了一張，仍舊塞在章秋谷衣袋裏頭。口中說道：「曉得耐勿在乎格幾塊洋鈔，不過倪間搭嚙撥實梗格規矩末去多撥。俚篤做啥多撥仔，也是白白裏格嘎。啥犯着呀，耐倒是今朝到倪搭來吃一檯酒，搭倪綳綳場面罷。」秋谷見雲蘭這般說法，只得依他，把鈔票收了起來。道：「今天的酒是橫豎一定要來吃的，你們何必要替我省這幾個錢？」雲蘭笑道：「耐格銅鈔忒嫌俚多，送點撥倪用。用末哉去送撥俚篤格號人做啥？」秋谷聽了，微微一笑，便也坐着轎子回去。到了晚間，秋谷在雲蘭那裏吃了一



樓酒又碰了一場和。倒一連在雲蘭那裏住了三天。這幾天的工夫。秋谷覺得酒食徵逐。有些厭煩起來。便打着主意。要靜靜的休息幾天。那知剛剛吃過晚飯。坐在房內。余太守忽然跑了進來。談了一回。金觀察也來了。講些閒話。不覺又講到嫖經上去。講論起天津地方的那些倌人來。畢竟比不上上海的那班人物。金觀察偶然講起五鳳班的月芳。說雖然年紀大些。倒還着實有些風韻。余太守聽了。便要大家同着去五鳳班打個茶圍。要認認月芳。究竟是怎麼的一個樣兒。秋谷心上不願意出去。只說這幾天身體有些疲乏。想要好好的休息幾天。無奈余太守不由分說。一定拉着要去。秋谷被他拉得不好意思。只得勉強應允。和金觀察一同出門。一路望五鳳班來。到了五鳳班。月芳見了十分歡喜。一把拉着秋谷的手。道：「二少耐。哈洛。一逕勿來。介倪牽記得來說。二少格兩日到仔洛裏去哉。長忍耐相好。做得多仔倪。搭勿想着格哉。阿對說着滿面春風的回過身來。先問了余太守的姓。又應酬了金觀察和余太守一番。余太守見他見了秋谷十分巴結。只說是和秋谷有交情的。便對金觀察道：「怎麼他來得不多兩天。已經有了兩處相好。你看這個樣兒。真是十分二十分的要好。怪不得上海的那班人。一個個都叫他是嫖學大家。果然名不虛傳。金觀察聽了。還沒有開口。月芳早對他笑道：「余大人耐。弄錯哉。倪搭二少客客氣。氣嚙撥哈格相好。格像倪實梗格人末。阿有實梗福氣。二少洛裏會看中倪。介就是要巴結末也。巴結勿上碗說着。又對着章秋谷笑道：「倪格日仔一看見耐。就曉得耐是老子標。綴搭仔年輕格相好。勿知幾化來浪洛裏會挨得着倪呀。說罷。把那一雙俊眼。微微的飛了一個眼風。檀口微開。櫻唇略動。對着秋谷把頭側了一側。嫣然一笑。在秋谷面前打了一個轉身。輕輕坐下。翹起金蓮。擱在自家膝上。細細的結束了一回。札縛得瘦若纖。錐峭如菱角。一面在那裏結束。一面時時的斜轉秋波。留心看着章秋谷的舉動。章秋谷本來原是狠賞識他的。如今又見他這般的賣弄風情。徘徊顧影。那方才的一個轉身。幾步路兒。轉得甚是娉婷。走得十分圓轉。好似



那天桃蕩影楊柳當風更兼眼波澄澄只向着秋谷身上轉個不住雖然年紀大些比不上雲蘭的那般嬌娜那  
一種婉轉隨人的情態倒覺得比雲蘭還要勝些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不知不覺的脫口叫一聲好月芳斜了  
秋谷一眼道啥格好呀天津人格功架才是另有一工格所以洛格排天津人看仔倪像煞總歸勿對倪來浪間  
搭生意也清煞區得今朝碰着仔耐二少只好請耐二少包涵點倪格哉秋谷聽了微微的笑道我倒並不是在  
這裏拍你的馬屁委實你的一身功架實在不差不要說天津地方像你這樣身段的狠少就是上海地方像你  
這般身段的一古腦兒也不多幾個月芳聽得秋谷贊他心上自是歡喜趁着這個當兒嬈嬈婷婷的立起身來  
走到秋谷身旁一手扶着秋谷的肩頭一手整理自己的鬢髮秋谷便把自己坐的椅子讓出半張來挽着他並  
肩坐下月芳便道勿瞞耐二少說倪格功架自然勿見得那哼大好不過比起格排天津人來老實說隨便那哼  
總要比俚好點再講起格排本地客人來格末叫來得討氣勿說俚自家曲辯子倒說倪蘇州人身架勿局只有  
耐二少末真真老牌子哉曉得格裏向格道理別人洛裏明白呀秋谷聽了也便點頭稱是余太守不懂這個功  
架是什麼東西便拉着秋谷要問秋谷道這個功架的兩個字兒也沒有什麼一定的道理在裏頭據我心上想  
起來這個功就是功夫的切這個架就是架子的架好像那騎馬的人和拉弓的人一定要蓄着個四平八穩的  
架子方才是個慣家但是這個架子也不是個個人都可以學得來的一定要好好的好用些功夫上去方才擺得  
出這個架子來這就是功架兩個字的命意了正是雲英有意春融玉杵之霜公子多情月照西樓之夢不知以  
後何如請看下文交代

第一百五十回 矢從良纏綿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華

且說余太守不懂什麼叫做功架秋谷便和他講道這個功架就是北邊人的身段上海地方最講究的就是這



個功架。當官人的。只要功架是好的。就是面貌生得將就些兒。還不要緊。若是沒有功架。那就老老實實。沒有一個人來請教的。了。余太守聽了。方才明白。坐了一回。大家起身要走。月芳早已把秋谷的那件金縐紗長衫。捉個空兒。不知放在什麼地方去了。秋谷雖然看見。却有意裝個糊塗。不去理會。到了這個時候。金觀察和余太守穿上長衫要走。見秋谷坐在那裏不動。金觀察一眼看去。不見了章秋谷的長衫。心上自然明白。便對章秋谷笑道。你在這裏坐一會兒。我們還要到別處去走走。明天再來和你道賀罷。說着。回身要走。秋谷一把拉住道。這個時候還早。我們何不就在這裏碰一場。和老表伯的貴相知。只顧把他叫到這裏來就是了。金觀察道。我們只有三個人。還缺一個。再去請那一個呢。秋谷道。何用再去請人。我一個人坐了兩分。叫月芳代碰就是了。金觀察便問余太守道。你有什麼事情沒有。余太守本來是最愛碰和的。連忙應道。我沒有事情。我們碰起來就是了。就是有什麼緊要的事情。只要有人和我打牌。我也是一定來的。月芳聽得秋谷替他碰和。心中大喜。連忙叫了男班子進來。搭開棹子。配好籌碼。大家扳莊坐下。月芳却對着秋谷笑道。謝謝耐。總算耐二少照應。倪格秋谷點一點頭。也不言語。大家擲起牌來。秋谷的麻雀經。本來是絕精的。月芳也是個慣家。金觀察還不過略略差些。和他們兩個人也差得不多。只有這個余太守。和他們差了八九個底子。如何是他們的對手。八圈碰完。余太守輸了七十多塊。五十塊錢一底。差不多輸了底半。金觀察只輸了七八塊錢。不算什麼。章秋谷也不過贏了二十幾塊錢。月芳一個人大贏贏了六十多塊錢。一會兒的工夫。收過牌籌。開上稀飯。金觀察和余太守略略吃些。辭了先走。章秋谷明知今天是一定走不掉的。只得隨隨便便的住下。銀缸背影。璧月流光。一晌纏綿。三生繾綣。和那老二的事情。一般都是。章秋谷做夢也想不到。的。月芳在枕上對着秋谷。敘述自家的遭遇。如何的父母雙亡。如何的叔父把他賣入煙花。如何的做了幾年。自己竭力贖身。却欠了一身的債。如何的在上海生意不好。沒奈何只得



到天津地方來。嚶嚶唧唧的直講了半夜。講到那墮瀾飄茵之恨。不由得酸酸的流下淚來。秋谷不免款款的安慰一番。月芳說如今年紀大了。只求有個人和他還清債項。把他拔出火坑。秋谷問他身上有多少債。月芳說數目有限。差不多只要一。千塊錢。月芳見秋谷問他債項多少。只道秋谷有意要娶他。便盟山誓海的十分熨貼。百倍纏綿。定要秋谷娶他回去。秋谷聽他的話兒說得甚是誠切。知道他不是謊話。便也把自己的家事和他說了一遍。只說如今已經有了一個姨太太。太夫人家教方嚴。斷不許再娶第二個的。只恨我沒有豔福。消受不起你這樣的一個人。只好答應了你。和你留心找一個好好的客人。娶你回去。辜負了你的一番好意。也是無可如何。月芳聽了。呆了半晌。道。勿是耐嚙撥福氣。總歸是倪自家格命。苦嚙啥說頭一。逕碰勿着對景。格客人剛剛碰着仔耐。二少倪末倒快活。煞洛裏曉得原是一個勿成功耐阿好。照應點倪搭倪想想法子。呀說着。由不得兩行珠淚直挂下來。章秋谷見他這般模樣。也覺得有些替他心酸。只得好好的勸他道。你們吃把勢飯的。只有趕快揀個合意的客人。嫁了他去。方才可以圖一個好好的收成。那班不肯嫁人的信人。年輕的時候。客人情願娶他。他自己倒反不願到得後來。有了幾歲年紀。就是急急的趕着要嫁人。都已經遲了。還有那一個肯來要他。像你這樣的人。如今自然不要緊。若再是過了幾年。顏色衰零。年華老大。那就真個的要門前冷落車馬稀。疏要想做一個商婦。都不可得了。所以我勸你趁着這個時候。放出眼力。好好的揀選一個靠得住的客人。嫁了他去。圖一個下半世的收場。你想我這幾句話兒。是不是。月芳聽了。章秋谷勸他的這一番說話。心上感激非常。感激到極處。又不由得鼻涕眼淚都滾出來。把一個頭緊緊的鑽在秋谷懷中。玉體輕佞。雲鬟低熨。那流的眼淚。把秋谷身上的一件汗衫都溼了好些。秋谷見他聽了自己的說話。狠有感動的意思。便索性再激他。一激道。據你說起來。做了幾年生意。不但沒有剩錢。而且還做下許多虧空。你想一個人拚着父母生下來的身體。這般糟塌。無非是



爲的。一個錢字。如今你做了這些虧空。一個大錢。不。得。到。手。又。何。苦。要。吃。這。碗。把。勢。飯。呢。咳。可。憐。可。憐。你。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一。般。的。也。愛。體。面。一。般。的。也。有。廉。恥。丟。掉。了。體。面。和。廉。恥。來。吃。這。碗。把。勢。飯。索。性。多。幾。個。錢。也。還。罷。了。如。今。還。拖。下。許。多。債。項。究。竟。你。貪。圖。的。是。些。什。麼。難。道。你。就。不。是。個。人。不。是。父。母。生。出。來。的。麼。秋。谷。說。到。這。個。地。方。不。因。不。由。的。自。己。也。覺。得。酸。鼻。起。來。說。話。的。聲。音。已。經。岔。了。眼。中。也。流。出。兩。點。淚。來。月。芳。聽。了。秋。谷。勸。他。的。話。兒。說。得。這。般。沈。痛。更。覺。得。一。陣。心。酸。從。肚。子。底。下。一。直。透。到。心。窩。裏。來。看。着。這。烟。花。的。苦。趣。想。着。那。身。世。的。飄。零。止。不。住。淚。滾。珠。鮫。綃。盡。溼。嗚。嗚。咽。咽。的。幾。乎。要。哭。出。來。秋。谷。見。了。暗。贊。他。天。良。未。昧。廉。恥。猶。存。將。來。有。人。把。他。拔。出。風。塵。一。定。不。像。那。林。黛玉。張。書。玉。的。樣。兒。嫁。人。復。出。重。落。平。康。倒。可。以。保。得。不。出。什。麼。亂。子。章。秋。谷。這。般。想。著。心。上。便。存。了。一。個。要。把。他。拔。出。火。坑。的。念。頭。無。奈。自。己。已。經。有。了。陳。文。仙。太。夫。人。斷。斷。不。肯。讓。他。再。娶。第。二。個。更。兼。月。芳。的。年。紀。倒。反。比。自。己。大。着。七。八。歲。也。覺。得。有。些。不。合。只。得。拿。定。主。意。不。答。應。他。只。應。允。替。他。留。意。尋。個。好。好。靠。得。住。的。客。人。月。芳。見。他。回。得。這。般。決。絕。明。知。道。就。再。說。也。是。枉。然。委。委。屈。屈。的。淚。流。不。止。秋。谷。免。不。得。溫。存。婉。款。的。慰。勸。一。番。自。此。以。後。秋。谷。也。常。常。的。在。月。芳。那。裏。走。動。月。芳。便。和。他。說。下。個。月。要。調。頭。到。寶。華。班。去。秋。谷。詫。異。道。這。個。時。候。既。不。是。年。又。不。是。節。你。掉。的。是。什。麼。頭。月。芳。道。間。搭。天。津。地。方。勿。比。上。海。堂。子。裏。向。格。賬。才。是。一。個。月。一。算。格。實。梗。洛。調。頭。也。是。一。個。月。一。調。秋。谷。聽。了。暗。想。寶。華。班。裏。頭。自。己。有。個。相。好。在。那。裏。不。要。等。會。兒。他。們。兩。個。人。大。家。吃。起。醋。來。想。着。便。對。月。芳。道。寶。華。班。裏。頭。我。有。一。個。相。熟。的。在。那。裏。叫。做。雲。蘭。想。來。你。總。認。識。的。月。芳。道。實。梗。說。起。來。定。規。是。耐。格。恩。相。好。哉。哏。倪。搭。俚。一。逕。來。浪。檯。面。浪。碰。頭。格。有。啥。勿。認。得。秋。谷。笑。道。我。的。恩。相。好。只。有。一。個。五。鳳。班。的。月。芳。和。我。是。狠。要。好。的。那。裏。還。有。第。二。個。恩。相。好。月。芳。把。眼。睛。瞟。了。一。瞟。道。像。耐。實。梗。格。二。少。倪。洛。裏。巴。結。得。上。搭。耐。要。好。耐。要。好。格。人。勿。知。幾。化。來。浪。挨。着。倪。是。不。過。應。酬。應。酬。罷。哉。二。少。



倪格閒話阿對說着不覺低頭微嘆。秋谷聽了覺得自己的待他真個有些對他不起的地方。不免心上有些慚愧。連忙把別的話兒岔了開去。依着月芳的意思調頭的那一天。要秋谷去吃一檯酒。碰一場。和秋谷想了一想。也便點頭應允。那知到了月芳調頭的那幾天。秋谷忽然發起痧來。叫了一個剃頭的人來。在身上打了幾針。又請醫生服了幾帖藥。雖然沒有什麼大病。却差不多一禮拜不能出門。直到一禮拜之後。方才同着金觀察等到寶華班去看月芳。月芳見秋谷面上瘦了些兒。便問道。耐一逕勿來。面孔浪像煞瘦仔。點哉。身體浪阿好呀。秋谷道。這幾天忽然平空的發起痧來。一連七八天。大門都沒有出。月芳道。倪曉得耐格日。仔勿到倪搭來。定規有個道理來。浪裏向格兩日。阿好點呀。說着便走過來。把秋谷的頭上按了一按。對着他說道。出門人樣式。樣要當心。點格哩。生仔病有。啥人來搭耐當心呀。秋谷聽了不覺心中一動。只點一點頭。也不開口。略略的坐了一坐。秋谷要到雲蘭那邊去坐。剛剛老二拿着茶碗走了過來。月芳也和他敷衍兩句。看着老二對着秋谷那般親熱。心上也有七八分明白。不覺對着秋谷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秋谷只作不知。別過頭去。一會兒老二拉了秋谷的手。同到那邊房內。雲蘭接着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倪搭小地方。今朝勿曉得洛裏格。一陣好風。拿耐格位。章二少吹仔過來。耐到搭倪講講。看前格兩日來。浪五鳳班裏。向那啞格窩心。今朝啖那啞肯放耐過來。倪看耐格兩日。面孔浪瘦仔。幾幾化化。拍馬屁末也。勿是實梗。拍法格碗拿仔自家格身體。去拍別人格馬屁。耐格人阿有啥淘成。秋谷笑道。真是冤枉。我在金大人公館裏病了幾天。那裏有這些事情。你不信。只問金大人就是了。雲蘭聽了。起先還不相信。抬起頭來。把秋谷細細的打量一下。見果然有些病容。方才信了。停了一回。又對着秋谷冷冷的說道。二少耐格恩相好時。髦得來。問搭寶華班裏。才是別脚。信人洛裏。比俚得上。秋谷不覺一笑。道。你不用這般酸溜溜的樣兒。勸你將就些罷。我的做他。也不過應酬應酬罷了。那裏什麼恩相好不。恩相好。你只要自己心上。



想一下子。我的待他怎麼樣。待你怎麼樣。就知道我的話兒不是假的了。雲蘭聽了。想了一想。果然覺得不差。便也不說什麼。只問秋谷前幾天生的是什麼病。秋谷和他說了。雲蘭道。耐既然勿舒齊。爲仔啥事體。再要跑出來。阿是出來看看格位新相好。幾日天勿碰頭。牽記得勢。阿對秋谷聽了。立起身來。朝着雲蘭打了一恭。正是春風好。去吹殘楊柳之枝。紅淚闌干。落盡桃花之色。不知後來怎樣。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 第一百五十一回 兩調頭翡翠共移巢 三鼎足鴛鴦齊比翼

且說章秋谷立起身來。對雲蘭打了一恭道。我有了你這樣的相好。不來看你。還要去。看什麼人。你口口聲聲的。只說他是我的恩相好。你的醋勁。也未免來得過度些兒。如今就算我的不是。向你陪個禮兒。以後不要提起這件事兒。如何。雲蘭聽了。把頭一扭道。啥格吃醋。勿吃醋呀。倪是勿懂格。耐到說撥倪聽聽。看秋谷笑道。你這個樣兒。不是吃醋。難道是吃醬油不成。雲蘭走過來。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倪是勿會吃啥醬油。格倒是當心。別人家來浪吃醋。耐豪燥點去罷。歇歇。點吃起生活來。是勿關倪事格。噓說着。便推着秋谷的背。想要推他出去。秋谷趁勢拉着雲蘭到榻床上去坐下。不免陪個小心。撫慰一番。雲蘭方才歡喜停了一回。雲蘭忽然正容說道。二少倪聽見別人家說。耐要開海貨行。到底阿有介事。秋谷詫異道。你聽見那一個講的。沒有這件事兒。雲蘭道。常恐是真格。噓。秋谷道。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不知道。難道你倒比我知道不成。雲蘭忍着笑道。既然耐勿開海貨行。末爲啥老蟹醃蟹。一場刮仔。才要收格。介秋谷起先沒有留心。只道他說的真話。如今聽了他這兩句話兒。不覺哈哈的笑起來。一面說道。今天我上了你的當了。我說平空的那裏有這件事情。雲蘭也把手巾掩着嘴。格格的笑個不住。老二聽了。心上大大的不舒服着。實瞪了雲蘭一眼。把身軀一扭。立起來。往外便走。秋谷看得十分清楚。却只作沒有理會的一般。老二剛剛出去。早見兩三個十二三歲的清倌人。手挽手兒的走進來。見了秋谷。有一



個清倌人叫道。咦。章二少。晚秋谷聽得有人叫他。連忙舉目看時。只見一個穿着男裝的清倌人。眉目清澄。肌膚白膩。長條身材。瓜子臉兒。別有一種旖旎動人的姿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那雙福班的月香。便對他笑道。你是幾時調過來的。我竟一些兒都不知道。月香道。倪是初一調過來格呀。耐啥洛一逕勿見介。秋谷嘴裏在那裏和他講話。心在那裏暗想。天下竟有這樣奇巧的事情。剛剛我在天津地方。做了三個倌人。剛剛的這三個人。都調在一個班子裏頭來。好在月香是個清倌人。沒有什麼要緊。只要雲蘭和月芳這兩個人面前。想個調停的法兒。就是了。想着和雲蘭混了一回。又到月香那裏去坐了一坐。雲蘭又在秋谷耳邊。咕咕嚶嚶的埋怨他。只說他是石灰布袋。垃圾馬車。秋谷道。我在天津地方。一古腦兒只做了你們這三個人。不料事有湊巧。偏偏的把你們三個攏到一處來。真是奇事。雲蘭那裏肯信。只說耐格號閒話。只好去騙騙三歲小幹件。耐一場刮仔做仔倪三家頭。剛剛三家頭才來浪一個班子裏面。也嚙撥實梗湊巧。晚秋谷聽他說得有理。料想辨白不來。只說道。你不信。慢慢的看就是了。這個時候。我也不來和你分辨。雲蘭聽了。方才不說什麼。秋谷坐了一回。便同着金觀察一同回去。一連隔了幾天。這一天秋谷自己。在上林春番菜館請客。請的客人。是刑部郎中陳小梅。恰是秋谷的父執。就請金觀察和言主政兩個人作陪。這位陳部郎。恰是個端方古執。拘謹非常的人。所以秋谷不去再請別人。恐怕和他說不到一處。到了上林春。不多一刻。陳部郎已經來了。金觀察便問陳部郎。叫那一個的條子。陳部郎正色道。我是向來不破這個例的。你們諸位。只顧叫就是了。秋谷道。今天我們大家談談。就不叫也好。陳部郎道。你不要爲着我。一個人敗了你們大家的清興。逢場作戲。這又何妨。金觀察聽了。便寫了一個條子。去叫金蘭。言主政仍叫銀珠。秋谷心上暗想。若是叫了雲蘭和月芳來。有過相好的神氣之間。未免總有些看得出來。不如叫了月香罷。月香是個清倌人。給這個老頭兒看了。覺得乾淨些兒。主意已定。便和金觀察說了。寫了月香一會兒。



銀珠先來。金蘭和月香還沒有到。等不多時。忽聽得門外咕咕略略一陣的弓鞋聲响。一時走進三個人來。章秋谷見了這三個人。不由得目瞪口呆。呆做聲不得。看官。你道這三個人。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章秋谷見了他們。要詫異到這般田地。原來這三個人。不是別人。就是章秋谷的兩個相好。一個雲蘭。一個月芳。還有一個。就是方才去叫的月香。三個人齊齊的走進門來。雲蘭滿面淒涼。一言不發。月芳也低眸俯首。神彩黯黯。只有月香喜孜孜的叫了一聲。二少。三個人齊齊的在秋谷背後坐下。那位陳部郎見章秋谷一叫就來了三個人。心上大不耐。煩微微冷笑。金觀察和言主政見了他們三個人。一起同來。心上也覺得十分詫異。章秋谷更是呆呆的。看着他們。摸不着頭路。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情。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一時竟說不出什麼話來。雲蘭見他只是呆呆的。看冷洋洋的。說道。看啥呀。阿是勿認得倪呀。秋谷聽了。方才開口問道。怎麼你們三個人。一起來了。只怕你們弄錯了罷。雲蘭冷笑道。就是弄錯仔末。倪來也來格哉。耐阿有本事。趕仔倪出去。格個末。就叫人有千算。天有一算。耐想勿叫倪兩家頭倪。自然有包打聽來。浪外勢。耐勿叫末。倪兩家頭自家跑得來看耐。阿有啥法子。秋谷聽了這兩句話兒。心上更加不明白起來。又不好問他。你們兩個人來做什麼。更兼本來原爲着陳部郎性情古板。所以有意叫個清倌人的。如今他們兩個人。不由分說。大家都跑了進來。糊裏糊塗的。不知道葫蘆裏頭賣的是什麼藥。霎時間。把一個足智多謀的章秋谷。弄得左右爲難。起來還是月香含笑和他說道。天津地方。格規矩。一逕是實梗格呀。一個客人來浪一個班子裏。向做仔兩個倌人。叫起條子來。就要一叫兩個吃起酒來。就是一吃兩檯。耐就是條子浪。只寫一幹子格名字來。起來總歸是兩家頭。一淘來問搭地方。大家才是實梗樣式。耐想阿要詫異。秋谷聽了。方才恍然大悟。如夢方醒。連金觀察在天津候補多年。也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規矩。當下章秋谷看着雲蘭和月芳兩個。都是懶懶的沒精打彩。好像有什麼心事一般。暗想今天的這件事情。在面子



上看起來。果然有些說不過去。正要和他們說明原委。忽然回過頭來。把陳部郎看了一看。只見他只顧舉着一杯薄荷酒。在那裏細細的自斟自酌。正眼兒也不看他們。一看知道今天的事情。弄巧成拙。若是早知道天津地方有這般的規矩。也就想個法兒。到別處去叫一個了。如今他們三個人。既然來了。便也只得由他。等這位陳部郎走了。再去安慰他們。也還不遲。章秋谷心上這般想着。面上却不得不殷殷勤勤的應酬。這位陳部郎一會兒。番菜吃完。算過了賬。叫來的條子。也都走了。陳部郎急急告辭。章秋谷免不得邀着金觀察和言主政到寶華班去。不知費盡了許多口舌。陪盡了無數小心。方才騙得雲蘭和月芳心中歡喜。又當真和雲蘭月芳月香三個人。一個人吃了一檯酒。流光如駛。不覺又過了幾天。章秋谷雖然也長到寶華班去走走。却比以前不便了好些。打個茶園。一打就是三處。叫個條子。一叫就是三個。覺得十分累贅。想要到別處去另做一個。却一時沒有個看得上眼的人。這一天秋谷在雲蘭房裏坐着。講起這件事情的不便來。雲蘭道。耐自家勿好。晚啥人叫耐去做石灰布袋。東措一。的。西措一。的。格呀。倪搭耐講格閒話。耐總歸一句才勿肯聽。格末叫討氣。秋谷聽了一時倒也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只說道。你們這個規矩。究竟不好。難道有個客人在你們這裏住夜。也是三個一連牽滾作一堆不成。雲蘭道。格是規矩犯就。晚三家頭一連牽滾來浪一堆。是勿見得格。不過應酬仔格面。再應酬歸面末哉。秋谷聽了。不覺笑道。既然如此。我今天倒要住在這裏。看看你們到底怎樣的一個布置。雲蘭也笑道。倪倒從來勸碰着。今朝實梗事體。倪也勿曉得該應那。要末叫仔本家進來。問問。俚看俚那。哼。說法。說着。果然出去叫了寶華班的女本家來。秋谷便問他道。你們這裏的雲蘭和月芳。都是和我有交情的。如今我今天想要在這裏落廂。究竟是怎麼的一個規矩。本家回道。那是聽老爺吩咐的。老爺說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秋谷忍着笑道。譬如我要叫他們兩個人。并作一個房間。可辦得到。辦不到。那本家想了一想道。要是老爺喜歡這樣。也沒有什



麼辦不到。只要請老爺吩咐一聲。叫那位姑娘。并過那位姑娘的房間就是了。秋谷聽了。止不住大笑起來。雲蘭連忙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格人真真。嚙撥仔淘成哉。客人淘裏末。并并房間罷哉。阿有啥格件事體也。好并啥格房間。格倪是勿來格。請耐去照應仔別人罷。秋谷道。你不要發急。我不過說說罷了。那裏并什麼房間。我自然有我的道理。便對着那本家說道。我住在這裏。包你兩個廂的錢就是了。別的你不用管。月香是清信人。不在裏頭的那女本家。答應一聲。退了出去。雲蘭撇着個嘴。狠不高興。秋谷少不得又要好好的溫存一會。又在衣袋裏頭。取出一張五十塊錢的鈔票來。放在雲蘭手內道。我本來想和你買些衣服。但是我不知道你愛穿的是些什麼顏色。什麼樣兒。如今這幾個錢。給你自己去買兩件衣服罷。雲蘭瞅了秋谷一眼。把鈔票仍舊放在秋谷手中。口中說道。耐今朝哈格。鬧生裏想着仔。撥起洋鈔倪來哉呀。倪也勿要買啥衣服。勿要用啥洋鈔。放來浪耐搭仔再說。等倪要用格辰光。再問耐拿末哉。正是春風良夜。雙姝開並蒂之花。擁月猥雲鼎足入巫山之夢。不知章秋谷說些什麼。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 第一百五十一回

循舊例雙美擁檀郎 鬧相公新知結幽悰

且說章秋谷見雲蘭不肯拿他的錢。只說他還是有意吃醋。便道。這一筆錢。我本來早就想要給你的。前幾天不知怎樣的。心上竟忘了這件事兒。所以直到今天。方才給你。你不要難道是嫌少麼。做客人的和信人有了相好。這一下子。竹槓遲早都是逃不掉的。你又何必和我客氣。雲蘭聽了。縐着眉頭。把金蓮一頓道。耐格閒話。倒詫異。勒海。晚阿是倪來敲仔耐格竹槓哉。耐自家想想倪阿曾敲過。欸耐一塊兩塊洋鈔。格竹槓老實說。故歇倪嚙捨用場耐撥倪自然。勿要等到倪真正要用起來。倪自家會得問耐討格耐拿倪當仔別人一樣。只認得銅鈔。勿認得人格末耐看。豁仔邊哉。秋谷聽了。看着他的樣兒。約莫着也不是什麼假話。不好再去勉強他。便只得收了回。



來。這一夜秋谷就睡在雲蘭房內。沒有回去。到了一點多鐘的時候。秋谷走到月芳房間裏頭。只見月芳穿著一件湖色汗衫。卸了下來。的釵。鑲烏雲亂挽。坐在燈下。一手托着香腮。一手拿着一個茉莉花球。在那裏翻來覆去的。看見了秋谷進來。動也不動。只說。辛苦。辛苦。再要跑到倪搭來作啥呀。秋谷走到月芳面前。低低的笑道。對不起。累你等了半夜。如今特來陪你。月芳道。耐自家身體。要緊。軋實。勿要過來哉。呀。倪是勿搭別人家吃醋。格橫豎耐。二少自家心。浪蠻明白。來浪。只要耐照應。照應倪好哉。吃仔格碗把勢飯。真正作孽。再去搭別人家吃。恰格醋呀。秋谷聽了月芳的一番說話。覺得他另有一種口角。說得悱惻可憐。不由得上也有些替他悽惋。便也拿出一張五十塊錢的鈔票來。送給他。月芳那裏肯受。推了半天。月芳始終不肯。秋谷懇懇切切的和他說道。在你心上的意思。不肯無緣無故要我花錢。我心上也狠明白。但是你欠了一身虧空。可想而知。不是有錢的人。手裏頭也狠是拮据。我和你就是沒有相好。平常的時候。總算甚是投機。就送你幾十塊錢。幫幫你的忙。也不算什麼事情。何況我雖然不是什麼鉅富。這幾個錢也還不在心上。你若一定要和我客氣。那就是瞧我不起了。月芳聽了。推却不得。只得謝了一聲。收了下來。卸又平空的一陣心酸。淚珠欲落。連忙別轉了頭。把手巾拭了淚痕。轉身對章秋谷道。倪十四歲。落仔堂子做生意。做到仔歇。歇客人碰着仔幾幾化化。勿是靠勿住格滑頭末。就是蹩頭蹩腦。格曲辯子。直到仔歇。歇剛剛碰着仔格耐末樣式。才對景說格閒話。賽過就是倪肚皮裏向挖出來。格碰着仔耐實梗。格人倪。嘆。噫。撥格號福氣。說到這裏。眼圈兒不覺又紅起來。秋谷又婉婉轉轉的安慰。他一番。自此以後。章秋谷到寶華班去住。夜總是這般的。左右逢源。前倨後擁。至於這個裏頭。怎樣的一箭雙鵰。怎樣的雙管齊下。那却要去問雲蘭和月芳的房間裏人。方才知道。在下做書的。沒有和他們打過榔子。却就不得而知的了。閒話休提。只說這位金觀察。本來原是個舉人出身。筆底下狠來得。而且洞明時務。博覽羣書。這個時候。正是皇上



家開經濟特科的時候。吏部尚書王鳳山王家宰。素來極佩服金觀察的學問。就專摺奏保了金觀察的經濟特科。到了六月中旬。已經到了考試的時候。金觀察便稟請方制軍。派了津海關道李伯溪。李觀察來兼理洋務局總辦的事情。金觀察忽忽忙忙的交卸了一切公事。便帶了兩個差官。兩個家人。尅日進京。臨走的時候。和章秋谷商量。想要請秋谷同他進京。兩個人住在一起。覺得大家談談。有興些兒。恰恰章秋谷也爲着金觀察進京去了。那幾位會辦大人。和幫辦大人。大家都和他不合。本來章秋谷的當這個洋務局總文案。原是在看着金觀察的交情。自己原不是。一定怎樣。如今見金觀察去了。那裏肯留在洋務局裏頭。當這個沒意思的差使。早就和金觀察說過。要想辭差。所以金觀察趁着這個當兒。請他一同進京。章秋谷一口答應。金觀察大喜。却不肯叫他辭差。只叫他告了一個月的假。找了一個人。和他代理文案上的事情。便同着秋谷上了火車。天津到京。只有二百多里路。不到半天。已經到了。金觀察本來是常州府陽湖縣人。就同着秋谷住在青廠武陽會館裏頭。金觀察自去料理應考的事情。秋谷沒有什麼事兒。便出去拜了幾天客。就有那班同鄉的親戚朋友。大家都來拜望。也有請他吃飯的。也有請他聽戲的。秋谷倒忙了好幾天。這一天秋谷在會館裏頭。剛剛起來。見當差的傳進一個名片來。說姚大人來拜望。秋谷接過名片來看。時只見名片上寫着姚瀟的兩個大字。秋谷便叫快請進來。原來這個姓姚的名瀟。號子湘。也是個直隸候補道。現當京津鐵路的督辦。和秋谷既是同鄉。又是親戚。向來狠要好的。性情豪宕。學問精純。以前在常熟的時候。和秋谷也是朝夕過從。契合非常。如今聽得秋谷來了。昨日又去拜了他一躡。這位姚觀察便連忙起個大早。到武陽會館來看秋谷。秋谷見了名片。連忙叫請當差的出去不多時。早見一個三十多歲年紀的人。大踏步在外面走進來。氣概軒昂。英姿颯爽。目光如電。華彩凌雲。見了秋谷。還在那裏洗臉。便笑道。我只怕來得遲了。你要出去。怎麼這個時候。你才在這裏洗臉。秋谷道。這個時候。不過八鐘多鐘。若



是我們在上海的時節。這個時候。正在大槐國裏看招親呢。姚觀察坐下來。談了一回。便對秋谷道。我們幾年不見。今天要好好的和你暢叙一天。這個時候。你就同着我一同回到我公館去。就在我公館裏頭吃過了飯。請你到中和園去聽小叫天的戲。聽過了戲。就請你到昇平班小蘭那裏去吃飯。我們暢暢快快的叙一天。你看怎麼樣。秋谷聽了大喜。連忙對着姚觀察打了一恭道。你請我別處吃飯。我不謝你。你請我吃相公飯。我却感激得狠。我自從那一年出京之後。想着相公飯的滋味。別處地方。憑你怎麼樣。總吃不到這樣的好東西。正在這裏求之不得。你忽然要請我吃起相公飯來。真叫作天從人願了。姚觀察見秋谷向他打恭。便哈哈的笑道。你這一個恭。好像是下了定錢的一般。我就要倒扳漿。也不中用了。正在說笑。金觀察也從自己房內走了進來。姚觀察便請他同去。金觀察想着這幾天。剛剛沒有什麼事情。便也答應。姚觀察便立起來。對着秋谷同金觀察道。你們既然沒有什麼事情。坐在這裏。也沒有什麼趣味。還是早些到我那裏去談談罷。金觀察道。你們兩位請先去。我還要。去拜一個客。一會兒就到你府上來。姚觀察聽了。點一點頭。便同着章秋谷一同坐了驛車。直到繩匠胡同姚觀察公館裏來。進了大門。姚觀察讓着秋谷到一間小小的書室裏頭坐下。秋谷舉目看時。只見這間書室收拾得十分精緻。一簾花影。四壁圖書。案頭擺着的。都是些夏鼎商彝。斑斕絕俗。架上放着的。都是些金籤玉管。名貴非常。兩面都掛着斑竹簾兒。不透一些日色。地上也鋪着織花地氈。簾外更擺着幾盆珠蘭茉莉。微風一動。便有一陣陣的花香。從簾隙中間直透出來。秋谷到了這個地方。一霎時。覺得頭目爽然。塵襟盡掃。好似服了一服清涼散的一般。便對姚觀察道。到了你這個地方。直可撲去俗塵三斗。不意京城裏頭。這樣人海煩囂之地。居然也有這等地方。坐了一回。金觀察也來了。走進書房。四面看了一看。嘖嘖嘆賞道。好地方。好地方。看了這樣的書室。就可見主人胸襟之雅。姚觀察聽了。不免也隨口謙讓幾句。不多一時。又來了幾個客人。一個就是刑部郎中金星。



精。是金觀察的族姪。本來和秋谷極知己的。一個是浙江道御史鄭蘭生。一個是軍機章京翰林院編修陸雲峯。大家寒暄了一回。姚觀察便請衆人入席。鄭侍御便要姚觀察去叫小蘭。姚觀察便問衆人怎樣。陸太史也點頭說好。只有章秋谷沒有相識的人。姚觀察便薦了一個小蘭的師弟小菊給他。一會兒小蘭同着小菊一起到來。秋谷舉目看時。只見他們兩個人一色的都穿着蟬翼紗衫。手中拿着扇。腳下踏着薄底靴。小蘭是長長的一個鵝蛋臉兒。長眉俊目。白面朱唇。狠有些顧影翩翩的姿態。小菊却是一個圓圓的臉兒。骨格嬌柔。風情流動。狠有些天然慧媚的樣兒。小菊一走進來。便問姚觀察那一位是章老爺。姚觀察和他說了。小菊看了秋谷一眼。走過來就對秋谷請了一個安。秋谷一把拉住。細細的看了一看。小菊笑了一笑。回過身來。招呼了席上衆人。方才坐下。接着衆人叫的也都來了。秋谷一個一個的打量一番。覺得雖然也有好的在裏頭。却都不及小蘭的身段玲瓏。丰神婀娜。就是小菊也比小蘭差些。秋谷看着都放在心上。也不言語。大家吃了幾杯酒。家人們送上菜來。是姚觀察自己公館裏頭的廚子做的。做得甚是精美。席間大家談起北京人的鬧相公來。秋谷便問姚觀察道。我聽人說以前的時候。那班京城裏頭的大老。每逢宴會。一定要叫幾個相公陪酒。方才高興。那班窩子裏頭的妓女。却從沒有人去叫他陪酒的。偶而有個人叫了妓女陪酒。大家就都要笑他。是個下流社會裏頭的人。自從庚子那一年。聯軍進京以後。京城裏頭却改了一個樣兒。叫相公的狠少。叫妓女的却漸漸的多起來。究竟是什麼道理。我記得前幾年在京城裏頭的時候。鬧相公的人還狠多。爲什麼如今丟掉了。旱路忽然又去。走起水路來呢。姚觀察聽了。疊着指頭說出一席話來。正是繁華如昨。春城羅綺之天。風月無邊。冠蓋京華之路。不知姚觀察說的什麼。請待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二回 中和園書生聽戲 昇平班觀察開筵



且說姚觀察聽了秋谷的話。便對他說道。你的話兒。却是不錯。京城裏頭。自從庚子以後。果然變了一個風氣。但是這個裏頭。也有一個道理。你聽我慢慢的和你講。就是了。你可知道以前的時候。他們那班大老。大家都叫相公。不叫妓女。是個什麼道理。秋谷道。大約是爲着那班相公。究竟是個男人。應酬狠是圓融。談吐又狠漂亮。而且猜拳行令。樣樣事情。都來得。既沒有一些兒扭捏的神情。又沒有一些兒嫖狎的姿態。大大方方的陪着吃幾杯酒。說說話兒。偃肩攜手。促膝聯襟。覺得別有一種飛燕依人的情味。不比那些窩子裏頭的妓女。一味老着臉皮。醜態百出。大庭廣衆之地。他也不顧一些兒廉恥。別人講不出來的話兒。他會講得出來。別人做不出來的樣兒。他會做得出來。若是面貌生得好些。或者身段談吐漂亮些兒。也還罷了。偏偏的一個個都是生得個牛頭馬面。蠢笨非常。竟沒有一個好的。那班大老。那裏看得中意。妓女既然是這個樣兒。自然是萬萬叫不得的了。那班大老。却又覺得不叫一個陪酒的人。席上又十分寂寞。提不起興趣來。所以每逢宴會。一定要叫個相公陪酒。這就是大家都叫相公。不叫妓女的原因了。姚觀察聽了道。你的話兒。雖然不錯。却還有一層道理。在裏頭。京城裏頭的妓女。自然斷斷叫不得。就是和上海的倌人一般。百倍嬌柔。十分漂亮。這個裏頭。也到底有些窒礙。爲什麼呢。做妓女的。究竟是個女子。比不得當相公的。是個男人。憑你叫到席上的時候。怎樣的矜持。那般的留意。免不了總有些兒淫情冶態。在無心中流露出來。這班當大老的人。一個個都是國家的柱石。朝廷的大臣。萬一個叫了個妓女陪酒。在席上露了些馬脚出來。體統攸關。不是頑的。倒不如叫個相公。大大方方的。沒有什麼奇形怪狀的醜態。發現出來。你想我的這一席話。可是不是。秋谷拍手道。是極是極。你的一番說話。正和我心上的意見相同。不過我放在心上。沒有講出來。就是了。姚觀察又道。庚子以前。京城裏頭的妓女。都是些本地方人。梳着個乾嘉以前的頭。穿着件宋元以後的衣服。紮着個褲腿。挺着個胸脯。我們南邊人見了他。這個樣兒。那一個敢去



親。近。他。那。一。個。見。了。不。要。退。避。三。舍。如。今。的。妓。女。却。比。那。庚。子。以。前。大。大。的。不。同。了。那。些。下。等。的。妓。女。依。舊。是。本。地。人。不。必。去。說。他。那。班。上。等。的。妓。女。却。大。半。都。是。南。邊。人。了。雖。然。揚。州。鎮。江。的。人。多。蘇。州。上。海。的。人。少。却。究。竟。比。本。地。人。高。了。好。些。所。以。已。前。不。叫。妓。女。的。如。今。也。漸。漸。叫。起。妓。女。來。但。是。那。班。大。人。先。生。宴。會。的。時。候。叫。了。個。妓。女。在。席。上。拉。拉。扯。扯。的。畢。竟。有。些。不。雅。所。以。到。了。如。今。叫。妓。女。的。人。固。然。狠。多。叫。相。公。的。人。却。也。不。少。但。是。像。以。前。那。般。的。實。事。求。是。要。想。中。阿。行。雨。陸。地。操。舟。的。却。是。絕。無。僅。有。的。了。秋。谷。聽。了。低。頭。想。了。一。想。道。據。這。樣。的。看。起。來。大。約。妓。女。裏。頭。是。優。長。的。占。了。勝。點。劣。陋。的。居。於。敗。點。相。公。裏。頭。却。是。上。流。的。天。演。競。存。下。流。的。就。漸。漸。入。於。天。然。淘。汰。之。列。了。姚。觀。察。聽。了。笑。道。不。錯。不。錯。妓。女。裏。頭。雖。然。給。外。路。人。占。了。勝。點。那。班。本。地。人。究。竟。還。不。至。於。到。天。然。淘。汰。的。地。位。那。班。相。公。裏。頭。的。下。流。如。今。却。當。真。沒。有。一。個。人。去。請。教。的。了。雖。然。是。社。會。上。風。俗。的。遷。移。却。究。竟。逐。類。的。人。多。附。臭。的。人。少。這。也。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秋。谷。道。既。然。如。此。以。前。那。些。專。做。這。個。生。意。開。拓。後。庭。肉。身。布。施。的。人。如。今。又。怎。麼。樣。呢。秋。谷。說。到。這。裏。只。見。那。幾。個。相。公。的。臉。上。都。不。覺。紅。了。一。紅。小。菊。却。拉。了。秋。谷。一。把。道。章。老。爺。這。些。事。情。還。去。提。他。做。什。麼。我。們。來。猜。拳。罷。說。着。把。眼。睛。微。微。的。向。秋。谷。斜。了。一。斜。伸。出。一。個。粉。團。一。般。的。拳。頭。來。和。秋。谷。猜。了。五。拳。秋。谷。倒。輸。了。三。拳。小。菊。直。打。了。一。個。通。關。也。吃。了。七。八。杯。酒。吃。得。個。兩。頰。生。紅。星。眸。斜。睇。覺。得。越。添。了。幾。分。風。韻。秋。谷。趁。着。他。們。大。家。猜。拳。的。時。候。細。細。的。打。量。這。幾。個。叫。來。的。相。公。覺。得。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狠。有。些。娟。媚。動。人。之。處。暗。想。怪。不。得。他。們。那。班。人。一。個。個。都。只。叫。相。公。不。叫。妓。女。原。來。相。公。也。有。相。公。的。好。處。在。裏。頭。想。着。便。不。由。得。回。過。頭。來。看。看。小。菊。一。眼。小。菊。見。秋。谷。看。他。便。尋。些。說。話。出。來。和。秋。谷。講。論。兩。個。人。談。入。了。港。竟。是。密。密。切。切。的。長。談。起。來。直。至。姚。觀。察。要。打。通。關。方。才。打。斷。了。他。們。兩。個。人。的。話。姚。觀。察。見。他。們。兩。個。人。談。得。津。津。有。味。便。哈。哈。的。笑。道。你。們。兩。個。人。講。的。什。麼。話。兒。講。到。這。般。密。切。小。



菊道。我們講的。都是些京城裏頭的事情。不是什麼體己話。姚觀察大笑道。我不過問了一句。並沒有疑心。你們講的是體己話。你何必這樣的心虛。小菊聽了一笑。也不言語。秋谷也只是微微的笑。不說什麼。姚觀察對着衆人說道。以前我同着秋谷住在上海的時候。不知怎樣的。他做的官人。十個裏頭。倒有九個和他要好的。你們只看今天小菊到來。和他並不相識。就是這般的談談說說。熟落非常好。像他身上含着電氣的一般。有天然的吸引力。可以吸得動人。這個裏頭。不知是怎麼的一個道理。衆人聽了。大家都笑起來。都爭着要問秋谷究竟有什麼秘訣。秋谷道。講起這個裏頭的關節來。一時就講也講不盡許多。只好約略講個大概就是了。說着。便把那些對付官人的法兒。略略的說了幾句。如何如何的逢場作戲。認不得真。一認了真。必定是自家吃苦。如何如何的隨機應變。不可拘泥。看着官人。用出那一等的手段來。便是那一等的對付。衆人聽了一個個都點頭稱是小菊暗暗的把秋谷拉了一把。秋谷回過頭來。小菊笑容滿面的把一個大對秋谷。伸了一伸。秋谷倒覺得有些不得勁兒。起來也對着小菊。搖一搖頭。不隄防被對座的金星精。金部郎看見對着姚觀察。笑道。他們兩個人果然有些意思。你的話兒。委實不錯。大家聽了。哄然一笑。大家都目不轉睛的望着秋谷和小菊。兩個人看得小菊臉上。竟紅起來。立起身來。走到簾下去看花。只作不會理會。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吃過了飯。一班相公都要回去。唱戲。便急急告辭回去。姚觀察同着章秋谷等。略停一停。便大家同到中和戲園來。揀了一間廂樓。大家坐下。看那戲目時。只見排着水仙花的翠屏山。金秀山。朱素雲的飛虎山。龔處的目蓮救母。王俊卿的三岔口。譚鑫培的文昭關。只有這幾個人。都是狠負時望的。那以前的幾齣配戲。都是些無名小卒。不必說他。一連唱過了。三齣配戲。方才是金秀山。朱素雲的飛虎山上場。金秀山去李克用。朱素雲去李存孝。兩個人唱得工力悉敵。那朱素雲的喉音高亮。非常聲聲合拍。不比上海的那班唱小生的。唱起飛虎山來。不是喉音太高。和老生不相上下。便是



腔調太低。像了文小生和花旦。秋谷聽了。不覺擊節道。這纔算得是武小生的正宗。果然名不虛傳。龔處的日蓮救母也唱得淋漓頓挫。沈鬱得神。水仙花的翠屏山。雖然唱工做工都還不差。無奈年紀大了些兒。儘容未免差些。王俊卿的三岔口也做得翻騰跌撲。色色到家。臨了兒方才是小叫天的文昭關。出場的時候。大家先轟雷一般的喝了一聲彩。這個小叫天是中國伶人裏頭。天字第一號的人物。自然的臺步氣概。比別人來得不同。等得唱到一輪明月一段的時候。除了場上胡琴鼓板的聲音。那樓上樓下擠得水泄不通的看客。大家都歛息甯神。側耳細聽。諾大的一個戲場。竟沒有一些兒聲息。就是丟掉一根繡花針的聲音也聽得出來。秋谷也跟着衆人側着耳朵。一字一句的細細聽去。只覺得叫天兒的喉音高低上下圓轉如意。他自己要怎麼樣便是怎麼樣。聲韻圓活。音節沈雄。一字數頓。一頓數轉。却又並不依着一定的節拍。有的地方本來沒有搖板的。他隨意添上幾板。有的地方本來是有搖板的。他却蕩然截住。憑着自己的意思翻來倒去。憑你唱到那極生極澁的地方。他却隨隨便便的一轉便轉了過來。不費一些兒氣力。真個是清廟明堂之樂。黃鐘大呂之音。又好像天馬行空。飛行絕跡。凡間的羈勒那裏收得住他。秋谷聽了。由不得也跟着衆人喝起采來。姚觀察等也大家嘖嘖稱賞。多說叫天兒是曲中神品。別人唱起來那裏有他這樣雍容大雅。裂石穿雲。等到叫天兒的文昭關唱完。已經差不多有六點多鐘。姚觀察便邀衆人一直到小蘭那裏去。到了那裏。小蘭同着小菊都接出來。小蘭便請衆人到他房裏坐下。衆人進去看時。只見是一間大大的屋子。隔作一橫兩豎的三間。靠東首的一間。是小蘭的臥房。外面兩間做了客座。壁上掛着許多條對。都是些大人先生的親筆。屋中陳列着許多古玩。湘簾。翠地。水簾。當風。花氣融融。篆香。嬾嬾別有一種瀟灑的樣兒。房屋中間放着個大大的玻璃冰桶。冰桶裏頭浸着許多蓮子和菱藕。章秋谷同着姚觀察等。剛剛從戲園裏頭出來。雖然北邊天氣六月裏頭不見得十分炎熱。那稠人廣衆的地方。未免總



有些兒汗香人氣。大家心上都覺得有些煩燥。一到了這個地方。恍如到了清涼世界的一般。更兼小蘭和小菊。親自把水桶裏頭。剝現成的蓮子。取了許多出來。放在白磁碟子裏頭。請衆人大家隨意吃些。真個是涼澱齒牙。芳回肺腑。秋谷笑道。怪不得如今那些大人先生。成天的愛在相公堂子裏頭。混鬧這般的地方。委實是天上瓊樓人間瑤島。正是珠喉玉貌雲郎之風格。何如雪藕調冰公子之豪情。未已。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吃大菜安心尋綺夢 走歧途着意訪名姝

且說姚觀察在小蘭那裏請客。相公堂子裏頭的菜。本來是京城有名的。那些時鮮菜蔬。都是別處沒有的。什麼春不老炒冬筍。豌豆苗炒蝦仁。都是在新鮮的時候。藏在地窖裏頭的。到了這個時候。還像鮮的一般。大家吃了。都極口贊嘆。這一席酒。差不多直吃到十二點鐘。方才散席。到了明天。秋谷要去窰子裏頭逛逛。便拉着姚觀察。一同去走了幾家班子。雖然也有兩家南班。却都是些揚州人。滿口的揚州白。一個蘇州人都沒有。北班更不必說他。秋谷同着姚觀察走了半天。沒有一個合意的。覺得十分敗興。秋谷便問姚觀察道。我聽見人說。京城裏頭的大餐館。有幾家揀直是男女的臺基。並且有外路人去的。他還可以和你拉皮條。甚而至於富貴人家的內眷。都會被他們引誘出來。這句話兒。不知究竟怎麼樣。如若當真有這樣的事情。我却很想要來試他一下。這個頑意兒。却不知道你頑過沒有。姚觀察笑道。我也聽見人說過。這件事情。我自己却沒有頑過。不知這個裏頭。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大約沒有去過的人。須要一個熟人介紹。方才可以成事。如若不然。他摸不着我們是個何等樣人。恐怕萬一鬧出亂子來。所以沒有去過的人。沒有熟人同去。是辦不到的。若是你一定要去。我却不能奉陪。我們一班相識的人裏頭。只有鄭蘭生在這個裏頭最熟。你就和他同去。何如。秋谷聽了大喜。立逼着姚觀察。一同到鄭侍御公館裏頭去拜他。鄭侍御恰好在家。出來相見。姚觀察便把秋谷的來意。說了一遍。鄭侍御笑著一口



應允。章秋谷見鄭侍御一口答應。一刻也等不及的。就要逼着鄭侍御立刻同去。鄭侍御也無可無不可的。套起車來。同着章秋谷一同前去。姚觀察要去見識見識。便也同着鄭侍御等坐車同去。到了東交民巷左首的一家番菜館門首。驟車停了下來。三個人下車走進。看那門外的商標時。只見寫着大大的鳳苑春三個黑字。極大的一座三層高樓。甚是寬敞。三個人直到第三層樓上。揀了一個大房間坐下。那侍者是認得鄭侍御的。笑嘻嘻的送上茶來。口中說道。鄭都老爺。今天是不是照顧小店的生意。鄭侍御點一點頭。對着他把三個指頭伸了一伸。侍者便答應了一聲。是回過身來。就跑了出去。秋谷問鄭侍御。這是什麼暗號。鄭侍御道。也算不得什麼暗號。他來問我們是不是照顧他的生意。就是問我們要叫人不要叫人。若是要叫人的。只要向他點一點頭。要叫幾個。就伸幾個指頭。他見了心上自然明白。秋谷道。譬如我們一個人叫兩個。可行不行。鄭侍御道。一個人叫兩個。可不行。一個人只能叫一個。並且是無從挑選的。只好看各人的運氣。叫來的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若是你的運氣好些。或者叫得着一個好的。也不可知。秋谷道。譬如叫來的人。我們看不中意。便怎麼樣呢。鄭侍御搖手道。你不要看得這般容易。你要知道這班出來的寶貝。大半都是達官貴人的姬妾出來找些野食吃的。並不是做生意的妓女。見了男子。先要他自己看中了這個男子。方才肯和他款洽。若是他看不中意。略坐一坐。起身便走。休想留得住他。所以這個看得中看不中的問題。男人是沒有主權的。你看中了他。他看不中你。依舊還是枉然。你還當作和上海的妓女一個樣兒麼。秋谷呆了一呆道。照如此的說起來。我們這個錢。花他做什麼。那有出了銀錢在外面尋開心的大爺們。倒反要受他們賞鑒的道理。鄭侍御道。那十兩銀子。是給番菜館裏頭的。你當是給那女人的麼。這班寶貝。也是和我們一般的出來尋個開心。非但一個大錢不要。並且還要格外拿出錢來。賞給這些菜館的人。甚而至於有男子和他合式的。只要老着臉皮。卑躬屈節的拍他的馬屁。一般也肯整千整萬。



的銀子。拿出。來。倒。貼。男。人。也。不。算。什。麼。事。情。甚。而。至。於。靠。着。這。條。門。路。陞。官。發。財。的。也。不。知。多。少。若。是。老。老。實。實。的。說。穿。了。這。個。頑。意。兒。就。叫。作。女。人。倒。嫖。男。子。不。過。好。好。的。人。雖。然。做。這。個。頑。意。兒。的。狠。多。却。不。肯。拿。他。們。的。錢。比。那。做。妓。女。的。究。竟。有。些。分。別。就。是。了。秋。谷。聽。了。想。了。一。回。忽。然。說。道。不。好。不。好。萬。一。個。運。氣。不。好。撞。著。了。個。奇。形。怪。狀。醜。到。極。處。的。人。我。們。看。不。中。他。他。倒。看。中。了。我。們。強。要。和。我。們。如。此。如。彼。起。來。這。便。怎。麼。樣。呢。鄭。侍。御。狂。笑。道。這。是。我。也。保。不。定。的。若。果。然。有。這。樣。的。事。情。逃。又。逃。不。脫。推。又。推。不。掉。最。怕。的。你。不。肯。應。酬。他。他。却。老。羞。成。怒。翻。起。臉。來。只。說。你。調。戲。他。那。可。不。是。頑。的。也。只。得。咬。着。牙。齒。應。酬。他。一。次。的。了。姚。觀。察。聽。了。他。們。兩。人。的。話。不。由。的。也。笑。起。來。一。面。對。章。秋。谷。道。據。我。看。來。大。凡。這。些。寶。貝。都。是。些。放。誕。風。流。的。人。物。一。定。都。有。幾。分。姿。色。不。過。有。個。高。下。之。分。罷。了。若。果。然。是。醜。到。極。處。的。人。他。自。己。也。一。定。知。道。知。難。而。退。那。裏。再。出。來。做。這。樣。的。事。情。姚。觀。察。笑。道。你。的。話。雖。然。不。錯。却。也。有。那。些。不。願。廉。恥。的。男。子。情。願。交。結。個。嫖。母。無。鹽。只。要。想。那。女。人。的。財。物。如。今。世。上。這。般。的。人。也。狠。多。說。着。侍。者。已。經。送。上。菜。來。大。家。吃。着。一。面。談。心。直。吃。到。第。四。樣。菜。還。沒。有。什。麼。人。來。秋。谷。十。分。焦。燥。正。在。這。個。時。候。忽。然。門。簾。一。起。走。進。一。個。少。年。女。子。來。走。進。門。內。便。立。定。了。脚。擡。起。秋。波。四。圍。飛。了。一。轉。眼。波。瑩。瑩。飛。到。秋。谷。身。上。不。覺。釘。了。秋。谷。一。眼。回。轉。身。來。一。言。不。發。走。到。壁。間。着。衣。鏡。面。前。照。了。一。照。接。着。門。外。弓。鞋。瑣。碎。的。聲。音。又。走。進。兩。個。少。年。女。子。三。個。人。一。色。的。都。穿。着。閃。光。紗。衫。蟬。翼。紗。裙。脚。下。都。穿。着。夾。紗。襯。金。紙。的。平。底。弓。鞋。頭。上。都。挽。着。時。新。蘇。州。式。的。玲。瓏。雲。髻。一。般。的。都。是。長。條。身。材。削。肩。細。腰。華。彩。飛。揚。丰。神。流。麗。看。着。這。三。個。女。子。的。模。樣。好。似。嫡。親。姊。妹。的。一。般。螭。首。蛾。眉。橫。波。巧。笑。只。有。那。先。進。來。的。身。材。略。略。長。些。月。掛。雙。眉。霞。蒸。兩。鬢。覺。得。比。後。來。的。兩。個。還。要。勝。些。那。兩。個。女。子。走。進。門。來。也。和。那。先。進。來。的。一。般。四。圍。一。看。也。是。一。言。不。發。這。個。時。候。姚。觀。察。等。三。個。人。都。立。起。身。來。章。秋。谷。便。走。到。那。先。進。來。女。子。的。身。後。口。中。只。說。一。聲。請。坐。那。女。子。



聽了。漠然不答。却在鏡中微微一笑。秋谷也在鏡中。和他飛了一個眼風。那女子不由得回過頭來。看了秋谷一眼。秋谷趁勢伸過手去。握着他的纖手。口中說道。請那邊坐罷。那女子聽了。也不開口。却軟軟的被秋谷拉着。走了過來。竟和秋谷並肩坐下。姚觀察和鄭侍御也一個人攙了一個相將。坐下。秋谷親自取過酒瓶。斟了一杯薄酒。雙手送過去。那女子伸出手來。把一杯酒接了過去。慢慢的吃了半杯。却仍把這個酒杯放在秋谷面前。也不開口。秋谷會意。舉起酒杯。一飲而盡。把杯子對面照了一照。那女子似笑非笑的。啣着章秋谷。略略把櫻唇動了一動。秋谷眉飛目舞。得意非常。握着那女子的手。低低說道。今天我姓章的。不料竟有這般的奇福。遇着這樣的佳人。也不知是那一世裏修得來的。那女子聽了。章秋谷這樣的恭維他。免不得開顏一笑。脈脈含情。却依舊還是一個不開口。姚觀察和鄭侍御也千方百計的想着法兒。要想那兩個女子開口說話。無奈這兩個寶貝。也是和那先來的一般。只是低頭效手的坐着。默默無言。秋谷見他們三個。憑你怎麼的引逗。總是一個無聲無臭。好像是個哑子的一般。便對着他們三個人說道。今天你們三位。爲什麼總不肯開口講話。難道是我們得罪了你們三位麼。那三個人聽了。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秋谷又道。你們三位。這樣的天仙化人。我們三個。自然配不上和你們講話。但是你們三位。既然賞光下降。沒奈何也只好委屈些兒的了。那兩個女子聽了。只擡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那先來的女子。輕輕的推了秋谷一把。低聲說道。有話等一回兒再說。這個時候。性急什麼。秋谷得了這幾句話兒。心中大喜。一連答應了幾聲。是是是。是一面說着。兩個人的眼睛。就如流星閃電的一般。大寬轉的飛來。飛去。那眼角眉梢之上。大家都含着無限的深情。一時間說不出來。正是爲有前宵之夢。明月懷中未妨。昨夜之風。珍珠掌上。不知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五十五回

訪天台三士入桃源

定花榜群芳登上第



且說章秋谷同着姚觀察鄭侍御。想要挑逗那三個女子講話。那知他們三個人都是緘口無言。止有那先進來的。女子開口說了一句話兒。却大家都是眉來眼去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幾乎大家都看出了神。三對男女都是默默的。一言不發。只見這一個流光眇視。那一個笑靨回春。這一個忽然慢展雙眉。那一個又是暗擡俊眼。一個個都是心期繾綣。眉語惺忪。一室之中。靜悄悄的。沒有一些兒聲息。那一種幽歡密愛的情形。煞是好看。就是趙子昂。仇十洲。著名善畫的人。也描摹不出這般纏綿熨貼的情形。况在下做書的一支拙筆。那裏描寫得盡。閒話休提。只說章秋谷和那先進來的女子彼此對看了一回。那女子忽然立起身來。看了秋谷一眼。眼光中間打了一個照會。回身便走。章秋谷緊緊的跟在後邊。那女子走到那壁間。嵌着一面大着衣鏡的地方。驀地裏把纖手在鏡旁一按。不知怎樣的呀。的一聲。那一面鏡子忽然不見。露出一個小小的門來。那女子推門進去。章秋谷也跟着進去。好一會的工夫。方才雙雙的攜手出來。只見姚觀察和鄭侍御依然坐在那裏。那兩個女子正在對着壁間的着衣鏡。顧影徘徊。眉斂湘烟。臉生春色。衣裳不整。雲髻惺忪。見了那女子出來。由不得大家相視一笑。三個人路路的整了一整衣裳。掠了一掠鬢髮。大家都立起身來。有個要走的意思。秋谷連忙走上去。附着他的耳朵說了幾句話。只見那女子蛾眉一縐。神色黯然。看着秋谷。好像有什麼話要說的一般。却又默然不語。停了一停。方才低低的和秋谷說了一句。改天再見。說着。在手內脫下一個寶石指環。來套在秋谷手上。秋谷也連忙把表鍊上挂的一個外國金相合解了下來。遞在他的手內。那兩個女子見了。也照樣脫下一個戒指。放在姚觀察和鄭侍御手中。姚觀察解下一個翡翠扇墜。鄭侍御隨身沒有什麼東西。只得在衣袋內取出一個金表來。大家交換。總算是個表紀的意思。大家對面相視。都有些依依惜惜別的情腸。三個女子延挨了一回。只聽得門上輕輕彈指的聲響。三個人只得回身。便走。那先進來的一個走到門口。又回頭過來。把手舉了一舉。又把頭搖了一



搖。秋。谷。心。上。明。白。他。的。意。思。連。忙。打。個。手。勢。點。一。點。頭。眼。睜。睜。的。看。着。他。們。三。個。走。了。出。去。好。似。做。了。一。場。好。夢。的。一。般。姚。觀。察。忽。然。笑。道。這。三。個。人。倒。狠。有。些。意。思。鄭。侍。御。道。這。三。個。人。真。是。嫡。親。姊。妹。可。惜。不。知。道。他。們。的。姓。名。姚。觀。察。道。這。些。人。爲。什。麼。不。能。問。他。的。姓。氏。究。竟。是。個。什。麼。道。理。鄭。侍。御。道。他。們。這。班。人。最。忌。的。是。有。人。問。他。的。姓。名。好。像。有。心。要。查。考。他。的。根。脚。一。股。也。無。非。諱。莫。如。深。怕。人。張。揚。出。去。的。意。思。只。有。章。秋。谷。只。是。微。微。的。笑。不。說。什。麼。鄭。侍。御。道。今。天。這。個。媒。人。是。我。和。你。做。的。你。該。應。怎。樣。的。謝。我。秋。谷。笑。道。我。和。你。當。個。偵。探。就。算。是。大。媒。的。謝。儀。可。好。不。好。鄭。侍。御。詫。異。道。什。麼。偵。探。難。道。你。竟。知。道。了。他。們。的。姓。名。麼。秋。谷。笑。着。走。過。去。附。着。鄭。侍。御。的。耳。朵。說。了。幾。句。又。轉。身。和。姚。觀。察。附。耳。說。了。幾。句。兩。個。人。不。覺。都。把。舌。頭。伸。了。一。伸。姚。觀。察。想。了。一。想。道。既。然。是。這。個。話。兒。三。個。人。都。好。好。的。嫁。有。夫。家。爲。什。麼。要。出。來。這。般。胡。鬧。秋。谷。笑。道。大。約。是。當。差。不。力。的。緣。故。姚。觀。察。和。鄭。侍。御。都。笑。起。來。大。家。坐。了。一。刻。吃。過。咖。啡。那。先。前。的。侍。者。拿。着。一。紙。賬。單。從。外。面。走。了。進。來。把。賬。單。放。在。桌。上。滿。面。添。花。的。躬。身。侍。立。秋。谷。和。姚。觀。察。都。取。出。十。兩。銀。子。的。銀。票。來。交。給。侍。者。侍。者。接。過。來。謝。了。一。聲。鄭。侍。御。也。付。了。一。張。銀。票。大。家。出。了。鳳。苑。春。各。自。回。去。章。秋。谷。回。到。武。陽。會。館。過。了。幾。天。金。觀。察。殿。試。已。畢。取。了。個。二。等。第。二。陛。見。謝。恩。下。來。却。沒。有。什。麼。好。處。只。在。候。補。道。上。加。了。個。軍。機。處。存。記。一。班。應。試。的。人。都。大。失。所。望。金。觀。察。倒。隨。隨。便。便。的。沒。有。什。麼。拜。過。了。幾。個。閱。卷。老。師。便。收。拾。行。李。同。着。章。秋。谷。一。同。出。京。回。到。天。津。來。恰。恰。的。金。星。精。金。部。郎。要。到。天。津。避。暑。便。也。告。了。個。病。假。同。着。秋。谷。和。金。觀。察。一。起。出。京。也。住。在。金。觀。察。公。館。裏。頭。秋。谷。同。着。他。出。去。頑。了。幾。天。金。部。郎。看。中。了。一。個。寶。華。班。裏。頭。上。海。新。到。的。小。洪。寶。寶。又。看。中。了。一。個。富。貴。班。的。桂。珠。那。小。洪。寶。寶。生。得。清。麗。非。常。丰。神。絕。俗。有。王。夫。人。林。下。之。風。那。桂。珠。生。得。豐。肩。膩。體。素。口。蠻。腰。有。袁。寶。兒。嬌。憨。之。態。金。部。郎。做。了。這。兩。個。人。一。連。吃。了。好。幾。檯。酒。不。知。不。覺。的。一。連。就。是。幾。天。這。個。時。候。方。制。軍。把。金。觀。察。委。了。個。北。洋。



大學堂總辦。那洋務局總辦的事情。依然還是金觀察兼理。依着金觀察的意思。要請章秋谷當北洋大學堂的總教習。兼辦洋務局文案的事兒。章秋谷再三推却。要想告辭回去。金觀察那裏肯放。再四挽留。章秋谷只說要回去省親。又要回南鄉試。金觀察聽他說到省親鄉試的兩層題目。知道挽留不來。心上却十分惆悵。只得再三約他。闈後再來。切勿失信。秋谷只得答應。定了七月初十。搭招商局安平輪船回去。算起來。到初十還有四五天。金觀察便和金部郎商議。要趁着七月初七這一天。牛女渡河的良夜。在寶華班替秋谷餞行。商議定了。金觀察和金部郎。便走到秋谷房間裏頭。和他說知。兩個人剛剛跨進房門。只見秋谷正坐在那裏。低着頭。振筆疾書。不知寫些什麼。連他們兩個人走進。都不知道。金觀察便笑道。你在這裏寫些什麼。寫得這樣認真。秋谷聽了。連忙擱了筆。立起身來。含笑相迎。金觀察走近看時。只見案上鋪著一張大大的柳絮牋。寫着一紙的草書。寫得兔起鶻落。滿紙淋漓。金觀察和金部郎走過來。定睛看時。只見第一行寫着津門南榜四個大字。下面又注着揚人不錄的四個字兒。金觀察道。這是你定的花榜麼。你倒居然還有這樣的心情。來弄這些筆墨。想來是專取那些南班裏頭的人。所以叫做南榜。但是天津地方本地人也儘有幾個好的。不可一概抹煞。就是那些南班子裏頭的人。揚州人也有幾個很好的。在裏頭。蘇州上海人却不多幾個。你既然取名南榜。怎麼又不取揚州人呢。況且南班子裏頭的人。揚州人差不多。十居七八。蘇州上海人。却不過十之二三。你要專取蘇州上海人。那裏找得出許多。秋谷道。那班北班子裏的人。雖然也有面目清秀些的。却眉目之間。總帶着一股擴氣。南班子裏的揚州人。雖然狠有幾個。面貌不差的。却神色之間。總帶着一股賤氣。那裏比得上蘇州上海人。一舉一動。別有一種溫柔軟媚的神情。所以小姪揀選花榜人才。非但北人不錄。連揚州人也是一個不取。秋谷說到這裏。金部郎拍手道。你的話兒。一些不錯。平日間我的意思。也是這般。古來那班詩人名士。一個個都誇說揚州佳麗。真是徒有虛名。毫



無實際。那裏當得起佳麗的兩個字兒。金觀察聽了，不由得點了一點頭。就在秋谷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了下去。仔仔細細的看那花榜時，只見上面寫着。

第一甲第一名小洪寶寶

評曰 花輪旖旎雪。溫柔嬌。嬌無雙。丰神第一。西子捧心之態。愁斂青蛾。太真紅玉之膚。香融寶曆。詩曰 小立風前門晚妝。鬆鬆雲髻薄羅裳。梅花清瘦桃花俗。合讓姚黃壓衆芳。

第一甲第二名雲蘭

評曰 神彩驚鴻。鳳環回雪。金蓮貼地。玉筍凌波。皎如瓊樹之流光。灼若芙蓉之照夜。詩曰 心上燒香掌上憐。麗娟眉髮麗華年。傾城一笑真無賽。疑是瑤臺月下仙。

第一甲第三名金蘭

評曰 鏤玉爲肌。團瓊作骨。田眉水眼。皓齒明眸。正當二九之年。恰稱芳菲之選。詩曰 爲有春情透臉霞。東風無力舞腰斜。夜深獨背銀釭坐。自弄釵頭茉莉花。

第三甲第一名桂珠

評曰 素面纖腰。豐容盛鬋。秋月乍滿。奇花初胎。歌喉遏巫峽之雲。皓腕比藍田之玉。詩曰 碧玉丰神絳雪眉。風情天付有誰如。歌喉宛轉誰堪擬。百八牟尼一串珠。

第二甲第二名月香

金觀察看到這個地方。見底下沒有了。便又翻過來看了一遍道。你的筆墨實在鬆秀得狠。若要叫我如今再弄這些筆墨。是再也弄不來的了。金部郎倚在案頭。金觀察看的時候。也早已看得明白。便對秋谷道。你自己的相



好。怎麼不取作第一。倒把別人的相好。取作狀元。這是個什麼道理。秋谷道。品評花榜。是不能心上有一毫私見的。要大家看了一個個都點頭心服。方才算得平允。不是可以把一個人的愛憎。作衆人的愛憎的。正是穠桃艷李。春風聯玉笋之班。大道青樓。旭日照金泥之榜。不知後來怎樣。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第一百五十六回 餞長亭良朋悲遠別 脫火坑名士作冰人

且說章秋谷把小洪寶寶定作花榜的狀元。金部郎心上自是歡喜。却故意對章秋谷說道。據我看起來。雲蘭和小洪寶寶也不相上下。雲蘭的姿貌也狠不差。爲什麼你一定要把小洪寶寶拔居雲蘭之上。秋谷笑道。老實和你說罷。如今的人。憑你怎樣。心上邊總有一個私心。那裏能當真大公無我的。沒有一些兒私曲的地方。雲蘭是我的相好。那裏有不回護他些的道理。無奈這個雲蘭和小洪寶寶兩個人比較起來。一邊是雖多婀娜之姿。略欠清揚之態。一邊是既具纖穠之致。兼饒林下之風。這般的官與。却不是粗心人可以領略得來的。因此沒奈何把小洪寶寶取了第一。若是在你未來之前。這個小洪寶寶就預先到了天津。我也早已收羅在我的門下。那裏還輪得到你。金部郎聽了。便也笑了一笑。不說什麼。金觀察便問秋谷道。你既然不取北方人和揚州人。蘇州上海人。那裏有這許多。秋谷道。取在榜上的。原不過二十個人的模樣。甯缺毋濫。只好憑他少幾個人的了。金觀察和金部郎又把那幾首詩讀了一遍。金觀察道。你的筆墨。果然綺麗非常。做這樣的香奩艷體。剛剛合你的筆路。秋谷謙遜道。這些筆墨。已經拋棄多時。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如今再要提起筆來。就覺得十分生澀。這裏頭未免有不妥當的地方。還要請老表伯指正。才是。怎麼老表伯先自這般的謬贊起來。金觀察呵呵的笑道。我們自己人。你還和我客氣麼。秋谷也不覺微微一笑。金觀察和金部郎坐了一刻。把明天餞行的事。和秋谷說了。秋谷隨口謝了一聲道。明天老表伯和星精兄賜飲。斷斷不敢不到。金觀察道。你還是這般客氣。索性具個手本上來。稟



謝何如說笑了一回。金觀察和金部郎走了。章秋谷又坐下來。把那張沒有寫完的花榜一揮而就。一共祇取了二甲十名。三甲五名。連着三鼎甲。只得十八個人。把月芳取了個二甲第四。二甲裏頭取了林湘君。林妃君。卓文君。李香玉等。又把桂紅。小芬等幾個人。勉強取了個三甲。立刻找了一紙冷金箋。半真半草的謄寫出來。預備明天帶到寶華班去。又把草稿送到津沽風月報館裏頭。請他登報。到了明天。已經是七月初七。天上佳期。人間良夜。銀河無浪。鳥鵲不驚。盈盈一水之波。脈脈雙星之恨。金觀察料理了日間應行的公事。急急的回到公館裏頭。來邀了金部郎和章秋谷。同到寶華班去。又到別處去請了七八個客人。主客一共十一個人。在金蘭房間裏頭。擺了一個雙檯。算是金觀察和金部郎兩個的主人。一檯是金蘭的。一檯却算是小洪寶寶的。依着小洪寶寶的意思。原想要叫金部郎不要和金觀察混在一處。這一檯酒。就在他自己房間裏頭吃的。無奈今天的酒。是金觀察和金部郎兩個人合在一起。和秋谷餞行的。章秋谷一個人不能分作兩個。金部郎便和小洪寶寶商議。叫他將就些兒。這一檯酒。就擺在金蘭房間裏頭。也是一樣的小洪寶寶便也答應。金部郎又把章秋谷把他取做狀元的事情。和小洪寶寶說了。小洪寶寶只說是金部郎有意哄他。不肯相信。金部郎道。你不信。我把花榜給你看。說着。便回過頭來。要問章秋谷要那一張花榜。不想章秋谷不在房中。到月芳那裏去了。金部郎便走到月芳房間裏去。向他要時。只見雲蘭。月香兩個人。都在月香房內。大家正在看那花榜。秋谷站在那裏。指指點點的在那裏解說。給他們聽。金部郎等他們看過之後。便拿着那張花榜。走到小洪寶寶那邊來。章秋谷同着雲蘭。月香。月芳也跟着過來。小洪寶寶本來認得幾個字的。看了那張花榜上的字兒。一甲一名。果然是他自己的名字。金部郎又把那幾句評語。和一首七絕的意思。細細的和他講解一遍。小洪寶寶不覺心中大喜。杏靨春回。櫻唇紅綻。對着章秋谷。笑道。謝謝耐像。說得忒嫌好。仔點哉。秋谷也笑道。我是向來不會拍馬屁的。好的就說好。不好的



就說不好。你又何必和我客氣。章秋谷說到這裏。雲蘭和月芳兩個都蹙了秋谷一眼。秋谷見了。心上自是明白。却只當沒有看見的一般。不多一刻。金觀察叫金蘭過來。請秋谷入席。秋谷便同着金部郎一同過去。小洪寶寶和雲蘭等也隨後跟來。那些班子裏頭的官人。聽說章秋谷定了個花榜。只說自己一定在花榜裏頭。大家爭着擁到金蘭房裏頭來看。連着那個女本家也走進房來。見了衆人。一一的招呼過了。金觀察便對他笑道。恭喜恭喜。這位章老爺定的花榜。狀元榜眼探花都出在你們一個班子裏頭。這個風聲傳揚開去。你們這個班子一定要發大財。那女本家聽得三鼎甲都是他家班子裏頭的人。心上自然歡喜。隨口謝了秋谷。便回身退出。還有幾個班子裏頭的蘇州官人。大家拉着金觀察。要金觀察把花榜上的名字。一個一個的都念出來。給他們聽。金觀察只得依着他們。念了一遍。有幾個榜上有名的。自然高興。有幾個落第的。就不免要暗中把章秋谷咒罵幾句。更有那班揚州人。聽說凡是揚州幫的官人。一概沒有名字。更是恨得咬牙切齒。氣憤非常。背地裏也不知把個章秋谷罵了多少。只說章秋谷坐在席上。看着雲蘭的神色。倒還沒有什麼。只有月芳坐在那裏。悶悶的一言不發。秋谷知道他的意思。咬着耳朵。敷衍了他幾句。只說本來要把他取作第三名探花的。不知怎麼樣一時錯誤。竟取了個二甲第四。月芳聽了。只微微的笑着。像倪實梗格別脚。官人陸裏挨得着哈格探花。倒是歸格辰光。倪搭耐說格閒話。耐阿記得秋谷聽了。猛然提起一件心事來。暗想以前曾經親口許他。一定要想個法兒。把他提出火坑的。如今自己的歸期在即。一時那裏想得出什麼法兒。低着個頭。想了一回。由不得爲難起來。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覺得有人在後面拉他。一把秋谷回過頭去看時。只見雲蘭坐在後面。附着他耳朵。低低問道。阿是耐真格要轉去慢慢交末哉。呀。哈格實梗要緊。介秋谷對他說道。我有正經事情。不能不回去。初十一準要走的。雲蘭聽了。登時蹙著雙蛾。黯然不樂。低下頭去。拉着秋谷的手。揉搓一會。默默無言。停了好一回。方才擡起頭來說。



道格未耐去仔。阿要幾時來呀。秋谷道：自然就要來的。金大人再三再四的一定要我來。金大人的面上不來覺得不好意思。雲蘭道：格未幾時來呀。阿是真格呀。秋谷道：自然是真的。回去不過一個多月的勾留。大約八月底九月初就可以到這裏的了。雲蘭聽了，把一個粉面假在秋谷肩上。道格是倪到仔。九月裏向等耐格。噯說了這一句，頓了一頓，眼圈兒已經紅了。秋谷見了這般模樣，倒不覺心上有些跳動起來。名士多情，佳人難得。楊柳長亭之路，將離南浦之思，兩個人四目相視，狠覺得有些依依不舍的心情。雲蘭見秋谷臉上呆呆的，露出十分惆悵的樣兒，更覺得別緒滿懷，淚珠欲滴。月芳也附着秋谷的耳朵，低聲說道：耐阿，好勿要去哉。耐去仔，叫倪那呀。謝謝耐搭倪想想法子。秋谷聽了，便伸出手來，左手挽住了月芳，右手拉住了雲蘭。這邊看看那邊，看看了。一回忽然別轉頭去，嘆一口氣，把雙手一齊放下，立起身來，拉着金觀察到榻上坐下，和他商量月芳的事情。把月芳如何的情願從良，自己又如何的情願幫他的忙，一一說了一遍。要把這件事情轉托金觀察，金觀察聽了，矍然道：你不說我幾乎忘了。恰好有個湊巧的機會在此。孫英玉去年斷了絃，不願意再娶正室，想要娶一個姨太太。操持家政，就是堂子裏頭出身的人，也不妨。只要一心一意肯嫁他，他也沒有什麼不願意。和我說了幾遍，要托我替他做個媒人。如今既然月芳情願從良，我看月芳這個人，狠有些厭倦風塵的意思，倒也不是個娶不得的人。孫英玉娶了他回去，一定可以彼此相安，不至於鬧什麼笑話。好在英玉今天也在這裏，待我去把他叫過來問他一下，看他願意不願意。說着，便走過去，把那位孫英玉叫了過來，把這件事兒和他說了一遍。孫英玉十分歡喜，一口應承。秋谷見孫英玉已經答應，便又回轉身來，和月芳咬了幾句耳朵。月芳呆了一呆，還沒有開口。秋谷又低聲對他說道：這個人是狠靠得住的。雖然功名小些，是個直隸候補縣丞，却上司都狠怕他。得紀也只得四十一歲，不算狠大，面貌也平平正正的，不是什麼麻鬚黑醜的尊容。你自己看就是了。說着，便把孫



英玉指了一指。月芳便回過頭來。把孫英玉着着實實的看了兩眼。便對着秋谷一笑。不說什麼。秋谷知道他心上已經許可。便一手拉着月芳。直拉到孫英玉面前。把月芳的手一直送到孫英玉的手內。口中說道。你們兩個人都是自家情願的了。有什麼話。你們兩個人自己講罷。月芳紅着個臉。半推半就的。竟在孫英玉身旁坐了下來。孫英玉看着月芳。雖然年紀大些。却還着實有些丰彩。喜得笑嘻嘻的。看着月芳。一時倒說不出什麼話來。停了好一會。方才開口問問月芳的出身家世。月芳一一的回答。也問了孫英玉幾句。兩個人登時低聲促膝的談起來。章秋谷和金觀察見了他們兩個人這般情景。便故意回到席上去。應酬一會。好讓他們兩個人細細的談心。正是風塵淪落誰憐多病之徐娘。湖海飄零詎有黃衫之俠客。未知以後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解腰纏豪情成義舉 翻醋甕冷語試深心

且說席上的那班客人。見章秋谷和金觀察低聲談了一回。又把個孫英玉拉了過去。不知道講些什麼。言主政便問道。你們這幾個人。鬼頭鬼腦的。究竟說些什麼。秋谷聽了。便對着大眾。把月芳想要從良的事兒。約略說了一遍。大家聽了。都說月芳的主意不差。秋谷雖然坐在席上。却時時刻刻的留意。隨着孫英玉和月芳兩個人的情形。只見他們兩個人談了一回。孫英玉忽然縐着眉頭。沈吟起來。秋谷見了。連忙拉着金觀察。出席問他。孫英玉對着他們說道。方才據月芳說起來。身上現有一千多塊錢的虧空。還有些零碎賬目。差不多要一千四百塊錢。合起來要一千銀子。方才可以還清各債。不瞞金大人和秋谷先生說。我的家計。原不見得十分寬裕。竭力拚湊起來。五六百銀子是拚湊得出的。還有四百銀子。却叫我到那裏去設法呢。看起來這件事兒。只好暫時從緩的了。秋谷聽了。還沒有開口。月芳聽了。心上却甚是着急。兩只眼睛水汪汪的。只看着秋谷。却說不出什麼話來。秋谷慨然對金觀察道。據小姪看起來。這件事總算是成人之美。何不大家帮他個忙。也是一件狠好的事情。



金觀察聽了欣然說道。你的話狠不錯。我就帮他五十兩銀子。其餘或者和他在同鄉裏頭告一個幫。料想大家也都是樂於成全的。秋谷道。既然如此。我也帮他五十兩銀子。有了這兩筆一百兩銀子。還差三百兩。只好請老表伯和他告一個幫的了。憑着老表伯的面子。這幾個錢。料想不難。金觀察聽了。點一點頭。席間的幾個客人。除了孫英玉之外。還有七個人。只有一個是山東人。其餘的六個都是江蘇同鄉。金觀察把告幫的意思。和他們說了。大家都一口許諾。也有三十兩的。也有二十兩十兩的。登時湊了一百四十兩銀子。金部郎也出了三十兩。那位山東人候補知府戚太守。却是個山東有名的富室。見大家解囊傾助。便也欣然幫了五十兩。一共有三百二十兩。尚少八十兩銀子。湊不滿四百兩的數兒。章秋谷慨然道。這件事兒是我發起的。如今功虧一簣。我自應該應竭力成全。所少的八十兩銀子。算我一個人。就是了。金觀察道。這件事情是我們兩個人發起的。怎麼好叫你一個人出。我們兩個人。一個人出一半。就是了。衆人聽了。大家都說。章秋谷和金觀察兩個人。輕財仗義。慷慨非常。金觀察和章秋谷不免也謙遜幾句。孫英玉見了衆人這樣的成全。心上萬分感激。便搶步過來。對着衆人。一個人打一個恭。口中說道。我孫英玉蒙諸位這般的格外周全。感銘肺腑。却叫我將來怎樣的報答得來。古人說的大恩不謝。我也只好把這件事兒。長長的放在心上了。衆人都說。這般小事。何足挂齒。章秋谷却含笑對他說道。你老哥也不必打恭作揖的。和我們客氣。只要你們兩個人將來地久天長。一雙兩好。就不枉我們幾個人的這番舉動了。大家聽了一個個都點頭稱是。孫英玉更諾諾連聲的答應。不迭月芳在旁聽着。見章秋谷這樣的和他盡力。心上真是感激到二十四分。感激到極處。却又不由得落下淚來。只見他慢慢的立起身來。走到席前。立定了脚。口中朗朗的說道。今朝格事體。區得悟篤幾位大人老爺。大家才肯搭倪帮忙。倪也嚙哈別樣。只好多磕兩個頭。謝謝悟篤幾位大人老爺。格哉。大家聽得他要叩頭。連忙向他搖手。叫他不要多禮。月芳那裏。



肯聽不由分說插燭也似的跪下地去衆人回禮不及只得大家立起身來背過臉去月芳拜了四拜方才起來一眼看見章秋谷站在那裏呆呆的望着他不知不覺的想起那以前的情款不由的心上有些淒戀起來想着今天這件事兒多虧他一個人竭力周全方能成事如今世上居然也還有這樣的人若是換了第二個人聽得自己的相好倌人想要嫁人不吃醋已經夠了那裏還肯這般出力可惜事機不湊不能嫁他若是嫁着了這樣的一個人好算得心滿意足的了如今嫁了這個姓孫的雖然一個願娶一個願嫁沒有什麼不合意的地方但是擺着章秋谷這樣的一個風流年少自己却沒有福氣嫁他心上未免總覺得有些不足想到這裏便也對着章秋谷呆呆的看星眸斜睇波光四流章秋谷眼快早已看得甚是清楚想着那往時的恩愛纏綿看着這現在的神光離合只覺得一個心七上八下的十分眷戀無限悽愴明知道這個時候已經算是孫英玉的人不好再是怎樣的和他親熱恐怕孫英玉臉上下不來便在身上掏出一張六十兩銀子的銀票遞在月芳手內口中說道我們兩個人相識一場大家總算狠要好的你的事情我也總算和你竭力周全沒有辱命你的景況我是狠知道的這幾個錢你拿去辦些應用的東西總算是我的一點兒意思從此以後但願你們兩個人夫婦齊眉白頭偕老我就沒有什麼記挂了月芳聽了起先還不肯接秋谷低低的道我們兩個人相識一場這幾個錢算得什麼你又何必和我客氣況且自此以後你是孫府上的姨太太了我又要回到上海去知道我們兩個人見面在什麼時候章秋谷說到這個地方便頓住了口不說下去月芳却再也忍不住把頭一低那眼中的淚就如斷線珍珠的一般亂滴下來一面嗚咽着一面說道耐實梗樣式叫倪心浪洛裏意得過秋谷聽了也覺得有些酸鼻幾乎也要滴下淚來却恐怕別人見了要笑他勉強忍住了對月芳說道你們兩個人天緣湊合是一樁大大的喜事怎麼倒這樣的傷心起來說罷又低低說道只要你嫁過去夫妻和睦我也就放下了一條心如今你這



個樣兒。我看了心上。倒覺得十分難過。這也是注定的。我們沒有緣分。說他也是枉然。月芳聽了。方才擡起頭來。拭了眼淚。握着秋谷的手道。像煞倪有幾幾化。化格詞話。要搭耐說。故歇勿曉得。那哼一句才說。勿出耐自家保重點。秋谷聽了。回答不出什麼。只把頭點了一點。硬着頭皮回轉身來。走到席上坐下。那幾個寶華班裏的人。雲蘭。金蘭。和小洪寶寶。坐在席上都看得呆了。雲蘭停了一回。方才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格個大媒人。倒做得嘸。哈。總算月芳阿姊格運氣。說着。便向月芳道。月芳阿姊。恭喜耐。實梗格喜事。要請倪吃喜酒。格噯。小洪寶寶同着金蘭等。也向月芳賀喜。月芳兩頰微紅。不免也要謙讓幾句。小洪寶寶却向章秋谷道。章二少。真正是個好人。肯實梗格幫月芳阿姊格忙。客人裏向像耐二少。實梗格人。實頭少格。噯。秋谷爲着做了這個媒人。把月芳提出火坑心上。却甚是得意。便多吃了幾杯酒。臉上紅紅的。有些酒意上來。金觀察見席上衆人的酒也吃得差不多了。便和衆人打了一個通關。又敬了章秋谷幾杯酒。大家都覆杯告止。秋谷略略的吃些稀飯。便也立起身來。依着雲蘭。要秋谷今天住在院中。秋谷因多了幾杯酒。覺得有些胸中作惡。便沒有答應。只說回去。還有些事情。雲蘭瞪了秋谷一眼。道。耐格個人。末就叫討氣。秋谷笑道。並不是討氣。委實的還有事情。雲蘭谷都着嘴口中咕嚕道。哈。格事體呀。耐格事體。倪阿有啥勿曉得。豪燥點。跑到相好格搭去。晏仔點。是要吃生活。格說着。便推着秋谷的背道。豪燥點去。噯。格兩日天。就要動身哉。自然要到恩相好搭去。辭辭行格。噯。阿對章秋谷聽了。笑道。真正極天冤枉。我除了你們這裏。那裏別處還有什麼相好。雲蘭道。哈。人曉得耐呀。耐有相好。嚙。撥相好末也。勿關得倪。哈。事。噯。說着。不覺得雙眉緊縐。俊眼微睜。狠狠的釘了秋谷一眼。秋谷見他嬌嗔滿面。情不自禁。只得過去。攆着他的手。道。你不要生氣。你就是我的恩相好。那裏再有別人。我就今天不走在這裏。和你辭行。何如。雲蘭別轉頭去。口中說道。哈。人要耐辭行呀。耐豪燥點。請出去。像倪實梗格。別脚。官人。洛裏。好比別人。再要說起哈。格恩相好。勿。



恩相好是真正惶恐。嗟耐實梗一個章二少倪阿配搭耐做啥格恩相好也。褻瀆仔耐章二少格身分哉。晚秋谷聽了雲蘭的這幾句話兒。覺得他話中有眼。明明是指着月芳說的。回心一想。把月芳和雲蘭兩個比較起來。却委實的有些軒輊。在月芳身上的事情。便肯這樣的和他出力。在雲蘭身上。他要挽留自己。住在院中。都不肯答應他。若要拿他們兩個人的交情說起來。還是和雲蘭要好些兒。却也怪不得他要說這般的話兒。想到這裏。便回頭向月芳看時。只見月芳低着頭。假做沒有聽見的一般。臉上却有些紅紅的。不好意思。秋谷咳嗽一聲。打個暗號。月芳回過頭來。秋谷對着他。使個眼色。月芳會意。便走了出去。雲蘭見了。便也立起身來。冷笑一聲。道。耐有啥閒話。末說末哉。倪跑出去。讓倪篤隨便。那哼說法。說着向外便走。秋谷連忙一把拉住。在他耳邊說道。你不要這般生氣。給人看了。還只說你是吃醋。你只要自己想一想。你的年紀。還沒有滿二十歲。生意又是狠好的。比不得月芳。已經三十多歲的人。又欠了一身的債。那裏還做得起什麼生意。如今和他成就了這段姻緣。想起來。你們同院姊妹。該應可憐他些。替他喜歡。才是怎麼。你倒和他吃起醋來。正是落花墮。剗飄零。金谷之春。飛絮沾泥。惆悵靈和之柳。不知雲蘭聽了秋谷的話。說些什麼。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五十八回 逢醉鬼狹路動干戈 數前塵花叢談掌故

且說雲蘭本來是一肚子的不高興。如今聽了章秋谷這樣一番有情有理的話兒。倒覺得無言可答。心上的怒氣。倒平下了許多。對着秋谷橫波一笑。口中說道。耐個人末勿曉得。纏到仔洛裏去哉。月芳阿姊一逕搭倪。蠻要好格。哈人去搭俚吃醋呀。秋谷聽了。知道這幾句話兒。無非是有心掩飾。好自己做一個落場。便也對他一。笑。又去咬着耳朵。溫存了好一回。雲蘭方才歡喜。這一夜。章秋谷自然不回去了。連着金觀察和金部郎兩個。都給小洪寶寶同金蘭挽留不放。住在院中。珍簾新鋪。秋宵苦短。三對兒。鸞交鳳友。一時間。雨滯雲封。溫存掌上之軀。



宛轉懷中之月。這些說話不關緊要。也不必去說他。只說章秋谷從寶華班回來。便收拾了一天行李。又出去辭了一天行。那招商局的安平輪船。十一早上就要開的。秋谷一到初十。就把行李都發上船去。又有兩三個同鄉。在鳳苑春和燕賓樓和他餞行。秋谷情不可却。每處都去坐了一坐。便連忙趕到寶華班來。原來金觀察爲着輪船一早開行。搭客至遲到晚上兩三下鐘。一定要上船的。早早的跑上船去坐着。却又沒有意思。便約着金部郎。孫英玉。連着秋谷四個人。在寶華班碰一場。和碰完了。和上船去。剛剛正好。秋谷趕到寶華班。金觀察已經先在。談了一回。便大家碰起和來。雲蘭爲着秋谷。今天要走。未免有些依依惜別的心情。坐在那裏。呆呆的不甚開口。月芳嫁人的事情。秋谷已經當面和本家說過。賬目都付清了。月芳便不肯再見客人。但是章秋谷到來的時候。月芳却還依舊出來。歛袖低眉。淡粧素服。竟是一個人家的樣兒。秋谷看着這般模樣。覺得玉人依舊咫尺天涯。狠覺有些惆悵。再三叫他不要出來。月芳那裏肯聽。只兩下談心的時候。大家都是面上淡淡的。不能夠握手牽衣。偎肩接膝。像以前的那種樣兒。今天月芳聽得秋谷一定要走。自然心上也狠是酸辛。也是坐在秋谷背後一言不發。只靜靜的。看着他們碰和。等得八圈莊碰過。已經十二點鐘。秋谷便也不免對着月芳。雲蘭說些告別的話兒。又拉着雲蘭坐在床上。咕咕唧唧的。不知說了些什麼。月香也走過來。對着秋谷說些套話。不多一刻。已經聽見自鳴鐘鏗鏘的。响了兩聲。秋谷立起身來要走。雲蘭和月芳再送到船上。秋谷再三阻攔。他們那裏肯聽。秋谷也只得由他。金觀察和金部郎也一定要送秋谷到船上去。秋谷推却不得。只好聽憑他們怎樣。金觀察和秋谷等本來都是轎子來的。秋谷忽然想起有一個清芬班裏頭的玉鳳。曾經叫過他兩個局。沒有付錢。便叫轎夫把轎子搭在街口去等。又叫雲蘭等略候一回。秋谷同着金觀察等急急的到清芬堂去。付過了錢。連忙出來。再到寶華班去。會齊了雲蘭和月芳。叫他們坐轎在前先走。秋谷同金觀察等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侯家。後來那



侯家后的地方。原是一條極窄的小弄。弄外便是新造的馬路。秋谷等剛剛走出弄口。劈面撞見了一個同鄉兵部主事嚴克任。嚴主政大家止步招呼。不想斜裏有兩個洋兵吃得爛醉。七跌八撞的真撞過來。不左不右不前不後。剛剛撞在那位嚴主政的身上。嚴主政還沒有開口。不料那洋兵撞了嚴主政一下。登時發起酒風來。一手扭住了嚴主政的衣服。口中鉤轉格磔的不知罵些什麼。一手在腰間拔出小刀來。望着嚴主政肩窩便刺。嚴主政措手不及。大吃一驚。連忙把身體一側。那把小刀正刺在嚴主政的嘴唇上面。直刺得唇開肉破。鮮血直湧出來。刀尖撞着門牙。連牙齒都撞缺了一個。嚴主政阿呀一聲。要想回身走時。怎奈衣服被他拉住。脫不得身。正在十分危急。早溜了那位章秋谷一個箭步。直搶過來。起左手。攥開了他拉着衣服的手。右手輕輕一轉。早把小刀搶在手中。左手順勢一送。那洋兵本來已經醉到十二分的了。那裏經得起章秋谷的神力。早已踉蹌直倒過去。撲的仰面一交。說時遲那時快。章秋谷正要着嚴主政的傷痕時。只覺得腦後一陣風直撲過來。也不回頭去看。把身體霍的一扭。右脚往後一登。只聽得撲的一聲。那一個洋兵也是仰面一交。這個時候恰恰的沒有巡警在那裏。憑着他們去鬧。沒有人去問他。金觀察等却多替章秋谷捏一把汗。恐怕萬一個鬧出大交涉來。不是頑的。章秋谷却並不放在心上。立在那裏不動。只看着那兩個洋兵。只說他一定還要起來。混打那裏。知道這兩個洋兵醉到極處。心上那裏還有什麼知覺。一個人吃了章秋谷一交。筋斗睡在地上。也不扒起身來。倒反口中嗚嗚的唱起歌來。這個時候正是微雨初過。地下還有些泥濘。這兩個洋兵滿地亂滾。滾得渾身上下好像個泥母豬的一般。秋谷看了。又氣又笑。料想這兩個醉貓。是扒不起來的了。便回過頭來看嚴主政的傷處。只見嚴主政把衣袖掩着嘴唇。那流出來的血。連衣袖都溼透了。大家問他怎麼樣。嚴主政說還沒有大傷。回到寓所去找些傷藥敷一敷。就不妨事的了。說着。又向秋谷道謝道。今天幸而遇見了你們幾位。和我解了這個圍。如若不然。那



就不堪設想了。秋谷謙遜幾句。只說這般小事。理應相助的一面說着。嚴主政已經叫了一輛人力車。叫到江蘇會館。秋谷等還要送他回去。嚴主政再三不要。謝了衆人。上車自去。秋谷又對金觀察道。這兩個醉鬼。躺在地上。雖然與我們不相干。但是這個地方。又不見有巡警在那裏。萬一個鬧了什麼亂子出來。釀成交涉。老表伯當着洋務局的總辦。這個責任。是跑不掉的。不如叫幾個巡警。把他們送到領事衙門去。覺得妥當些兒。金觀察點頭道。你的話兒不差。鬧出交涉來。還是洋務局的干係。說着。左右一望。見就近竟沒有一個巡警的影兒。便叫轎夫去叫了一名巡警來。對他說了這個緣故。那巡警垂着手。諾諾連聲的答應。金觀察吩咐過了。便同着大家坐上轎子。到紫竹林招商碼頭。安平輪船上來。到了船上。雲蘭和月芳已經坐在官艙裏頭。等了好一回。問他們來遲的緣故。秋谷把路上遇着的這件事兒。和他們說了一遍。雲蘭和月芳吐舌道。阿要怕人勢。勢區得倪勳碰着。俚要叫倪碰着。仔格號酒鬼。格外國人是魂也。嚇脫格哉。秋谷同着衆人。想着中國的這般衰弱。以致受侮。外人不由大家嗟嘆一番。金觀察見開船在即。究竟和秋谷相處了好幾個月。平日之間。又是狠合式的心上。自然悵惘非常。不免有幾句分袂。丁甯的話。雲蘭和月芳更是脈脈相看。淒然欲泣。秋谷到了這個時候。也覺得一腔別緒。滿腹離愁。和金觀察說幾句。和雲蘭月芳又說幾句。只覺得心上許多衷曲。一時那裏說得出來。無奈坐不多時。早已是曙色在天。殘星無影。差不多已經有三點多鐘。船上的那些水手。大家喧嚷起來。急忙忙的起錨解纜。預備開船。雲蘭和月芳只得立起身來。對着秋谷說了一路平安。懶懶的走上岸去。金觀察也對着秋谷說道。但願你秋風第一。直上青雲。我們良晤有期。前途珍重。說罷。便也同着衆人。一同登岸回去。這一邊章秋谷的事情。且自按下不題。如今且再說起上海的事情來。只說上海地方。雖然是個中外通商的總碼頭。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靠着堂子裏頭的那些倌人。那班路過上海的人。不論是什麼一錢如命。半文不捨的寶貝。到了上



海。他。也。要。好。好。的。頑。耍。一。下。用。幾。個。錢。見。識。見。識。這。個。上。海。的。繁。華。世。界。憑。你。在。別。處。地。方。嘗。尅。得。一。個。大。錢。都。不。肯。用。到。了。堂。子。裏。頭。就。忽。然。捨。得。揮。霍。起。來。吃。起。花。酒。來。一。檯。不。休。兩。檯。不。歇。好。像。和。銀。錢。有。什。麼。冤。家。的。一。般。所。以。上。海。市。面。的。總。機。關。差。不。多。大。半。都。在。堂。子。裏。頭。官。人。的。身。上。堂。子。裏。頭。的。生。意。狠。好。花。錢。的。客。人。狠。多。市。面。上。的。資。本。家。也。狠。多。若。是。堂。子。裏。頭。的。生。意。不。好。花。錢。的。客。人。也。不。狠。多。那。市。面。上。的。經。濟。就。有。些。不。妙。了。這。是。個。什。麼。原。故。呢。堂。子。裏。頭。是。嫖。客。最。肯。花。錢。的。地。方。要。是。堂。子。裏。頭。的。生。意。都。不。濟。起。來。那。市。面。上。的。恐。慌。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如。今。上。海。地。方。的。堂。子。比。起。十。年。以。前。的。光。景。來。却。是。大。大。的。不。同。客。人。的。經。濟。一。天。窘。似。一。天。堂。子。裏。頭。的。規。則。却。一。天。壞。似。一。天。以。前。那。班。堂。子。裏。頭。的。官。人。一。個。個。都。還。有。些。自。愛。的。思。想。見。了。客。人。也。都。大。大。方。方。規。規。矩。矩。的。沒。有。那。般。飛。揚。蕩。佚。的。神。情。又。沒。有。那。種。鄙。薄。客。人。的。思。想。若。是。有。一。個。官。人。姘。了。戲。子。或。者。姘。了。馬。夫。就。當。作。個。惟。一。無。二。的。恥。辱。不。但。做。客。人。的。賄。他。不。起。就。是。同。輩。姊。妹。裏。頭。也。都。把。這。個。人。當。作。下。流。傳。爲。笑。柄。所。以。那。個。時。候。官。人。們。姘。戲。子。的。很。少。就。是。或。者。有。幾。個。也。都。是。謹。莫。如。深。不。肯。自。家。承。認。如。今。的。官。人。却。不。是。這。個。樣。兒。一。個。個。龐。然。自。大。見。了。客。人。面。子。上。雖。然。不。說。什。麼。心。上。却。狠。有。些。輕。鄙。客。人。的。思。想。那。生。意。不。好。的。官。人。也。還。不。必。說。他。最。可。恨。的。是。那。些。生。意。狠。好。的。紅。官。人。一。味。的。只。曉。得。姘。戲。子。軋。馬。夫。鬧。得。個。一。塌。糊。塗。不。成。話。說。非。但。沒。有。一。些。兒。慚。媿。的。意。思。而。且。還。得。意。揚。揚。的。十。分。高。興。那。臉。皮。上。面。好。像。包。了。一。層。鐵。皮。的。一。般。以。前。堂。子。裏。頭。官。人。的。品。行。比。如。今。那。些。官。人。的。品。行。高。了。好。些。却。對。着。客。人。不。擺。一。些。兒。架。子。如。今。的。官。人。品。行。壞。到。極。處。那。一。付。無。大。不。大。的。架。子。却。比。以。前。的。官。人。大。了。好。些。就。是。那。些。舊。時。花。叢。裏。頭。的。先。正。典。型。老。成。規。則。也。都。差。不。多。刪。除。淨。盡。頹。落。無。存。正。是。回。黃。轉。綠。春。殘。蘇。小。之。樓。月。謝。花。蕩。腸。斷。琵琶。之。夢。未。知。以。後。如。何。請。看。下。文。交。代。



第一百五十九回 范彩霞歇夏觀盛里 陸麗娟獨游味蕪園

且說上海那些堂子裏頭的習氣。一天一天的愈染愈深。那班官人們的人品便也愈趨愈下。面貌好些的。信人。不是一味的飛揚跋扈。廉恥全無。就是拚命的作態。粧妖矜持。太過那些面貌不好的。却又一個個都是怪醜。無比粗獷。非常要想找一個性情和軟。舉止大方的一時間。那裏找得出這樣的一個人。那班客人們到堂子裏頭。的去頑的。若不是在嫖界裏頭着實的有些資格。免不得言語之間就要受他們的怠慢。神色之際更要受他們的欺凌。但是如今的那些嫖客。那一個是有十二分嫖場資格的大半。都是些土頭土腦的。曲辯子這樣的人。到了堂子裏頭這樣的地方。那就真是求榮反辱。自尋苦吃了。就是那些資格狠老。事事內教的客人。若是逢場作戲。隨隨便便的。只當是個消遣的頑意兒。那還沒有什麼。若是當真的狂嫖起來。却也沒有什麼趣味。花了無數的銀錢。耗了許多的時刻。還要拚着自己的精神來應酬這些官人。更要費了自己的思想來對付他們。花了錢。到堂子裏頭去頑。原是要圖個自在。尋個開心的。若像如今堂子裏頭的這般時勢。做客人的也要步步留心。起來。還尋個什麼開心圖個什麼自在。這可不是花了銀錢自家買罪受麼。看官們看着如今堂子裏頭的這樣情形。聽着在下做書的這番說話。再仔細細自己。想起來。這個嫖字。可還有什麼味兒。如今閒話休提。只說辛修甫自從章秋谷到了天津去以後。狠覺得有些寂寞。雖然呂仰正。王小屏等都在上海。却都不如章秋谷的交情格外來得密切些。所以一個五月裏頭。辛修甫坐在家裏頭。不很出來。就是花酒也比往時吃得少些。只天天到自己書局裏頭去走上一踰。料理些印刷的事情。這一天辛修甫正在書局裏頭。和王小屏閒談。忽然見陳海秋從外面闖了進來。見了辛修甫。便道。你這幾天躲在家裏有什麼事情。連龍蟾珠那裏都不去。這是什麼原故。修甫道。也沒有什麼原故。不過我爲着這幾天天氣熱得狠。懶怠出門。前天聽呂仰正說你到蘇州去了。是幾時回



來的。陳海秋道。我到蘇州去了足足的十天。昨日一早才到上海的。今天你們想來沒有什麼應酬。我請你們到西鼎豐林媛媛那裏去吃酒。辛修甫縐一縐眉頭道。這樣的炎天盛暑。到堂子裏頭去吃花酒。實在沒有什麼味兒。你若是還有別人可請。我就心領了罷。陳海秋道。這個使不得。今天我是吃的雙檯。因爲天熱。人多了十分擁擠。只請了九個客人。連我自己只有十個人。你若是不去。小屏一定也是不去的了。八個人吃個雙檯。似乎面子上不甚好看。只得委屈你一次。和我綢個場面的了。修甫聽得陳海秋說在林媛媛那裏吃雙檯。便覺得有些詫異。道。林媛媛那裏。你又沒有交情。平空去報效他做什麼。陳海秋笑道。你不要管我有交情沒有交情。只要屈你的駕。去上一蹙。就是了。王小屏插口說道。這樣說起來。林媛媛那裏。你又下了水了。怪不得范彩霞要說你是拉圾馬車。好好的做了范彩霞爲什麼。又要跳起槽來。陳海秋道。我也並不是跳槽。彩霞這一節。在觀盛里歇夏。我一個月貼他二百塊錢。不做生意。所以我自端午節之後。在林媛媛那裏走得勤些。辛修甫聽了。陳海秋話。微微一笑。也不開口。王小屏便問道。彩霞在觀盛里歇夏。你當真一個月給他二百塊錢麼。陳海秋道。自然是真的。難道哄你不成。王小屏笑道。難道他在觀盛里。只有你一個人去。別的客人都不去的。不成。陳海秋搖頭道。那是他和我講明的。歇夏的時候。開銷不夠。要我一個月帮他二百塊錢。那班舊日的客人。除我之外。只有一兩個熟客。偶然去走走。別人是一概都走不進去的。王小屏聽了。不由得鼻子眼裏哼了一聲。道。照你這樣的講起來。你一個月給他二百塊錢。揀直是你和他開銷的了。論起理來。就不該應再走別的客人。爲什麼他那裏的客人。又不止你一個呢。陳海秋道。你倒說得這般容易。二百塊錢一個月。那裏夠他揮霍他自己的。親口和我說過。一個月房租多少。伙食多少。坐夜馬車的錢多少。吃大菜看戲的錢多少。還有相幫娘姨的工錢。一切大小的零用。他口中算起來。差不多一個月要七八百塊錢。那裏二百塊錢。就包得住他的用度。王小屏聽了。笑了一笑。還想要開口。



和他說時。被陳海秋攔住道。閒話少說。今天是禮拜六。張園裏頭十分熱鬧。我們坐在這裏。也沒有什麼意思。還是到張園去坐一回兒。何如。辛修甫點頭道。我們同到張園去也好。只要到一大去。叫他放一輛馬車來。就是了。陳海秋道。你們不用另叫馬車。我這輛馬車。是借章季居章京卿的。是船式的雙馬車。十分寬敞。不要說坐三個人。就坐四個人也坐得下。辛修甫聽了。也便點頭依允。大家一同走出弄口。坐上馬車。果然三個人坐在裏頭。甚是寬綽。那馬夫把絲韁一帶。加上一鞭。便滔滔滾滾的一路往味蕪園來。到了安壇第。辛修甫同著王小屏。陳海秋下車進去。就在台階上揀張桌坐下。這個時候。正是六點多鐘的時候。夕陽西下。晚風徐來。那一班來乘涼的人。倒着實不少。一個個都在辛修甫等面前過去。信人裏頭。也有幾個認得的人。見了辛修甫等。大家點一點頭。辛修甫等正在游目騁懷之際。忽見一個麗人。緩緩的從後面轉過來。腰細驚風。鬢低歛霧。宜主嬌嬈之態。凌華婀娜之姿。扶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大姐。走到辛修甫面前。凝眸一視。便停步含笑。道。辛老長遠勿見。哉。啉。辛修甫連忙擡頭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是那章秋谷的相好。陸麗娟。便也向他含笑點頭。招他坐下。麗娟又招呼了王小屏。和陳海秋兩個。便也慢慢的坐下來。開口便問道。辛老章二少。到天津去。仔阿有信來。阿曉得。但幾時轉來。呀。修甫道。信是常常有的。信上說。七月裏頭。一定要回來。鄉試。你和他。是狠要好的。難道他去了。信都沒有給你一封不成。麗娟面上一紅。道。倪一場刮。仔接着。仔俚一封。信。陸麗娟剛說到這裏。忽然王小屏拉了辛修甫一把。道。你看你看。辛修甫連忙回頭去看時。只見一男一女。從斜刺裏慢慢的走過。那女子的模樣。正好二十來歲的樣子。穿着一件白官紗。元色外國紗裙。裏面襯着淡妃色金閃紗。褲面上不施粉黛。止淡淡的點着。一點兒胭脂。顧盼飛揚。丰神流動。一面走着一面時時的溜轉。眼光照顧那同來的男子。笑吟吟的露出一團媚態。軟怯怯的粧成滿面風情。那男子隨在女子背後。年紀約有三十多歲。穿着一件白香雲紗長衫。手中



拿○着○一○把○雕○翎○扇○那○頭○上○的○前○劉○海○差○不○多○有○一○二○寸○長○刷○得○一○截○齊○的○髮○光○可○鑑○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却○是○一○張○瘦○骨○臉○兒○兩○邊○的○顴○骨○生○得○高○高○的○滿○臉○上○堆○着○一○團○滑○氣○手○上○却○帶○着○一○個○全○綠○玻○璃○翠○班○指○兩○個○金○剛○鑽○戒○指○烟○烟○爍○爍○的○光○彩○照○人○緊○緊○的○跟○在○那○女○子○的○後○面○兩○只○眼○睛○骨○碌○碌○的○四○圍○飛○射○辛○修○甫○看○了○一○眼○猛○然○想○起○這○個○男○子○的○樣○兒○分○明○就○是○天○仙○戲○園○裏○頭○的○武○小○生○廉○小○福○那○個○女○子○雖○然○狠○有○些○面○熟○却○一○時○想○不○起○是○什○麼○人○看○着○他○們○男○女○兩○個○的○那○種○樣○兒○狠○覺○得○有○些○看○不○上○眼○陸○麗○娟○也○看○見○了○連○忙○別○過○頭○去○不○去○看○他○口○中○低○低○的○說○道○格○號○人○伍○篤○去○看○俚○做○啥○辛○修○甫○便○也○低○低○的○問○王○小○屏○道○這○一○個○男○的○是○廉○小○福○那○一○個○女○的○又○是○什○麼○人○你○認○得○不○認○得○王○小○屏○附○耳○說○道○女○的○就○是○前○節○在○東○尚○仁○的○姚○月○仙○新○嫁○了○電○報○局○總○辦○宣○柳○生○的○你○難○道○不○認○得○麼○辛○修○甫○聽○了○恍○然○大○悟○原○來○這○個○姚○月○仙○呂○仰○正○也○做○過○的○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在○席○上○和○他○相○遇○過○幾○次○辛○修○甫○見○了○他○覺○得○好○生○面○熟○却○一○時○間○想○不○起○來○如○今○聽○了○王○小○屏○的○說○話○心○上○方○才○明○白○暗○想○上○海○的○這○班○紅○倌○人○真○是○十○分○可○恨○好○好○的○嫁○了○人○却○又○偏○要○出○來○這○般○混○鬧○正○想○着○只○見○廉○小○福○和○姚○月○仙○在○草○地○上○兜○了○一○個○圈○子○回○身○走○上○台○階○就○在○對○面○的○一○張○桌○子○上○雙○雙○坐○上○那○一○種○眉○來○眼○去○的○神○情○眼○波○四○飛○雙○眉○欲○動○委○實○的○十○分○好○看○陸○麗○娟○看○不○上○眼○便○立○起○身○來○辭○了○辛○修○甫○等○往○老○洋○房○那○一○邊○便○走○那○一○班○男○女○女○的○游○客○見○了○廉○小○福○和○姚○月○仙○兩○個○人○覺○得○他○們○那○般○情○景○知○道○一○定○不○是○什○麼○好○好○的○來○歷○更○兼○廉○小○福○也○是○個○有○名○的○武○小○生○天○天○登○台○演○劇○認○得○他○的○人○狠○多○便○不○免○大○家○都○在○背○地○裏○竊○竊○議○論○起○來○廉○小○福○姚○月○仙○見○了○知○道○議○論○的○一○定○是○他○們○兩○個○也○覺○得○有○些○坐○不○住○只○好○付○過○了○茶○錢○立○起○身○來○便○走○辛○修○甫○見○他○們○走○了○方○才○對○王○小○屏○和○陳○海○秋○說○道○如○今○上○海○的○風○氣○一○天○壞○似○一○天○像○這○樣○的○事○情○還○不○足○為○奇○更○有○好○好○的○大○家○內○眷○也○是○這○般○的○一○味○在○外○邊○胡○鬧○廉○恥○的○兩○個○字○兒○竟○是○沒○有○的○了○以○後○的○人○心○風○俗○不○知○要○壞○到○



怎。樣。的。一。步。田。地。呢。說。着。不。覺。大。家。嗟。嘆。一。番。正。是。桑。間。濮。上。採。蘭。贈。芍。之。風。北。閣。西。廂。待。月。期。星。之。約。未。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 第一百六十回 吊膀子淫伶得意 鬧包廂戲館爭風

且說辛修甫和陳海秋等在味蕪園回來。便一直到西鼎豐林媛媛院中。陳海秋忙忙的寫起請客票來。一會兒客人來了。陳海秋分付擺起檯面來。一班客人爲着天氣十分炎熱。略略的坐了一回。便大家謝了主人。散席回去。辛修甫想着回去也沒有什麼事情。便約着王小屏和陳海秋等到天仙去看戲。王小屏搖頭道。這般天氣。到戲館裏頭去聽戲。可不是自己找苦吃麼。修甫道。包廂裏頭看戲的人少些。又有風扇。我們只要去包他一間廂就是了。看戲雖然苦熱。回到家裏去也是一般。還是找些消遣的事情。覺得比坐着好些。陳海秋道。今天禮拜六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九點多鐘。只怕包廂早已擠滿的了。修甫道。夏天比不得冬日。戲園裏頭的生意狠清。一定不至於十分擁擠。王小屏忽然笑道。我們方才看見的廉小福和姚月仙。廉小福恰恰是天仙裏頭的武生。姚月仙自從和廉小福有了首尾。想來一定是天天要到天仙去看戲的。我們今天去看看他們兩個人的把戲也好。陳海秋聽了。甚是高興。催着辛修甫快去。遲了恐怕沒有座位。辛修甫便同着他們幾個。走出西鼎豐弄口。一路往天仙戲園來。進了戲館。自有認得的案目。趕忙招呼。辛修甫便問還有全間的包廂沒有。那案目彎背恭身。滿面添花的道。別人來是騰不出來的了。如今辛老爺要。讓也要讓出一間來。說着。便引着衆人走上樓去。果然讓了一間包廂出來。請辛修甫等進去坐下。辛修甫舉目看時。只見樓下正棹上的客人。雖然不見得十分擁擠。却也坐得滿滿的。沒有什麼空位。只有樓上的人。略略少些。隨手拿過一張戲單來看時。只見排的廉小福的長坂坡。謝月亭的四郎探母。小連生的四進士。檯上已經做到一陣風的泗洲城。泗洲城完了。就是小連生的四進



士做得甚是精神。四進士做完，便是謝月亭的四郎探母。手鑼一响，謝月亭緩步出來。辛修甫等素來聞得謝月亭的聲譽，知道是個新出來的著名老生，不免大家都細細的看他。只見他面如滿月，膚若凝脂，骨格玲瓏，身材穩稱，更兼喉音高亮清脆，非常唱到那幾句搖板直唱得十分沈鬱無限，蒼涼好像一聲聲一句句都唱出眼淚來。辛修甫聽了，十分嘆賞道：「真個名不虛傳，不愧是個後起之秀。」一面聽着，一面留神往廂樓上兩旁一看，只見兩邊樓上有好幾個不尷不尬的少年女子，都目不轉睛的看着那檯上的謝月亭。這一個眼波斜溜，那一個檀口微開，這一邊方才巧笑承迎，那一邊又是嬌聲引逗，那是一種妖嬈冶蕩的樣兒。一時那裏摹繪得出，更兼那幾個女子的樣兒十分詫異，說他是人家人罷，又實在不像；是人家人說他是堂子裏頭的倌人罷，又不像是個吃把勢飯的樣兒。辛修甫看了，詫怪非常，口中嘆一口氣道：「怎麼上海地方的風氣，如今竟壞到這般田地。我記得前幾年的時候，還不是這個樣兒，怎麼隔不多時，竟會現出這般怪狀？」王小屏道：「前幾年已經都是這般的了。不論什麼人家人和堂子裏頭的人，吊起膀子來，都是在戲館裏頭把戲館當做他們的台基一般。你向來不很聽戲，所以沒有留心罷了。」辛修甫聽了，便也不說什麼，只細細的看那檯上的謝月亭，看他怎樣的對付那班女子。只見那班女子雖然一個個眉花眼笑，賣弄精神，把一雙眼睛釘定在謝月亭身上，目不轉睛的看那謝月亭，却只顧做他的戲，不甚理會。雖然也有時同他們幾個眼風，却終是隨隨便便的，不大經意。辛修甫看了，不懂這個裏頭是個什麼道理，心上疑惑，或者是那班女子面貌醜陋，看不上眼，所以不去理會也。未可知。便又對着那班女子看了一看，只見那幾個女子也有面貌生得平平常常，不很出色的，也有生得十分出色，艷麗非常的，却沒有一個醜陋的在裏頭。辛修甫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這裏頭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事情便和王小屏、陳海秋兩個人說了。王小屏和陳海秋也留心看了一回，果然覺得那幾個女子雖是十分挑逗，謝月亭却有意無意的。



不甚兜攬。王小屏和陳海秋也想不出這個道理來。這個時候。檯上的謝月亭已經做到別妻被擒的一場。那一個搶背筋斗也跌得十分圓穩。陳海秋喝一聲采道。這個小孩子委實可愛。怪不得這班沒廉恥的婦女。要一心一意弔他的膀子。王小屏聽了。便取笑他道。這樣說起來。你若是做了女子。也一定要和他弔膀子的了。陳海秋也笑道。我不過是這般說罷了。你又沒下巴起來。正說着。忽然陳海秋回過頭來。一眼看見隔壁二包裹頭。空空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却舖着檯布。裝着碟子。還有兩個花插。裏頭插得滿滿的都是鮮花。擺設得很是精緻。陳海秋便道。怎麼二包裹頭的客人到這個時候還沒有來。辛修甫微微笑道。我是進來的時候。早已看見的了。這個包廂一定是那位電報局總辦宣觀察的姨太太。長包在這裏的了。陳海秋不信道。今天是禮拜六。他爲什麼到這個時候還沒有來。只怕不是他包的罷。辛修甫笑道。你不用性急。等會兒廉小福的戲出場。他自然會來的。說猶未了。早聽得一陣腳聲。一個案目當頭領道。一班大大小小的婦女。一窩蜂都走進二包裹來。陳海秋連忙回頭看時。只見一個少年女子領着兩個娘姨。兩個大姐嘻嘻哈哈的做一堆兒坐下。果然不是別人。就是在張園裏頭看見的那個姚月仙。這個時候的粧束和方才大不相同。打扮得粉膩脂濃。珠圍翠繞。穿着一身外國紗衫褲。越顯得花嬌柳媚。玉潤珠明。那姚月仙坐了下來。也不看檯上的戲。只和那兩個大姐咬着耳朵。咕咕唧唧的說了一會。也不知他說些什麼。一會兒謝月亭的戲已經演畢。便是廉小福的長坂坡登場。廉小福穿着一身簇新的白緞繡甲。捻着一根短短的白蠟桿鎗。氣昂昂雄糾糾的走上場來。檯容甚是整齊。檯步也十分穩稱。這個時候。不但是姚月仙的一雙眼睛目不轉睛的注在廉小福身上。就是那班樓上樓下的看客也。大家的眼光都攏在廉小福一個人身上。廉小福抬起頭來。往兩邊包廂裏頭。把眼睛飛了一轉。見了姚月仙喜孜孜的在包廂裏頭看着他。微微展笑。便不由得心花大放。越趁精神。那混戰的一場。一路鎗花使得水屑不漏。投井的一



場更添出幾個大翻身旋轉如飛身段活潑演得甚是認真只把個姚月仙在包廂裏面喜得滿心奇癢張開了一張櫻桃小口再也合不攏來辛修甫等一面看着戲臺上面廉小福的戲一面又要看着包廂裏頭姚月仙的戲倒覺得有些應接不暇起來正看到好處忽然聽得豁啣啣一聲响亮一個茶碗從頭包裏面直飛到二包裏來剛剛的不歪不斜正飛在姚月仙的頭上直把個姚月仙嚇了大大的一驚頭上淋淋漓漓的淋了許多的水一支翡翠押髮折作兩截珠花也掉了一支接着聽得頭包裏頭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嬌滴滴的罵道格只爛污貨末直頭少有出見格嫁仔人再要出來吊膀子面孔才勿要格哉這一下子登時二包裏頭鬧烘烘的大亂起來姚月仙吃了這一個驚嚇更聽得隔壁有人罵他明曉得這個隔壁的人一定也是廉小福的相好登時又恨又妬心頭那一股酸氣直升到腦門裏頭來再也按捺不住不顧好歹也跳起身來厲聲罵道耐是啥人介倪認也勿認得耐吃醋末也勿是實梗吃法格晚倪吊膀子末勿關耐格事體挨勿着耐來瞎三話四耐有本事末跑出來等倪認耐格大好老嗔拿仔茶碗躲來浪隔壁打人連搭仔王法才嚙撥格哉耐打斷仔倪一根壓髮搭倪好好裏賠得來少仔一個銅錢末耐試試看一面說着喝叫手下的那幾個娘姨大姐偈篤大家才跟仔倪到隔壁去問問格只爛污貨看說罷便立起身來往外便走那頭包裏頭的那個寶貝聽得姚月仙把他這般痛罵更氣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把兩只小脚在地下亂頓道倪吃醋末自然有吃醋格道理耐倒再有面孔說得出格號閒話老實對耐說廉小福搭倪末四五年格老相好哉倪掛仔牌子規規矩矩做生意搭戲子軋姘頭嚙啥希奇耐是嫁仔人格人家宣家裏格姨太太呀再有面孔出來軋姘頭一面說着也挺身而出直迎上來剛和姚月仙打了一個照面姚月仙好好的坐在那裏被他潑了一頭的水又打斷了一支壓髮直恨得咬牙切切



齒恨不得把他一把扭過來打個半死方才爽快見他直迎上來不免抬起頭來看他一眼只見這個女子約莫也不過二十多歲的樣兒頭上梳着一條油晃晃的樸辮沒有一些插戴身上也穿着一身外國紗衫褲不穿裙子身量苗條丰神妖麗蛾眉直豎粉面通紅惡狠狠的直撲過來正是月照陰河之夢神女生涯風吹妬海之波摩登業果在下做書的做到此處却要暫歇一回以後的許多事跡都要在十一十二兩集裏頭出現的了





醒世小說九尾龜十集 第一百六十四回





(書) (信) (之) (模) (範)

社會  
通俗

# 最新尺牘大全

尺牘爲人事所必要而苦無善本非失

類於陋俗本書就現社會事實分明

百餘通文字精當暢達程度深

稍生者詳加註釋其酬世如通

文明婚喪禮儀郵政章程各省

不詳載最特色者搜羅四字典語

說明以便作書翰者或遇詞難達

查卽得誠尺牘中最完備之本也

每部六册一函 定價大洋八角



# 商 界 注 意

最 新 出 版

袖 珍 本 一 冊

現 新 行 商 律 彙 編

凡與商業有關之法律如  
商人通例公  
司條例商業  
註冊礦務條  
例印花稅法  
輪船鐵路銀  
行鹽稅漁業  
煙酒稅國幣  
商會法等各  
種條例細則  
莫不羅列無  
遺誠商界之  
寶鑑凡吾國  
民均宜手置  
一編

## 普 通 商 業 複 式 簿 記

(武進王重威編) (定價大洋五角)

商業簿記各國立有專科吾國素不重視無一定程式致參差不一實為缺點武進王君有鑒於此備列簡易而便於實行之各種程式說理淺顯授徒自習均極便利書存無多購請從速

## 最 新 銀 行 學 指 南

附簿記及貼現術

◎王俊山著 ◎三角五分

銀行學一書我國人向少研究盲人瞎馬不知所聞現在國家及商業銀行成立日見其多不無人才缺乏之